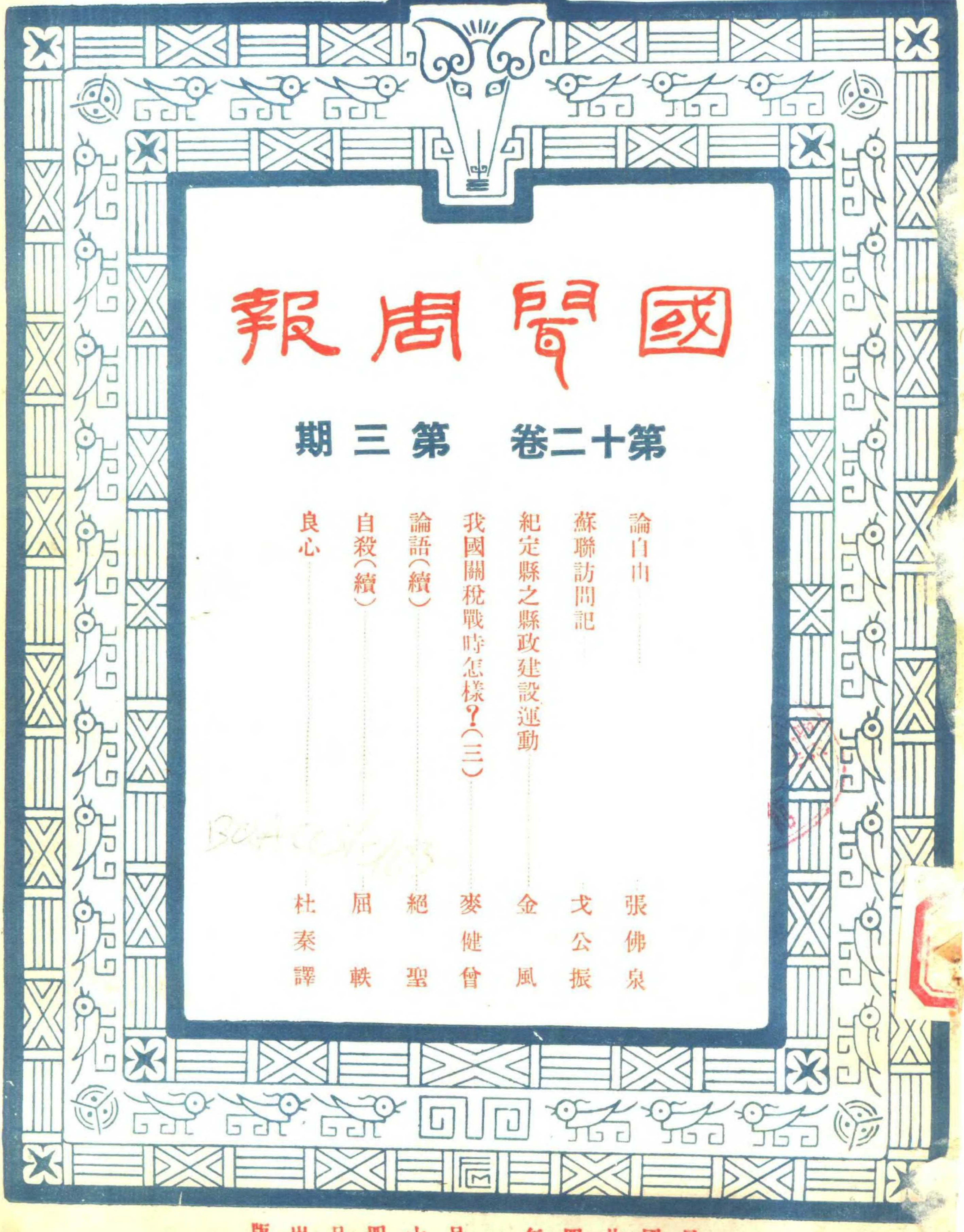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三期

民國廿四年一月十四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國內及日本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　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　國聞週報社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九五

住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電話四一一八三號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重訂（第三次及第二十二次客車暫時停開）

下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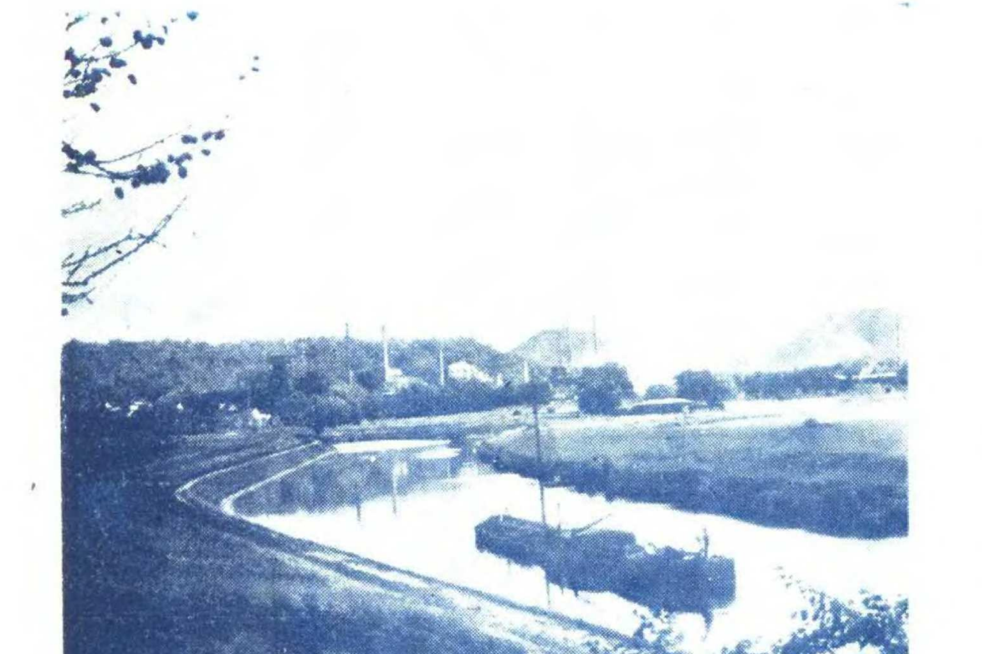
站別	開到時刻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車各等	第二十一次及第七十五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第三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二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第三〇一次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五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三〇五次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一次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北平前門	開	五•四五	六•〇〇	八•四五	一三•一五	一五•〇五	一六•三〇	一八•三〇	二〇•一五	二三•〇〇
永定門	開	六•〇四	六•五〇	九•〇一	一三•三三	一五•二三	一六•四六	一九•〇七	二〇•三三	二三•四一
豐台	開	六•二〇	七•五五	九•一四	一三•四七	一五•三六	一六•五七	一九•二〇	二〇•四七	二三•五五
黃村	開	六•四四	八•五八	九•三五	一四•〇八	一五•五五	一七•一五	一九•四〇	二一•一〇	〇•四九
郎坊	開	七•四〇	一一•〇〇	一〇•二二	一五•〇二	一六•四〇	一八•〇〇	二〇•二六	二二•〇六	一•三四
落垡	開	八•〇四	一二•四九	一〇•三七	一五•二二	一六•五六	一八•一六	二〇•四四	二二•二八	二•一六
楊村	開	八•三八	一四•一一	一一•〇〇	一五•五二	一七•一二	一八•三九	二一•〇九	二二•五八	三•一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一六	一五•一三	一一•一八	一六•三〇	一七•五〇	一九•〇七	二一•三九	二三•二六	四•二〇
天津東站	到	九•二五	一五•五〇	一一•二六	一六•三九	一七•五九	一九•一五	二一•四八	二三•四五	四•三七
天津東站	開	九•三五	停	一一•五〇	一六•五五	一八•二〇	停	二二•一〇	二三•五五	六•五〇
塘沽	開	一〇•二八		一二•四七	一八•〇〇	開		開	一•〇二	九•四〇
蘆台	開	一一•四六	第七十五次	一三•四五	一九•〇六	往		往	二•〇七	一三•〇四
胥各莊	開	一二•三四	自唐	一四•二七	一九•五五	上		浦	二•三八	一五•一三
唐山	到	一二•四七	山起	一四•三九	二〇•〇六	海		口	三•一二	一五•四五
唐山	開	一二•五三	六•三〇	一四•四三	二〇•一〇				三•一五	停
開平	開	一三•〇六	七•一〇	一四•五三	二〇•二二				三•三〇	
古冶	開	一三•二九	八•一五	一五•一七	二〇•四六				四•〇三	
灤縣	開	一四•二九	一〇•〇二	一五•四九	二一•〇五				四•五三	
昌黎	開	一五•三二	一三•〇五	一六•三一	二二•一〇				五•五九	
留守營	開	一五•五六	一三•一八	一六•四七	二二•二九				六•二四	
北戴河	開	一六•一六	一四•二五	一七•〇四	二二•四五				六•四七	
秦皇島	開	一六•四五	一五•三三	一七•三三	二三•〇七				七•一六	
山海關	到	一七•〇五	一六•一〇	一七•四七	二三•二五				七•四〇	
山海關	開								八•二〇	
遼寧總站	到								一六•四五	

上行車

站別	開到時刻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車各等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第二十六次及第七十二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第二次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七十四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滬平直達貨車	第三〇六次浦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三〇二次滬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第六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遼寧總站	開					一四•〇〇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二三•〇〇				
秦皇島	開	六•二五	一〇•〇四	一二•〇〇	一三•四五	二三•〇九				
北戴河	開	六•五四	一〇•一七	一二•二八	一四•〇〇	二三•四二				
留守營	開	七•一三	一〇•三九	一三•三五	一四•一四	〇•〇一				
昌黎	開	七•四〇	一〇•五八	一四•四八	一四•二七	〇•三一				
灤縣	開	八•四五	一一•三九	一七•三七	一五•一三	一•三三				
古冶	開	九•四四	一二•一八	二〇•四〇	一六•〇五	二•三〇				
開平	開	一〇•一〇	一二•三五	二一•四五	一六•二三	二•五五				
唐山	到	一〇•二三	一二•四五	二二•〇五	一六•三三	三•〇九		由浦	由上	
唐山	開	一〇•三〇	一二•五〇	停	一六•三五	三•一四	四•五〇			
胥各莊	開	一〇•四五	一三•〇三		一六•四九	三•二九	五•四三	口	海	
蘆台	開	一一•四二	一三•四八	第七十二次	一七•四二	四•二五	七•三八	開	開	
塘沽	開	一二•四六	一四•四五	自天	一八•四九	五•二八	一〇•〇九	來	來	
天津東站	到	一三•四六	一五•四〇	津起	一九•四八	六•二五	一一•四五	四•五〇	七•〇五	
天津東站	開	一四•〇〇	一五•五五	六•〇五	二〇•〇〇	六•三五	一七•二〇	五•二〇	七•三〇	九•〇五
天津總站	開	一四•一四	一六•〇五	六•五九	二〇•一二	六•四六	一八•二〇	五•三〇	七•四〇	九•一五
楊村	開	一四•五〇	一六•三二	九•〇五	二〇•四二	七•一六	一九•四六	五•五九	八•〇八	九•四一
落垡	開	一五•二二	一六•五七	一〇•四六	二一•一〇	七•四三	二〇•四六	六•二四	八•三三	一〇•〇五
郎坊	開	一五•四五	一七•一三	一一•四五	二一•三〇	八•〇五	二一•〇五	六•四五	八•五〇	一〇•二〇
黃村	開	一六•四五	一七•五六	一四•〇八	二二•〇二	八•五三	二三•四八	七•二八	九•三四	一一•〇五
豐台	開	一七•二二	一八•一五	一五•三八	二二•二四	九•一五	一•〇〇	七•四九	九•五四	一一•二三
永定門	開	一七•三六	一八•二六	一六•一六	二二•三六	九•二八	一•三八	八•〇三	一〇•〇七	一一•三四
北平前門	到	一七•五五	一八•四三	一六•五〇	二二•五五	九•四五	二•〇五	八•一九	一〇•二四	一一•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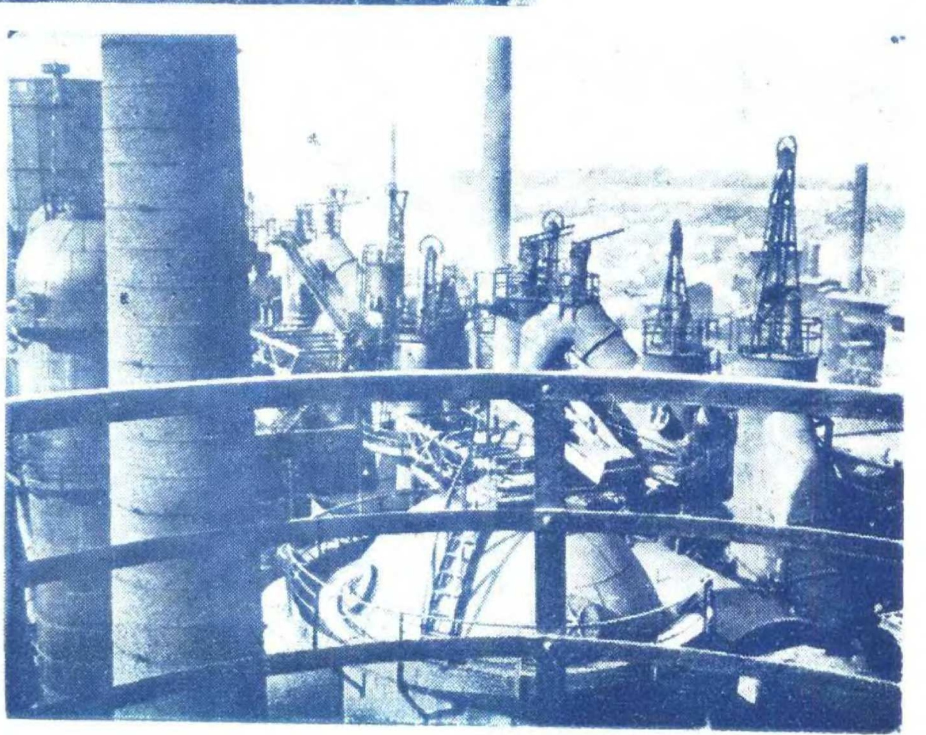

薩爾





薩爾投票於一月十三日舉行，此本年世界大事之一也。

（上）薩爾運河，「薩爾」由此得名。





（中）佛爾克林根鋼鐵場，薩爾主要生產機關之一。

（下）一個失業的礦工從廢礦中運煤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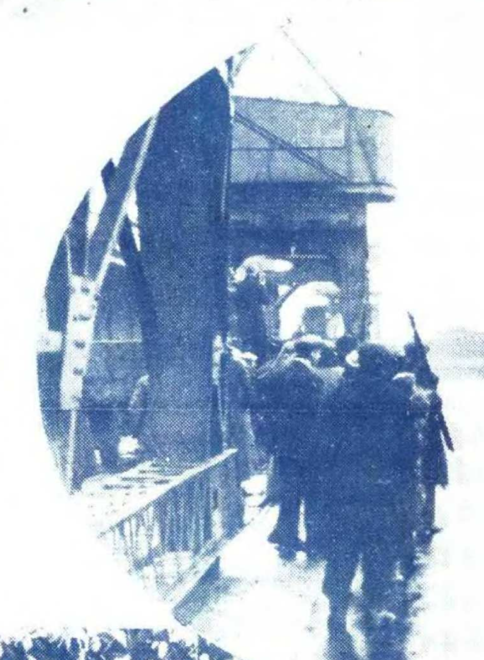




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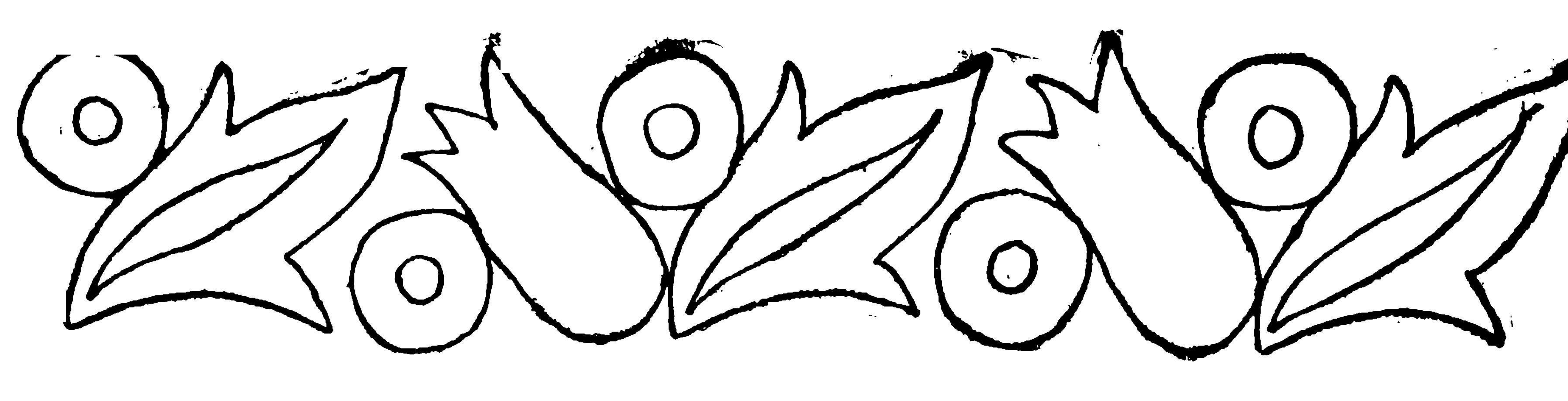
(上)薩爾收票國委員會，(自左至右)羅德(瑞典)，萬包夫夫人(美)，技術顧問；亨利(瑞士)，主席；姜夫(荷蘭)；海爾司提(瑞典)，秘書長。



(中)英軍開抵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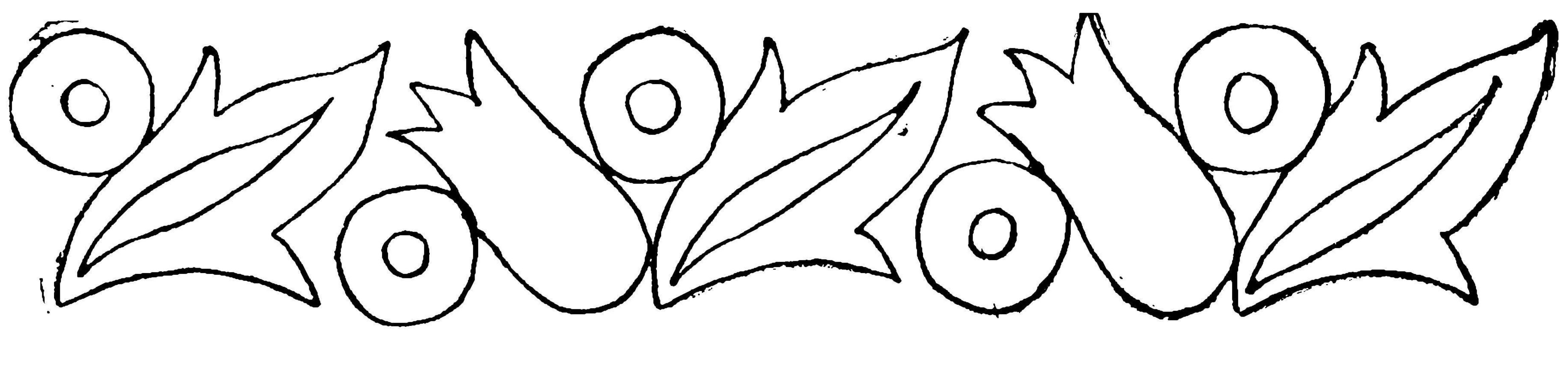


(下)義大利軍隊，薩爾國際警察之一部。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出版



一周簡評

日本對華外交

新年以來，日本廣田外相很表示要重整對華外交的陣容，實現經濟提携的政策；但同時一部分號稱强硬派的軍人，把關東軍與駐華武官打成一片，指摘中國當局對日之無誠意，和中國一般人抗日意識之强烈，彷彿想要對中國加重壓迫。從這兩種傾向看來，外務省雖有意要把對華外交，拉到常軌，完全由外交官來主持，而實際上至少華北的外交，是在日本軍人之手，外交官不僅不能主持，甚至無權參與，如此則日本對華那有外交可言？所以我們研究日本對華外交，先要問日本對華有沒有外交？

再者，按照日本軍人最近的表示，簡直根本不承認中國有國家，有政府，在這種前提之下，中國又那有對日外交之可言？

我們以爲中日兩國之間，能不能有正確意義的外交，第一須看日本軍事與外交能不能分開；第二須看中國人能不能把對日問題，作爲超越一切黨爭私見的問題看，大家團結一致來應付她，能忍辱又能負重，然後不問她軍事也好，外交也好，總還可以肆應一下，否則日本縱有對華外交，中國却不配說有對日外交！（晦）

朱毛主力竄過烏江

江西共匪餘部竄入貴州以後，中央軍的薛岳吳奇偉等師，兼程而進，業已與黔軍會合；同時川軍廖部就近開往黔邊，助守烏江，也已到達相當地點。想不到在這各軍會合還沒有十分就緒以前，朱毛主力，便已竄過烏江，看來四川局勢，今後殆將日見緊張。

共匪從贛入川，備歷艱苦，至少是疲勞不堪，如果黔川軍隊，能與中央軍真誠合作，乘其疲敝，首尾夾擊，一定發生效力。在這一個月內，正是川黔兩軍賣氣力的機會，而且已是他們最後的機會，此時再不努力，祇好與地方人民同歸於盡，萬無苟全之理，所以我們希望川黔軍人要大覺大悟！

（冷觀）

新年來之團結運動

改歲以來，黨國領袖的言論集中於團結與統一，因之去年末的團結運動又復賡續進行。王寵惠博士的策動迄未停止，胡漢民氏近派劉蘆隱北上，孫科過泰山時曾訪馮玉祥氏談團結問題，同時京滬之間不時有胡漢民行將北上的空氣。綜合這些情形，似團結運動又較年前進展。當此緊要年代，中國欲圖自救，統一團結實是第一步主要工作。若始終離心力多，向心力少，維持現狀尚覺不能，更不用說擔當進一步

的危難。我們在國民的立場上，熱烈希望團結運動成功，實現一個統一的中國。假使仍是説説了事，那還不如不說，免得使人失望更甚！　（草人）

法義協定簽字後

法義協定七日晚在羅馬簽字。積不相能的歐洲兩大拉丁國家，居然能蠲除嫌隙，携手一堂，實在是歐局轉機的一大樞紐，此舉意義重大，洵非等閒。

協定簽字的結果，鼎峙陸歐的法義俄三强，對於歐洲的和平問題，今後可算是站在一條陣線了。法義協定中對於奥國獨立的保障，和羅迦諾公約保障比利時的完整，功效相埒。東歐「羅迦諾」公約現時雖尙未實現，但是法俄間現存的諒解，於東歐的安全，已經很有裨益了。在這種環境之下，實在是重開裁軍談判的絕好機會。關於德國軍備問題，據電傳法義已有口頭的妥協。法國對德的態度，顯有讓步，這正是德國表示妥協誠意，糾正以前退盟過失的良機。在薩爾問題解決以後，希望德國對於此點，能有所表現。那末歐洲的和平，眞不難實現了。這是法義妥協給我們的第一種感想。

其次就法義本身設想，這次的協定，完全是妥協精神作成的美果。新約的收穫：第一，兩國間軍備平等問題，已得到臨時的圓滿解決。第二，兩國間的矛盾點修約問題，暫時已經擱起。第三，兩國對經營非洲，頗能和衷共濟。法國對歐陸的政策，因此已如願以償，而義國今後向非洲和東方發展的根基，也從此樹立。墨索里尼數年前，曾發表黃禍論，所以義大利今後的東向政策，倍足注意，這並非神經過敏之談。

更次，就法義以外觀察，還有幾個疑問的因素，關係頗爲重大。第一，我們想知道的，就是英國對於法義妥協的眞正態度。倘使英國贊助法義此舉，他贊助的程度，究竟怎樣？這次法義妥協，已經懷孕了歐洲和平的胎兒，但是穩婆的責任，却非英國去擔任不可。對德的裁軍談判，多少是要仰仗英國去斡旋的，英國的眞正意嚮，也不難以此做試金石。其次，奥國復辟問題，對小協約國方面，關係嚴重。這問題料想已經談判解決，但是它的眞相如何，電訊中尙無所聞。奥國復辟問題今後將否實現，在目前也不失爲一個可注意之點。

薩爾公民投票

薩爾公民投票十三日舉行。因英義各國的斡旋，和德法間相互的諒解，這歐洲的一大危機，諒可平安渡過。回想十六年前，德國因戰爭而淪喪的領土，至今已先後恢復，在夙昔自尊而曾經挫敗的日耳曼民族心中，對此日的感想，將如何壯烈而欣快啊！薩爾的老婦講，渠生爲德人，死亦將爲德人！老媼的見解如此，日耳曼一般的民氣可知。我們回顧萊茵撤兵當日，德人熱熾偉大的感情，再覘薩爾今日的河山光復的盛況，惟有自慚，自省，自勗，自奮!!　（既樵）

論自由

張佛泉

一

自從去年杪汪蔣發出感電之後，國內輿論界又重新提起自由問題來。平津滬等處報界且有電致五中全會，請求保障言論自由。自由兩字本是近若干年來最常被人抬出來的法寶。我們常常藉助這兩字的力量，每每揭起自由的旗號。我們會對「滿族」爭過自由，對帝國主義爭過自由，對軍閥爭過自由，對一黨爭過自由，對資本主義爭過自由，我們更對着封建思想，吃人的禮教，腐敗的傳統爭過自由。所以有人把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史看做了我們的「文藝復興」，看做了我們的解放運動。實在的，中國幾千年來所以很少進步的原因，便因為我們太過于重視「權威」了。最近若干年來的解放運動所得到的成就，實不知超過了「黑暗時期」中的進展有多少倍數。解放運動在中國史上的功績是不可泯滅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這裏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竟始終很少有人提起過，追究過。人們祇將「自由」兩字當做了偶像，當做了口號，當做了假設。而沒有人認眞將自由這個名詞解剖了，翻來覆去，追根詰底地研究過牠的含義，牠的內容。祇因為解放運動已產生了許多弊端，並且弊端漸漸清楚地暴露出來，才有人起始注意自由與權威兩者應如何調和的問題。注意這個問題的，尤以肯用思想的教育家最足界爲代表。很有人已經在批評中國幾十年來的教育，最大的錯誤便在缺少一個目標與理想。其實我想站在這個觀點可以批評我國人近若干年來的生活的許多面。權威是整個地被推翻了。在政治，軍事，社會生活等項上，都感覺到沒有紀律，沒有規矩，沒有準則可以適從。我們常聽到人嚷，中國事事都不能上軌道，事事都沒有組織。我以為這主要原故便因authority在面面受了輕蔑，而人們的頭腦趨勢全是傾向無政府的原始的自由主義的。

我在這裏提出「自由」這個概念來檢討，雖然要涉及抽象的理論，但因爲是要對我們日常生活的處世哲學的基礎加

以推敲，所以最足以左右我們今後生活動向的，因之也就是最實際的問題。

二

分析國人的自由觀念，最感覺困難的，便是找不到代表的思想家與代表的作品，可以供我們的批評 。 有許多爭人權，爭各樣自由的人，多半都是以「自由」兩字當做假設，而不再來深究自由的含義，不再來探討爲甚麼非要自由不可的。但國人對自由的觀念却幾乎是有一致的看法的；雖然這種自由觀念却始終是含混的，講不出的，未經過批判的。所以在這種光景之下 ， 我們若想藉批評國內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以改正國人對自由的錯誤觀念，第一便找不到可以當做批評對象的作者和文字。因爲有這種困難，所以我便在這裏借來英國的一位思想家，約翰密爾，做爲我們放矢的鵠的。我們所以特別要藉密爾的自由論來發揮自己的主張的原故，是因爲（一）國人的含混的自由觀念，極與密爾的觀點接近；（二）密爾的自由論是他這一派的代表作，（他的短短一篇的「自由論」(On Liberty) 已成了「自由論中的經典， 並且他的辨証之深刻，意思之清楚，直到現在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自然也許有人以爲我在這裏說國人的自由觀點很與密爾的觀點接近有些過於武斷。不過我的困難，大概已經可以見到：我先提出國人的自由觀點到現在是需要批判的；我次提出國人的自由觀點是糢糊的而未經人明白地講出過；我於是才找到密爾的自由論來代替我們的批評目標。以密爾的自由論來代替國人的糢糊的自由觀念，也許有失之於武斷之嫌，但是這種嫌疑始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認爲國人的自由觀念是必須要修正的。因爲若不拿密爾的自由論來代表，一直來批評那含混而不可捉摸的國人自由觀念，更是沒有把握可以避掉武斷的嫌疑的。

那末我還要講幾句爲什麼要說國人流行的自由觀念與密爾相近。我以爲國人素來的個人主義色彩便很濃。對政府的態度以無爲而治爲理想，所以向來在若干方面是反對政府干涉個人生活的，雖然在另外許多方面是極重權威的。最近在辛亥革命之後，繼之以「五四」解放運動， 嘗試運動， 不但密爾的「自由論」 早被嚴復譯成中文（嚴譯爲羣己權界論），並且羅素杜威的自由思想，甚至易卜生一類做家的文藝作品 ， 也都是促成國人得到較近個人主義的自由觀念的原因。

三

密爾的自由論簡括地說起來，有兩個最有力的論証。第一，他認為個人有一個私有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個人是有絕對自由，不容他人侵入的。第二，他以為在可能限度內容個人去自由發展，是對社會有利的。所以他的自由論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的，一方面又是功利主義的。

我們先看一看他怎樣解釋第一點：

我認為密爾最要緊的一個大前提便是，在他看來，每個個人都是隔絕的，這個個人的中心是不能與另一個個人的中心互相溝通的。所以他常用自由的「範圍」('Scope'見On Liberty, P. 101, 1877, Henry Holt ed.)「自由的領域」('Province of Liberty' op. cit., P. 145) 等詞句。他說：『在祇與個人有關係的那一部份內，個人的獨立應該是絕對的(absolute)。個人對於他自己，對於他的身心，是主權者(Sovereign)。』(同書第二四頁)『每個個人才是他自己健全的適當的保護者，無管是就身體的，思想的，或是精神的健康而言。』(第二九頁)個人自己對自己才是「最後的評判官」。(第一三六頁)密爾的意思在這裏已經很清楚。他以為一個人有他單獨特殊的經驗，是他人所不能完全了解的，因此個人的事情也不該輕易容人過問。若果有人對於另外一人的事情橫加干涉，那便要惹起風波。他說，『吾人應常常記取，古時有一人焉，名曰蘇格拉底，而在蘇氏與政治當局及彼時的公意之間，發生過一次值得紀念的衝突。』(頁四十七)蘇氏不得時人的明瞭，竟被迫飲鴆而死。但正是這人才是歐洲思想的泉源。耶穌基督的釘死十字架，也是個同樣而甚至更有力量的例証。

人是隔絕的。密爾的這種觀點，到了拉斯基的手裏，便被推到了極端。拉斯基的話是更清楚，更「勇敢的」。他說：『我們與他人的結合最多祇是部份的與疏隔的。……即使我們與旁人聯合，為謀求共同的目標時，個人仍是個人。無論那一種言之成理的政治學說，都須以個人的終極的隔絕做出發點的』(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 P. 28, 1930)『還有我們要記得在一個社會裏面，意志的對象不會神秘地一下便混成一個更高的個體的……』(同書頁二十七) 拉斯基有比這更極端的話，他說人們的宇宙『不是個Universe(單一的宇宙)，結成一體的經驗原則在其中開展。乃是個Multi-verse(多元的宇宙)，包羅許多根本不同的經驗，並且這些經驗是永不會相同，永不會得到相同的解釋的。』(頁七十三。他在政治典範中有同樣說法。Multiverse 一字是他杜撰的。)拉斯基的自我隔絕論，已經講成了形而上學。但這是他政治學說的最主要的出發點，並且他的話比他的先輩約翰密爾說得是更清楚一些的。

四

密爾自由論的第二個論証是從功利主義出發的。密氏是繼邊沁講功利主義的大師。他的自由論當然也脫不掉功利主義的色彩。他以爲一個人或團體去干涉旁人的自由，是對整個社會有損失的。他總結思想言論自由之必要的一段論証，實最精彩緊湊。現在迻譯於次：

『我們已經根據四點証明思想自由，表現思想之自由是人類精神幸福（其他幸福皆有待於此精神幸福）的必需條件，現在重把那幾條理由簡述於下：

『第一，如果某一項意見被迫不得聲張，那末那項意見我們敢說也許便就是眞理。如不承認這點，便等於假設人類不會出錯。

『第二，雖然被迫不得發表的意見是錯誤的，但牠時常也許含有一部份眞理；因爲對於一事的普通流行的意見很少或永不是整個的眞理，祇有與相反的意見相衝突時，所餘的一部眞理才有機會得到補充。

『第三，即使被公認的意見不祇是對的，並且還是整個的眞理，除非許可及實際遇到有力的及誠懇的競爭，這種意見便會被信持牠的當成一種偏見，對於牠的理論基礎很少有了解與熱情。不但如此，並且，第四，那理論的自身意義也將有失迷，弱化，或剝去對人行爲上的有力的影響之危險：即那理論將祇成爲形式的武斷，對人無益，且足以阻滯出自理性與個人經驗的眞實信心之發展。』（前書頁九十五至九十六）

密爾因此極注重個性的自由發展。他對於進步的精神（Spirit of improvement）和自由的精神都要加以區別。他認爲進步的精神與自由的精神不見得常是一致的（頁一二六）一時的進步精神也許正與自由的精神相反。比如强迫使落後的民族使之開化，雖然是一種進步的精神的表現，但是這與自由的精神却是相反的。所以他對歐洲人那種宣揚聖敎及白人文化的態度與精神是極端反對的。還有一時的進步的精神若沒有自由的精神做基礎，一種文化也不會長此逐步向前邁進而永無止息的。他舉中國做例。他盛讚中國人的天才與歷史上的成就，然而因爲中國沒有他所說的自由精神，所以有過一時的進步之後使停滯住了。（頁一二六以下）

所以密爾這一派人以爲干涉自由自身便是錯誤的。邊沁認爲政府就是罪孽。人所以要政府的原故，是因爲無政府比有政府的害處還要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政府還是要的好。密爾論自由，也完全是這樣看法。一人或一團體沒有干涉旁人自由的積極理由。所以他極端攻擊「大多數的暴

虐」(tyranny of the majrity)，和「社會的暴虐」。他說：『如果全人類（祇除去一人）持一個共同的意見，而祇有一人所持的意見相反，那末人類也沒有更好的理由去禁止那人出聲，如同那一人，如果他有勢力的話，沒有理由能使人類緘默一樣。』（頁三十五）旁人的事情，如與我沒有直接的損害，便請聽他去好了。他主張宗教的及社會的容忍。他說「任何一社會也沒有強迫使他人開化的權利」，（頁一六五）旁人自己好好的，而「幾千里外」的人覺得看不下去，便去干涉他們，實是最謊謬的。那末社會祇有一條理由去干涉個人。這理由是甚麼呢？那便是「自衛」。密爾說；『人類，個人或集團，去干涉其中任何份子的行動的唯一理由，便是自衛(self-protection)。一個開化的社會能不顧他個人的意志，對其中的份子橫施威力的目標，祇在阻止遺害他人。』（頁二十三）

五

現在讓我們對於這一派的自由論作一點批評。這種自由論本是一個哲學，所以我們批評牠也免不了用抽象的詞句。

密爾說個人有他一個自私的領域，在這個領域內祇有那個人才有絕對的主權。密爾的這個觀點，傳到拉斯基才更講得清楚。拉氏明白地講到人類的經驗世界不是個 Universe，而是個 Multiverse。我覺得他這種觀點中包含着一個很微妙的「謎」，這個謎如攻不破，便不能撼搖他們的上層政治學說。我在這裏怎樣來破他們的謎呢？我這唯一的方法便在將「詩人的自我」和「社會的自我」分開來談。請稍詳加討論。

人類原有一個大問題，大概凡稍用反省工夫，喜歡靜思，或稍有詩人情感的人都會感到。這問題是甚麼呢？便是自我的不能衝破。我覺得我們若就自我的自覺意識來講，我們祇有得到我知主義（Solipsism）的觀點的。一切的事物，一切的認識，都祇存在我個人的意識範圍中，知識範圍中。我們平時以為與我類似的旁人也有與我相同的意識世界。但是這祇是一種假設，沒經人證明過的假設，也許是永不能證明的假設。所以若依拉斯基的名詞來講，我們的（嚴格講祇應說我的）經驗世界既不是 Universe，也不是 Multiverse，而是一個 'Mono-verse'（如果許我們添造這樣一個字的話）。因為據我所當眞意識到的，祇有我自己的經驗世界。我自己的經驗世界與旁人的經驗世界（如果在我的經驗世界之外還有旁人的經驗世界的話）是沒有直接溝通的方法的

。我整個被我的世界囚禁住了。我氣悶得喘不出氣來。我想在我的監獄的鐵墻上打開一個窗戶向外望一望。但打開這窗戶一看，我所看到的，經驗到的，又立刻變成了我自己經驗世界之一部，正與原來其他的部份無異，所以我仍逃不出我自己的圈子。這就是所謂為Trans-subjectivity 的問題。我的主觀性，絲毫不能與你的主觀性（你如果有這主觀性的話）相貫通。我對着一朵紅花稱讚她的美艷。你也在那裏對這花讚賞。但究竟我所見到的紅，與你所見到的紅，是沒有法子證明是一樣還是不同的。 這個問題， 在莊子秋水篇便已提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底下莊子再答就有些牽强了。關於這個隔絕的自我不能衝破的問題，詩人向來感覺得最深刻。李白在悲歌行裏有最坦率的自白：『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再不你看他在「月下獨酌」無相親的當兒，「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瘋瘋癲癲的光景，眞是天地間一幅最淒涼的素描。西廂記裏有一句詞道，「相思祇自知」我覺得說得更妙。祇這一個「相」與一個「自」字放在一起，實在是寫盡了那種心靈上的內在的不可超脫的，矛盾。 我想衝破這個「自」， 抓到一個「他」， 一個the Other，得到一個「相」的境界，然而這都是by definition不可能的。曹雪芹對這種心境也最用力描畫。林妹妹一直到呼最後的一口氣，也還絕對不明白寶玉的心事到底是怎樣。

好了，我們講到這裏已經可以見到，像密爾與拉斯基所說的那絕對的私有的自我經驗範圍，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不承認這一點便等於抹殺一件千眞萬確的事實。

但是，我們如果經過深思，肯更向前走一步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發見，我們實沒有必死站在這一個觀點的必要。這就是我所說的，「詩人的我」要與「社會的我」分開來講。如果我們不是在做詩，我們便大可以從另一個觀點出發。拉斯基說， 任何言之成理的政治學說， 都須以個人的終極的隔絕做出發點。我以為正相反。我們若果眞由隔絕的自我出發，由那主觀意識中的自我出發，則我敢說，任何有系統的政治學說便不會成立起來。談社會理論而從人類不能做社會的交互的生活出發，便是自相矛盾。我們旣談一人以上的問題，便必須假設下一個「同」字作條件。我們可以在「同」中求異，然而却不能在一起始便由「異」出發。

所以一個實在的作家像哈布浩斯(L. T. Hobhouse)這樣的人，都批評密爾說：『……祇要密爾將理論系統的基礎放

在行爲有祇涉及自己及影響他人的分別上，他所講的便始終是舊的個人主義論。』(Liberalism, p. 120)他底下說得更清楚：『與其說自由是個人的權利，還不如說牠是社會的必需條件。自由的基礎不是放在這種理論上：說甲應當不去管乙；乃是放在這種基礎上：甲有看待乙爲有理性的動物的義務。置犯罪與錯誤於不理是不對的，將罪犯，做錯事的人，或是無知的愚者，看成可以接收權利與眞理的動物，才是最要緊的。……自由的法則便祇是理性方法的應用，是開了訴諸理性，想像力，社會情緒的方便之門。』(同書頁一二三) 我以爲假設一種共同的，超自我主觀的一種理性，做爲社會學說的基礎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做也並沒有甚麼玄妙難懂。我們也不必須運用許多「唯心」的名詞。祇用心理學的名詞，已經可以講得明明白白。不錯，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單獨的，隔離的，一個神經系統。並且每個人的神經系統與另一人的神經系統不同。然而人們的神經系統及生理的構造全大體相同，又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那末因爲大家的生理的基礎是相似的，所以在同一的環境，同一的條件下，對于同一的刺激，就全要起同一的反應。這沒有甚麼新奇。我們所說的人類有共同的「理性」，不過是指着這一類的事實而言，所以也沒有甚麼玄妙。

「詩人的我」是有特殊性的，而這「社會的我」便是有共同性的。談社會理論祇有由社會的我出發才可；若由隔絕的我出發，則我的宇宙與你的宇宙不相干擾，一切社會問題便無從談起，自由問題更不會談到。祇有明白了這個道理的時候，才曉得萊布尼茲一面既以「單元」(Monad)出發，同時却須以「預定的調協」(PreëstablishedHarmony) 來補充。

我在上面費了許多氣力，無非要證明密爾及拉斯基這一派的自由論的出發點自身便已包含着錯誤。

解答了上面所提出的問題之後，我們立刻可以見到密爾所說的政治權威的基礎祇在「自衛」，是一句離事實很遠的話。理性既是社會生活的中間物，那末社會對個人的干涉便完全要以理性爲基礎的。個人在實現自己最大可能性的過程中，總須要遇到約束與控制的，所以在這時控制的力量的來源已不成爲問題，所成爲問題的，祇在這種控制力量是與我的發展有補益的，還是與我的發展有阻撓的。死去不久的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包桑葵(B. Bosanguet)對於這個觀點有最清楚的解說：『就一種意義言，一個意識系統固然是不會與另一意識相勾連，或實際相併入的。因此便容易使人以爲，國家干涉人民的主要危險，在於由「其他」地方發出力量，來

侵入一個各別的特殊的意識(Consciousness)，這意識的各別性與特殊性——牠的自由——因之便遭受了損傷。依我們的觀點來論，去掉這種誤見是最要緊的。武力，機械的習慣，或勢力的傳統，之與個性作對，並不因爲牠們是來自「他處」，乃是因爲牠們的性質是與最高的確立自我的精神相矛盾，是因爲兩者根本不相容。牠們之與自我確定(Self-assertion)之相背，之相外，正無異於我們私自經驗中常有的複雜而衝突的成份，這種成份也正與從外來的一樣。所以問題祇在牠們的「性質」與趨向，而不在牠們的發源中心。個人在許多方面常被限制與隔離。但眞正的個性並不在於隔離，而在他們的特殊的行爲或服務，在於對着「全體」所給的新異的貢獻。像我們已經說過的似的，眞實的個性不在不能再向小處分析的「化小」(Minimasation)中，而在包括了最大可能不可破壞的單純體的「化大」(Maximasation)中。所以干擾個性的，並不祇是自我隔離範圍的被侵，乃是那有滋長性的單純的意識之被侵，侵入的事物與自我的發展是相敵對的。』(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P. 183, 189 9)我以爲祇上面這一段話，已完全回答了密爾同拉斯基的問題。

自由本與服從自我是一件事。拉斯基說「自由的意義在於對自我忠實」。(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 P. 76)包桑葵有同樣的話，他說：『那末，從始至終，自由便等於做我們自己，而在我們自己做得最完全的時候，我們便算得到了最圓滿的自由。這種理想可以藉一句哲學的詞句解釋更清楚些：「自由意志是意志（動詞）牠自己的意志。」』(前書第一四六頁)但是所說的對自我忠實，是祇指一味地盲目地對自己忠實嗎？自己想怎樣便怎樣，這就是所說的對自己忠實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個人主義的自由論者，對于這個問題沒有滿意的解答。包桑葵對于這個問題却不肯放鬆。他對于他所說的服從自我，「意志」自我，的「自我」還要加以推敲。他說：『所說的人祇應服從你自己的話，對於人類是一條很重要的原則；但牠的更深的意義却在你所說「你自己」是指甚麼說的。如果說對無理的侵犯加以反抗便算服從自己，那末，因爲要服從你理想的未來的自己，你就更必須服從那與現在的你大不相同的事物的。』(同書頁一四四)包桑葵的這種說法有許多人大不以爲然。(參閱L. T. Hobhouse: The Metaphi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因爲這種說法中好像包括着一個矛盾，他一面說你祇要聽從自己，一面却又說你要聽從非由你發出的意志。其實他這種理論的深刻處也正在這裏。祇從個人觀點講自由的人，以爲祇要順自己的

意志便算得到了自由。而從包氏觀點講自由的人，却要對「自己」和「意志」都要加以區別。「自己」，到底是那一面的「自己」；「意志」，到底是那一種的意志？不是凡出自「自己」，出自自己的「意志」，便永與我整個的自我確定，自我實現，是調和的。正相反，祇有能戰勝與屏除那些暫時的，游離的，衝突的私慾時，才足以促進自我的實現。

批評個人的自由主義還有幾點可以提出。

密爾的自由論常被人攻擊的，便是他對於他所說祇影響自己的行為與足以影響他人的行為，劃不出清楚的界限來。何者祇是影響個人的行動，何者是影響他人的活動？人與人又有無區別？孩童與成人，受教育的與未受教育的，智愚，賢不肖，有無區別？如承認有區別，那末社會對他們的干預也必要有多少輕重的區別，因之社會干預個人的行為便更漫無標準，而任何種的社會干預都可以找到理由上的根據了。

有一位與密爾同時的叫做斯提文(James Fitzjames Stephen)的，他以功利主義的觀點攻擊功利主義者的密爾的自由論，實最有趣。密爾在他的自由論中，雖然也力言提倡個人的自由，與社會的容忍，就大處看是與社會及個人都有利益的。然而他却常常顯出祇講到那一點還不滿足的樣子，於是頗有許多地方表示祇要干涉人的自由便不應該，「社會干預」自身便是一件不能避免的罪惡。斯提文以為依功利主義的看法，不能說「強制」(compulsion)自身便是錯誤。他說『據我看，自由是好是壞的問題之無理性，正如問「火」是好是壞之不合理一樣。牠依時，地，環境的不同又是好又是壞的。』(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P. 48, 1882)

斯提文說，強制是惡的：

『一，如果強制的目標是惡的；

二，如果目標是善的，而所用的強制不足以實現這目標；

三，如果目標是善的，所用的強制力足以實現這目標，但犧牲却過大。』(同書頁四十九)

他繼續着說：『如果目標是善的，所用的強制也足以實現牠，幷且所得到的好處還足以超過用強制時所生的不便，那末依功利主義的原則，我不明白強制為甚麼是惡的。由我這樣的說法，很可以證明密爾先生的「單純原則」實是一種謬論。』(頁四十)

密爾一派的自由論中還有一種基本假設，有待討論。密爾頗以為個性的發展是需要極端的放任，不容稍加約束的。這種說法大概與事實相差很遠。斯提文說『據我看密爾先生晚年作品的大錯誤，是在他對于人性有過好的估量。……他以為屏除約束每能激勵個性。實際上是正正相反。習熟的奮勉才是激發個性的最大力量，而約束與強制又每是奮勉的刺激。你如打算毀壞創始性及有力的特性，那末最有把握的方法便是提高一般人的安逸的水準。充滿了危險，成敗，暴

來，的生命才是產生創始性來源的生命。』(頁四十三至四十四)斯提文並引Aug.1872, Frasers Magazine上「人的說法。這位作者把個性比成樹叢，他說野樹叢如不加以扶植是不會發生爲茂林的。才力如不能就範也不會發揚出來的。

近若干年來心理學上所得到的結論，也頗足以加强斯提文的觀點。密爾所說的自由發展最足以啓發個性，必同時含有個性可以自動地發長出來的意思。他如沒有這一條假設，則所說的個性自由發展的話便已失去大部意義。但個性是自動發展出來的嗎？是來自先天的嗎？本來有許多哲學家都隨着柏拉圖及近代的笛卡兒主張人類有所謂爲Innate ideas的存在，舊一些的心理學家像MacDougall等也將人類許多活動用「本能」一字來包掩。雖然人的頭腦，未必像洛克這一派人所說的，是一個Tabula rasa，而牠的活動是要依從許多特有的律則的，但是近來頗有些人已不肯過於重視先天的特性了。所以有的心理學家，尤其是與行爲派接近的學者，連「本能」一字都已不用或不大高興用，我也以爲個性的養成，除了個人生理機構上的不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外，其餘的大部份，却多半是有待學習及環境的「規定」(即Conditoning，心理學上多譯爲交替)的。所以人格及個性實際上多半是社會產物。用舊日哲學家的說法，就是人格是從在我之上的一個 Community 之中抽演出來的。要之，若就社會人格來講，我們多半要將更重的力量放在 Nurture 方面，而不認Nature有更重要的意義的。因之，嚴格講起來，現在最

流行的教育哲學中所說的，教育不是要對小孩「灌入」知識，而是要「引出」，「開展出」他的特性，便含有很大的語病。這種說法，如不祇是有語病，而是有確鑿意義的，那末便似乎已預先假設人各有個性，旁人如不橫加干涉，他的個性便像蠶絲似地可以「吐」出來。實際上，個性的花紋全正有待社會關係來織成的。所以如不整個反對教育的人，便沒有多大的理由可以反對有組織有計劃的教育。因爲人無管怎樣也是要受「規定」的，受有準備的「規定」多半是比受亂的「規定」要强得多的。

密爾所主張的人格發展與社會干預成反比的說法，也祇是他的一種假想。

六

現在用幾句話將本文結束起來。

我以爲國人的含混的自由觀念與密爾及拉斯基這一派的觀點是很接近的。我以爲這種的自由概念，在今日的中國是不該存在的。中國人素來不很曉得甚麼是社會干涉。所以有人說中國人是世上最自由的也同時是最不自由的。我覺得目前在道德哲學上最要緊的一件事，便是要使我們把個人與社會打通，而不是更藉謬誕的理論加深已存在多年的個人與社會間的鴻溝。我有了這樣的信心，於是便拿極端個人主義的及功利主義的自由論來做面面的批評，所以我深望讀者能明白我在這裏絕對不是無的放矢。

我這一篇文章，祇得在此結束。至少還有兩個問題——自由與法律，教育的統一的目標與自由思想——經過討論後，我在自由論上的主張才可以見得淸楚。

二十四年一月七日

蘇聯訪問記

戈公振

（一）鎗城和鐵城

△烏拉山是五年計畫的骨幹

秋高氣爽，正是旅行的季節，我在莫斯科住久了，也想換換環境，所以邀一位精通俄語的朋友，作烏拉山的考察。

烏拉山是歐亞兩洲的分界，凡是取道陸路，自東往西，或自西往東的人們，都有機會，從車窗中領略此山岡巒起伏松杉青葱秀媚的趣味，我穿過此山已經三次了，可惜為事牽絆，未能下車遊覽，此次才得一個機會，和牠朝夕相見。

我本預備九月一日出發的，忽由歐陸來了幾位老朋友，而且買車票也頗費手續，所以遲到九日下午方成行，我們帶的行李極簡單，坐的又是國際車，一路風日晴和，車由延綿不斷的森林中穿過，清香撲面而來，一時頓覺身心閒適。經過兩夜酣眠，已輕快的到了烏拉省（ural Region）的首府施文德祿夫斯開（Sverdlovsk）。

施文德祿夫斯開，前名凱特憐堡（Catherin bury），革命後，為紀念第一任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才改的，我們因為到得很早，那時旅館還沒有房間，所以先去當地主要的列寧大街遊覽。這條街很長也很寬，兩旁新建築很高，其中如省政府，實業大廈，郵電總局，印刷所等，都是落成未久的，在大戲院（Opera）和施文德祿夫銅像的東首，已竣工和未竣工的住宅，也是鱗次櫛比，我最愛其中的赤卡公寓，（Chekist House），不但形式參差有致，而且粉刷得也顏色冷靜而耐久。據云四年以前，此地只有矮小簡陋的木屋，和高低不平的土路，今則層樓高聳入雲，馬路有了，電車也有了，他們埋頭建設，真令人佩服。

又走過許多店舖去參觀，結果更使我們驚異，因為莫斯科的店舖，現在方着手改良，而此地早已採取新式陳列方法了，在那所新闢的百貨商場內，售賣兒童玩具的一部，店員是一位年才八九齡的女孩子，這也很新穎。各種貨物，皆非常充足，有些定價，比莫斯科還賤，譬如白麵包一枚，莫斯科是二盧布，此地只一盧布六十戈比，由此推想施文德祿夫斯開人的生活，是比較容易。

施文德祿夫斯開，自從實業發展以後，人口由六萬人突增至四十六萬二千人，我們看見許多玻窗上和電杆上揭有大

字的招工廣告，最熱切需要的，是醫生木匠和店員。可見一個國家眞正走上建設大道，人材就會感着缺乏，失業問題，自然消滅了。

當地沒有Taxi可叫，我們就坐電車，無方向的兜了一個大圈子。回來從省政府門口經過時，我們下來，想問明外事部的辦公時間，誰知抬頭看壁上的鐘，已經指着兩點，我們才恍然大悟，施文德祿夫斯開的時間，比莫斯科要快二小時。我們不能回旅館洗面剃鬚換衣服了，就直接登樓拜訪外事部長，細問當地的情形，他很和氣，建議我們去看好多地方，至於參觀大工廠，有些不在省政府管轄以內，請我們去向重工業人民委員會駐施文德祿夫斯開的代表處接洽。

蘇聯行六日休息制，十二日各機關各工廠都停工，我們因爲聽說當地有很多中國農人，而且有所謂『孫逸仙集體農場』所以冒風沙到郊外的露天市場去訪問。那邊果有許多關外人和山東人售賣農產品，他們還揀選兩隻最好的蘋菓送我，可是問過多人，獨沒有從那個農場來的。我們只得回城參觀一個銅器陳列館，和一個達爾文生物陳列館。兩處規模很小，所以仍有時間，又去參觀革命紀念館。在我們問路的時候，很巧遇到一位曾在上海住過的退伍紅軍，他參加過當地的戰事，所以如數家珍的講給我們聽。這所紀念館的地層，就是前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全家被槍斃的所在。我們在庭中停留片刻，不禁感慨係之。

次日訪過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代表後，就參觀一個鐵廠（Viz）和一個寶石廠，這兩個廠，都創立在百年以前，所以設備甚舊，不過從鐵廠的熔鐵一部份看，當時規模也很大。據云明春要將此廠重建，已定有擴充計劃。烏拉寶石，是舉世知名的，礦石經過選擇後，先切成片，次第分爲小塊，然後磨成晶體，一半用機械，一半用人工，鑲嵌以後，即成精貴的飾品，而人工的價值，可以高至無限。我想買一兩件做紀念，但未見有愜意的。因爲上等貨色，已運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銷售了。『出處不如聚處』，於此益信而有徵。

飯後乘電車到郊外，想參觀當地最大也是蘇聯最大的重工業機器製造廠（Ural Heauy machine Building Plant 簡稱 Uralmashstroe），可惜負責的人，適在開會，只得約期再往，當晚就乘車先赴拜芮斯立基（Berezniki）。

在我們離開施文德祿夫斯開的時候，已經有一陣一陣的小雨，次早向窗外探望，誰知大地如銀，已降了一夜的雪，因爲車係向北開行，而且走入深山，所以氣候和平原迥異，不過沿路重巒疊嶂，紅葉黃葉，點綴其間，頗見秋色之美。有時經過小村落，木屋數椽，罕聞人聲，眞有『山靜似太

古」之概。

車繼循卡馬河（Kama）的支流而行，俯視木排綿亘不斷，據說明年將有蘇聯最大的造紙廠，設在此處。過朱數哇亞（Chussovaia），烟雨迷離中，見有冶金廠多所。夜過基載（Kizel），此地有煤礦，設有電氣站，可供沿山各工業之用。又有電汽火車五線，通至南方，在運輸上至關重要。

這一段車，本是慢車，所以每站皆停，交車則停得更久，行抵拜芮斯立基，已經照法定時間，遲了五點鐘。我們無權責備這個車，因爲牠的主要目的，在運貨而不在運人。不過那時已經午夜了，何處去尋旅館，只得在車站上，坐以待旦。

東方發白，幸喜雨止天晴，我們沿着新闢的濘泥不堪的列寧路，找到當地唯一的老旅館。這旅館只有木屋兩層，而且一部份在修理，早已宣告人滿。正在徬徨無計中，有一位爲新城設計娛樂的藝術家，談起曾有中國幻術家來此表演，邀我們到他的房間內暫坐。他的夫人也很謙和，立刻烹茶並做些Sanduich款待，寒氣襲人中，而且一夜未合眼的我們，得之無異珍饈。他又借以自有的馬車，介紹我們至突擊報館（Udarnik），託其代覓宿處。主筆多少有同業之誼，也欣然爲我們向化學聯合工廠（Berezniki Chemicle Combine）的總移處接洽，結果可在該廠的附屬第一旅館暫住兩夜。此旅館係爲該廠各國專家而設，俗稱 English Hotel。或者因爲住在裏邊的人多半是講英語。屋雖木質，而內部却很清潔，我們此時也彷彿是專家。在內飯食，早中晚三餐，非常豐滿可口，只須付四盧布五十戈比。不過事後想起，奔走了半天，僅僅爲的宿食，未免太不值得，由此可知內地旅行之不易，而此藝術家的慷慨，愈覺可佩。

拜芮斯立基，僻在窮荒，人跡罕到，只因地層中水含鹽質，帝俄時代曾利用流配罪犯，以土法汲水製鹼。五年計畫中，化學亦居重要部門，在當地曾費九千八百萬盧布，建築化學聯合工廠，另以三千六百萬盧布，建築苛性加里（Potash）第一廠，一萬零八百萬盧布，建築焦煤爐四座。現在一半已在工作，一半尚未竣工。我們沿卡馬河走去參觀，烟突林立，氣象甚爲偉大。各廠間有車聯絡，並有天空吊車，轉運原料和煤。電車亦在建築中，預計明春可以通車。

當地居民，已逐年增加至八萬餘人。現仿照邵略賓斯開（Chelyabinsk）辦法，『社會城』，亦在設計中。除學校俱樂部公共食堂以外，有可容千人的戲院和影戲院各一所，有可容二千五百人的馬戲院一所，大部份已在動工。

化學工業，是有危險而不合衛生的，所以工人待遇，要

比尋常爲優。在公共食堂吃飯，每份只須五十戈比，而所得薪水，多在三百五十盧布以上，携有家室的，得私有乳牛和菜圃，無須納稅。突擊隊和專家，自然待遇更好。據云普通生活所需，當地已能充分供給，猶嫌不足的，只是機製品。

拜芮斯立基化學聯合工廠於二十個月中成立，進行太速，就難免草率從事，同時工人技術亦欠嫻熟，因而機器時常損壞，修理需時，成績自然減色，統觀全局，事在草創，像聯合工廠的辦事處至今還是采椽不刮的木屋，其他就可想而知。不過各工廠附近馬路多已開闢了，有些地方，已將樹木砍去，預備建築房屋了。要將一個原始式的村落，頃刻改爲現代城市，自然要經過很多的艱苦工作。『披荊斬棘蹕路藍縷，』最堪以形容現在的拜芮斯立基了。

以前俄國所用化學材料，須仰給於外國，有些小規模的工廠，一半也是外國資本，現在除了拜芮斯立基以外，在 Bobriki, Vozkresensh, Nevsky, Aktybinsk, Gorlovk 等處，爲就地取材，和供給一區域農場和工廠的便利，也設有化學聯合工廠。又他種的聯合工廠內，爲利用廢材製造副產，也設有化學工場。此外又設有多種化學研究所，如醫藥，纖維，脂肪，肥料，橡皮，玻璃等，而又以 Karpov 研究所，設備最爲完美。從實用方面努力，以助長國家的工業化。

在拜芮斯立基不遠，有一處鉀鹽（Potassium）鑛，據云藏量甚富，可惜交通不便，未能往觀。

拜芮斯立基的一切便利，幾乎全爲化學聯合工廠和工人而設。我們是遊客，當然要除外。我們也不願意爲些小事去向工廠要求，所以臨去的時候，在車站上才買到少許餅干。而且那天只有硬車，四面開敞，冷不可言。加之上天不做美，第二天又降大雪，沿途無食物可買，回到施文德祿夫斯開，眞是飢寒交迫，狼狽不堪。

最初計畫，歸途在泰極（Tagil）停留一日，也因爲天冷下雪作罷。此地有蘇聯最大的火車廠（Wagonstroe）每年可造客貨車三萬五千輛。在興工中的，又有鋼鐵聯合工廠（Tagilstroe）其規模將與馬格力導高斯開廠相伯仲。

十九日雪霽天明，我們再訪 Uralmash，承工會主席領導至製模出細各工場參觀，和附屬的食堂及齒科治療室等。我們還經過一個正在重建的工廠，這個工廠是去年秋天爲人縱火焚燬的，事後查出係各國機器公司勾結俄人所爲，想再做一筆生意。國際間的陰謀，眞是無奇不有。主席又邀我們去工人住宅區的外國專家食堂午餐，我付了一盧布五十戈比却吃了一盆湯，一盆魚和番薯一碟甜菜，一方蛋糕和一杯咖啡之多，未免太廉了。飯後又參觀一個小學和些新建設，如技

俱樂部健身房總事務所和公園等等，直至下午才興盡而返。

蘇聯除了這個機器製造工廠以外，還有一所在烏克蘭，開幕不過一個月。據說比德國克虜伯廠還大，不過兩個廠規模宏大是相同的，性質則微有分別 Ural 是造普通機器，Ukraine 是造特別機器。這兩個廠所備的機器，都是從外國買來的。不過他們不是買機器製造貨物，而是買機器造機器，然後製造貨物。這是應該注意的。其實只要看過製模工場，就知道無論如何龐大或複雜的機件，只要有圖樣，都可以自己製造。這種工廠，在國家一旦有事的時候，頃刻可改為軍用，是無可疑的。

在烏拉重工業機器廠的右方，現正建築一所電器製造廠，工程告竣的時候，比上廠還要大兩三倍。

當晚我們又乘車赴馬格力導高斯開（magnitogorsk）。這是一個嶄新的城，由magnetic山而得名。此山藏鐵極富，連同附近各山估計，約在二萬七千五百萬噸。數年間，工廠林立，遂蔚成蘇聯鋼鐵工業的重心。我們有了旅行拜芮斯立基的經驗，買了些禦寒之具和充足的食物。車沿烏偉加（Uvelka）河而行，『水木明瑟』，景物宜人，沿途農場甚多，食品極為豐富，有魚名Suga，土人燻而出售，其肉頗細。天氣愈南而愈溫和，使人頓感爽快。

馬格力導高斯開也和拜芮斯立基一樣，一切都在工廠管制之下，所以第二天午後我們到了以後，就去鋼鐵聯合工廠的總事務所訪問。他們派人送我們到近在咫尺的中央公寓。這所公寓和總事務所的房屋在當地最適中，而且最高大，不過客也住滿了，要到深夜方有空房間。工廠本預備汽車送我們到『社會城』遊覽的，臨時因機器發生障礙，遂改至近處參觀幾所新建的房屋和一所正在建築中的工廠，蘇聯的計劃經濟，在此處有一事可以證明。譬如此處的工廠是趕期要竣工的，所以他們除了利用種種新式機械以外，却自製一種大磚，每磚都有兩張方桌大小，用石子黏上蘇絲等等，連合燒成，只要地基築好，很高的墻可以頃刻疊成，而且磚的外表磨得很光滑，無須再加粉刷，如此不但美觀，耐久堅實，而且省人工，省時間，省材料，所以他國的工業的發展，常視環境而變遷，而蘇聯工業的發展，則只知根據計畫。一所工廠設若是如期竣工，如期出貨，方得謂為完成計劃；否則負責的人要受處分的。即小可以見大，蘇聯是在建設惟恐不及。

後又參觀一所尚未竣工已在演片的影戲院，這所影戲院設計非常新穎，除了可容一千三百人的普通映片室外，另有為高級工人所特設的映片室，專映有關鋼鐵工業或是他種技

術的影片。有為小孩而設的映片室，兒童出學校後，可在此觀看教育影片，等待父母下工歸來。在休息的廣廳內有書籍售賣處，有日報雜誌售賣處，有茶點售賣處，樓上有音樂室可以跳舞，有遊藝室可以下棋打彈子，而每室都有壁畫，和觀衆的環境相配。又如廣廳的入口，有列寧浮雕銅像，而兩旁就是當地最出力的幾位 Udarnik（突擊隊工人）的像。雖在娛樂的場所，也要鼓勵工人向上，像這樣設想周到的影戲院，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還未見過，所以馬格力導高斯開儘有機會充分利用嶄新的方法，造成現代的城市，因為牠沒有舊建築的障碍和舊習慣的牽掣。譬如當地就尋不出一所教堂，這是蘇聯非常罕見的。

工廠外事部長邀我們去專家俱樂部（I. T. P.）吃夜餐。這裏的廚子曾隨侍俄皇尼古拉司第二三十年，那晚的菜確是很精緻，而且特為我們做米飯，所以我們請外事部長進他一大杯酒。回到公寓後，房間是有了，不過還是別人讓給我們的。

第二天早晨到工人住宅區參觀，房屋依山建築，一幢高一幢，遠望去也像一座山，以前他們臨時建築的木屋也不少，大都附近工場，東一處，西一處，毫不集中，現在居民逐漸增至二十餘萬人，不能不兼顧到娛樂和文化，所以這座山的開闢是帶有永久性質的。我們先去『社會城』設計處訪問，有許多建築家在那裏工作中，有一位是在莫斯科素識的，取出許多圖案講給我們聽。按照那個石膏模型，這個城是無異建築在花園當中，四圍是住宅，中央是戲院和技術廳。一面有食堂商店和俱樂部，一面有學校球場和小孩遊戲場，凡生活和休養上的設備，應有盡有。現在已住在裏面的約近五千人，我們曾參觀三四家住宅，一種是一宅分為若干房間，附帶有廚房浴室廁所和儲藏室，裝飾比較華美，一種是一宅只住一家，設備則比較簡陋，不過都有電燈煤氣自來水和熱氣管的裝置，非常清潔而舒適。『安居』而後，可以『樂業』，此不能謂為糜費。此城預計到後年（一九三六年）才能完全竣工，那時可以住二萬八千人。同時他們準備在烏拉河的對岸建築一個更偉大的『社會城』，可容二十萬人。不過竣工要在十五年以後。

馬格力導高斯開的交通是急待改良的，各工廠間只有火車聯絡，甚至運送少許番薯也要用火車頭，這是非常不經濟的。現在可以走輕車的，只有由車站中間經過總事務所到社會城的一條柏油路。不過他們正建築長約七基羅米突的電車路，將兩處外人住宅區也聯絡起，預期年底可以行車。

馬格力導高斯開冬季缺水，所以他們築一條堤，將水留

蓄，以供飲料和各工場之用。同時因爲常年多風，所以開闢近五十萬畝（acre）的公園和草地，並植樹四萬株，種菓二十六萬株，用人力來補救自然。

馬格力山高不過六百米突，站在我們公寓的陽台上，全山都在眼下。二十三日淸晨乘工廠的汽車到山脚下，只不過幾分鐘，那裏有木條搭起的牌坊，這大約就算是礦山的大門。進內則逐步上升，有些地方很陡峭，皮鞋殊不着力。這個山只有西半部有鐵，不過鐵都浮在表面，俯拾即是，不必挖掘，這是最便利的一點。現在將這山分成三個階段，每層都有輕便鐵路線，環行山的周圍，直接和工場相連絡。工作的順序是用機械鑽孔約十米突至十二米突深，放進炸藥，將土轟鬆，然後用起重機一斗一斗的裝火車運出，手續甚爲簡單。據一位工程師說，每一火車頭可拖坐車五輛，每裝一輛約在六十噸左右，只須二十分鐘，運至工廠只須二十分鐘，洗去泥土只需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然後運至鎔鐵爐只須三十分鐘，所以全山包括工程師工人和其他雜務人員，不過四百五十八。每日可掘一萬二千噸，供本地和古寺納次開（Kuznetsk）兩處鐵廠之用。其中鐵的成分約占十分之六，預計此山可開六十年而不虞斷絕。

我們餘勇可鼓，直攀登至山頂，此時俯瞰烏拉河，曲曲如帶，沿岸各廠，歷歷可數。普通烟突是單調的，汽鍋的響聲是刺耳的，黑烟是受人嫌厭的，不過此時將自然和人爲的整個的看起來，反形成其美觀而偉大。

午飯以後，又去參觀鎔鐵廠，越過許多鐵軌，才走到鎔鐵爐的附近。因爲爐內火力太大，四圍不斷的有水浸濕。同時有兩架機器，如梭似的一上一下，那是運送礦鐵和焦煤用的。一層礦鐵，夾一層焦煤，在爐內燃着以後，經過一定時間，礦鐵即逐漸鎔爲液體，點滴下降，俟有相當成數，即開爐門放其流出。於是我們再緣梯而上，走近爐門，等了十五分鐘左右，爐門啓處，響聲震耳欲聾，鐵光耀眼生花。鐵花濺起，有如焰火，鐵出爐後，要蓋上一層灰，使其不即凝結，順溝流入樓下裝在火車上的大鐵桶中。一桶旣滿，則閉此溝而開他溝，四桶都滿，即運至澆鑄工場，注入如蜂窠的泥製模型，冷定以後，或須再經一度的鍛鍊，或切成小塊，或抽成長條，或壓爲薄板，因需要的不同而各別其形式。又或運至鍊鋼廠，再提鍊而爲鋼，以供製造飛機汽車拖重機種種精緻機件之用。

鎔鐵廠現有鎔鐵爐四座，每爐每日可出鐵一千三百噸，不久將添建四爐，最後將擴充至十爐，鍊鋼廠現有六爐，每日可出鋼三百噸，不久將增至三十四爐，澆鑄廠現有烘竈三

架，每年可出貨二百四十八萬五千噸。舍此以外，又有焦煤廠，化學廠，機器修理廠，和其他補助工廠，以時間關係，未能一一盡觀。

鋼鐵廠以第一號爐成績為最優，最近和其他鐵廠作所謂「社會競賽」，曾獲得第一獎。

馬格力導高斯開的鐵，因為礦山近，人工賤，每噸成本只不過五盧布左右。而且現有一個新計畫，可以使成本更輕，因為當地所用的煤，是由古寺納次開運來的，此路經過郤路賓斯開，施文德祿夫斯開，和新西比利亞，長凡二千二百餘基羅米突，太不經濟。他們將開發加拉剛大（Karaganda），煤礦路程可以減少一半，同時古寺納次開也在阿爾泰山尋得豐富的鐵礦。以前馬格力導高斯開和古寺納次開因為交換煤鐵，有孿生兄弟之稱，如此以後可以各自成家，無須倚靠了。

二十三夜離開馬格力導高斯開，一覺醒來，已去郤路賓斯開不遠。那天又是休息日，在車站打電話，四處無回音。我們只得乘電車先去拖重機廠（Stalin Tractor Plant）。幸而第一公廨有房間，隨時就解決了宿的問題。公廨的經理也很謙和，領我們去公共食堂進午餐，餐後又領我們去工廠外事處訪問外事處長，又打電話至市政府，派人領我們到舊城裏去參觀。我們沿着工農大街，看了許多店舖，有些房屋都建築在百年以前，不過新屋在建築中的也不少。那晚拖重機廠的俱樂部有夜餐會，我們也被邀參與，不過等到討論廠務完畢，音樂會開始，我們才進去。餐後又有跳舞，有幾種舞法是由風士舞改良的，有時男女合跳，有時男女分跳，帶有羣衆娛樂的義意，和歐美舞場各自為各的不同。我因為不諳舞法，只得作壁上觀。歸寓的時候，已在午夜以後，由我們的房間向外看去，一幢一幢的方窗洞明，形式簡單而一致不由的使我回想起住在烈泡（Dnieperstroe）新城的時候。

我因為在哈可夫（Kharkov）已看過拖重機廠，所以此地只大約的參觀，省下時間却去看了電氣廠和火磚廠。那邊也有新建的工人住宅，不過不及拖重機廠的整齊。此外尚有金屬工廠和機器製造廠各一所，現在尚未完全竣工。據說規模比拖重機廠有過無不及。因為路遠，而且交通不便，都未去看。後來又去參觀一個陳列所，係教堂所改建，其中搜集材料，以烏拉寶石為最豐富。我們去已過時了，不過那位女管理員特別通融，而且領我們去看新收穫的大小不同種類各別的蘋菓。說當地向不產菓，數年前才試種，今年收成很好，不久可以自給，無須向遠方購買。

晚飯後又去參觀幾家工人的住宅，一種是一宅有三四間

房，是備有家眷的人住的，一種是備單身人住的，每房間有床四具，前面的有廚房，而後面的沒有。有一個公例，使我們發生興味，就是住女子的房間往往淸潔而整齊，住男子的房間往往汚穢而雜亂。

到了邵路賓斯開以後，我的烏拉山遊程已告終，在二十七日回莫斯科的車上，經過巴須扣芮亞（Bashkeria）共和國，飽領南烏拉的秀媚，尤其是 Ust-Katav 一帶，削壁千仞，流水一灣，碧草如茵的牧場，樸而不華，而木屋可不讓瑞士專美。此區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牛奶，牛油，番茄，蘋菓之類，鄉婦携至車站兜售，索價甚廉。洋葱則結之成串，別具匠心，携帶既便，購者更多，此爲特有景象。惜車行太速，未能攝影以示讀者。

烏發（Upa）是此共和國的首府，設有科學院的分院和礦物調查所，從事研究和探測的工作。礦物調查所規模尤大，將成爲蘇聯金屬礦物開發的中心。同時由烏發正築一鐵路線，直達馬格力導高斯開，使與莫斯科的距離縮短。又築一鐵路線直達壹新拜宛（Ishimbaevo）與新發現之石油礦相聯絡。烏發的前途，方興未艾。

這次遊覽了四個城，就是施文徐祿夫斯開，邵路賓斯開，拜芮斯立基和馬格力導高斯開。前兩個城是由舊改造的，後兩個城是從新開闢的。拜芮斯立基和馬格力導高斯開，各有豐富的礦藏，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發展將無限量。知道此一點，則這兩個城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人民文化程度也就容易提高。

馬格力導高斯開和拜芮斯立基因工業而繁榮，所以工廠就成了這兩個城的主體。在一個聯合工廠以下包括許多工場，其主要目的有三種：（1）原料和廢料的統一，（2）各種工作的統一（3）各種運輸的統一。產業合理化，是蘇聯工業所特別注重的。

烏拉省現已成了蘇聯工業最進步的區域，在第一五年計畫中新建的大小工廠凡一百四十九所，其中有若干可和世界最大的同類工廠相頡頏，所以勞工人數和出產數量，均較以前增加兩倍半，同時因機械豐富的供給，集合農場的組織達八千九百處，拖重機站的設立達一百十二所，已耕的土地達一千八百萬英畝。統計五年計畫的首尾，用於工業方面的資本，由十四萬萬盧布增加至十七萬萬盧布，用於農業本方面的資本，由二千七百萬盧布增加至一萬四千五百萬盧布。

蘇聯在第一五年計畫中，幾以全力發展鋼鐵工業，除新設馬格力導高斯開古寺納次開諸廠外，其舊有在中部的Zlatoust, Nadezhdinsk, Verkhne-Issetsk, Beloretsk和Chussowoia 諸廠，也次第加了改造，添購最新機器，採用最新制度，於是鋼鐵工業面目煥然一新。其次則爲化學工業，因以前毫無基礎，幾乎一一從頭做起，進步尤爲迅速，不過在此時期中，曾遭遇不少困難。譬如新廠建築中，舊廠不能停工，舊工人缺乏智識，新工人缺之經驗，以及管理難得幹

人，交通常無聯絡，往往不能得心應手，而成績致不如預期。

現代的國家無鋼鐵幾無建設可言。小之如針如釘如刀鋸等手工用具，大之如飛機輪船火車，如電器，如農具等等，皆非金屬莫辦。化學工業雖居於較次地位，然如醫藥，如肥料，如染料和塗料，如橡皮人造絲等等，與工農業的發展如形影不能相離。而且凡稍有軍事常識的人，很容易知道製造大機器的工廠，就能製造軍械。同時像 Nitrogen, Sulphat of Ammonia 一類原素，又是製造炸藥毒氣和烟幕等新式戰具的材料。有人說『五年計劃就是國防計劃，』則如果是正確的，蘇聯所以努力此兩種工業，其用意又何待煩言。

因為如此，我們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就難得充分的材料。現在我們所可知道的，鋼鐵工業方面，只是鋼每天出產二萬九千餘噸，鐵三萬一千餘噸，卷鐵二萬一千餘噸。（一九三四年十月成績報告）而馬格力導高斯開和古寺納次開所出產的，約占其中三分之一。化學工業方面，只知道化學出產的價值，每年約在十五萬萬盧布左右。按照公佈的數字，將第一五年計劃和第二五年計劃比較，即將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七年比較在鋼鐵工業方面，鋼將由五百八十萬噸增加至一千七百萬噸，鐵將由六百二十萬噸增加至一千六百萬噸，卷鐵將由四百二十萬噸增加至一千三百萬噸。在化學工業方面，硝酸鹽（Nitrates）將由二萬二千二百噸增加至一百四十一萬噸，炭酸加里（Potash）將由七萬九千噸增加至一百六十八萬噸，高級磷酸鹽(Superphosphates)將由六十一萬二千噸增加至三百萬噸，磷酸鹽粉（Powdered Phosphates）將由三十九萬六千噸增加至二百九十萬噸。到第二五年計劃的成功，和他國出產比較，蘇聯鋼鐵工業在歐洲將由第五位而躍至第一位，化學工業將由第十八位而躍至第一位。屆時可與蘇聯抗衡的只有美國。

綜括這次烏拉山的旅行，使我對於蘇聯增加一重認識。這座山的寶藏太豐富了，除了普通金屬材料如鐵銅鉛鋅以外，有金，銀，白金，有Cadnium, Talium, Indium, Gallium, Radium, Caesium, Niobium, Ribidium, molbdenum, Beryllium, Tantulium, Titanium, Selenium, Tellurium, Arsenic, Vanadium, Wolfram, Lithium, Germanium, 有寶石，有煤與石油，有木材，凡工業農業以至建築運輸上一切材料，無一不備。今蘇聯經濟的基礎沿此山而奠定。一方面可云就地取材，一方面也未嘗不為安全設想。因為蘇聯曾經過國際干涉，曾有若干工業區域一時淪陷於外人之手。今羣雄環視，野心未戢，形勢緊張，無殊往昔，所以邊境舊有的工業，採取分離方式，而採取集中方式的只有新興的烏拉區域，為的是烏拉山避在腹地，一朝戰事發生，左右皆不受攻擊。這是很明顯的。

不遊烏拉山，不知道蘇聯的富，到過之後，就知道五年計畫的精神所在。這是我此行簡單的感想，也可作為此文的結論。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莫斯科）

紀定縣之縣政建設運動

金風

「政治與學術結婚」，是現在流行的口號。見聞所及，瀰漫蓬勃而不已。一言以蔽之，要救現在的中國，乃至要改善中國的政治，非乞靈於現代科學不可；而學術的發展，也非以現實的中國社會爲研究對象不可。這是各方面猛然的覺醒。

在這種普汎的思潮之中，又有一個耐人深思的線索。就是：所謂現代科學者，决不是單指純粹的科學而言；所謂學術的合作，也决不是指囫圇呑棗的稗販而言；也决不是指鱗爪片段的單純一種學術運用而言。我們所需求者，是一套整個的根據科學而對症下藥聯鑣並進的新制度。

這種線索，在最近幾年的縣政實驗運動上面可以顯明地看出。在已往和現在，有如山東以鄒平菏澤爲中心，河北以定縣爲中心，廣西以柳州爲中心，乃至江蘇的江寧浙江的蘭谿，又推而至於其他不以縣爲範圍而以村爲範圍的幾個實驗區域。他們的立場儘管不同，有的以政治爲立場，有的以學術研究爲立場，有的以社會運動爲立場，有的以農村救濟爲立場，然而有一點似乎是大家所公認的，這是什麼呢？就是這種試驗不是片段可以離立的，而是行政教育經濟幾方面必須聯鑣並進的。已往的事實，已經昭昭然告訴我們，行政所行的是這麼一回事，教育所敎的另是一回事，而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狀態又另是一回事。照這樣的情形幹下去，沒有一件可以澈底的，也沒有一件不是自誤誤人的。我們現在既然覺得中國是二千個縣所構成，而縣又是人民社會生活的一個集合單位；所以要想研究出一種上面所說根據科學而對症下藥聯鑣並進的新制度，非以縣爲實驗室不可。

所以總說一句話，政治學術能彀切實地合作，這是近來最可欣慰的一個現象。而從這裏產生的縣政實驗運動，尤其是多數有力者能深一層認清題目而正在想辦法的一種表現。

縣政實驗運動表現在河北省的最有聲光。這並不是說河北辦的最好，乃是因爲他所根據的基礎比較歷史悠長（附注）。具體說來，就是說：因爲河北縣政建設研究院是借資於平民敎育促進會，而河北實驗縣是定縣，也就是平敎會（平民

教育促進會簡稱）的實驗區，主持研究院的重要人物也就是平教會中的實地工作人員。

（附注）民間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有傅葆琛平民教育之魔力一文，他大意說，自從平教會由北平搬到定縣，深入民間，創設實驗區，創辦縣政建設研究院，於是全國各處農村實驗事業農村建設事業也都勃然而興。據中山文化教育館孔雪雄君的調查，全國農村實驗機關已有六十餘處。這些與許多其他的，都可以說是平民教育爆出來的火花。現時比較幾個有名望有成績的農村改進運動，除定縣平教會的實驗事業而外，如江蘇教育學院的民衆教育事業，山東鄒平研究院的鄉村建設事業，徐公橋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農村教育事業，都與平民教育有密切關係。

我在近三年來，曾經三次游定縣。第一次是平教會工作初變方向的時候，那時正在榆關事變以後，他們覺得光站在社會的教育的立場，按預定的計畫，一步一步的從容做去，有點緩不濟急，所以想和政治方面聯起來，加緊的努力工作。第二次去，則研究院已經成立，正在布置而還未有十分頭緒。第三次則研究院已經過了籌備期間，而實驗區也換了第二任的縣長，除掉些零星初步的工作已經完成而外，根本建設方案也將次準備就緒。所以定縣的最近演變情況，我總算知道個大概。這篇文章便是一個歷史的敘述介紹，而不雜以主觀的批評。

定縣在前清是個直隸州，擁有四十餘萬的人口，到現在還是一等大縣。要在北宋時候，便是宋遼分界的地方，宋朝於此常置重兵，而以威望大員坐鎮。韓魏公蘇東坡都作過此州知州。再往前說，便是劉先主的祖宗中山靖王受封之地。所以定縣倒是真正的『中山』，至今縣政府門前牌坊寫的是『古中山國』。

還有兩件小事，使我們聯想而不能忘的，一是賞鑑家所豔稱的定瓷，蘇東坡的詩所謂『定州花瓷琢紅玉』，却是現在早沒有了。一是古來傳說中所謂中山千日之酒，一醉便是三年，東坡因之作一篇中山松醪賦，至今還是定縣的名產。我曾經品嘗過，其味甜而帶苦，確不媿爲佳釀，而且顏色穠黃，有如琥珀，色香味可稱三絕。

話說回來，定縣的歷史風土雖然如此富有詩味，而天然環境是不算好的。境內不但無山，而且多年沒有河道，古時所謂滱水，近代所謂唐河，據居民的傳說，數十年前經過一次大旱，爲飛沙所埋沒，只剩下微薄的河身痕迹了。所以定縣之大患在沙，在旱，在熱。現在每年夏季最熱的時候，便爲一般人所不能忍受而不得不稍停工作。道路因爲沙質的關係，也不容易修整。然而人定終可勝天，有一部分先天的缺憾是可以彌縫的。自從孫發緒長定縣以來，極力提倡鑿井，現在居然平均每戶人家有一口井，種樹也有相當的成績，並

通的旱暵是不足為憂的了。

定縣的天然環境雖不見甚佳，而文化教育是向來比較進步的。自清末以來，有幾位留日的士紳，將日本的鄉村自治制度觀察有得，便回來實地試驗，這便是米氏諸賢在翟城村所辦的自治事業。及至孫發緒來做縣知事，極力建設，成績之高，為當時北方之冠，孫氏因此騾遷山西省長，而定縣從此也獲得模範縣之稱。

因為有這兩種——自治村與模範縣——之基礎，所以平教會才選定了作實驗區，而今日蓬蓬勃勃的聲光也就從此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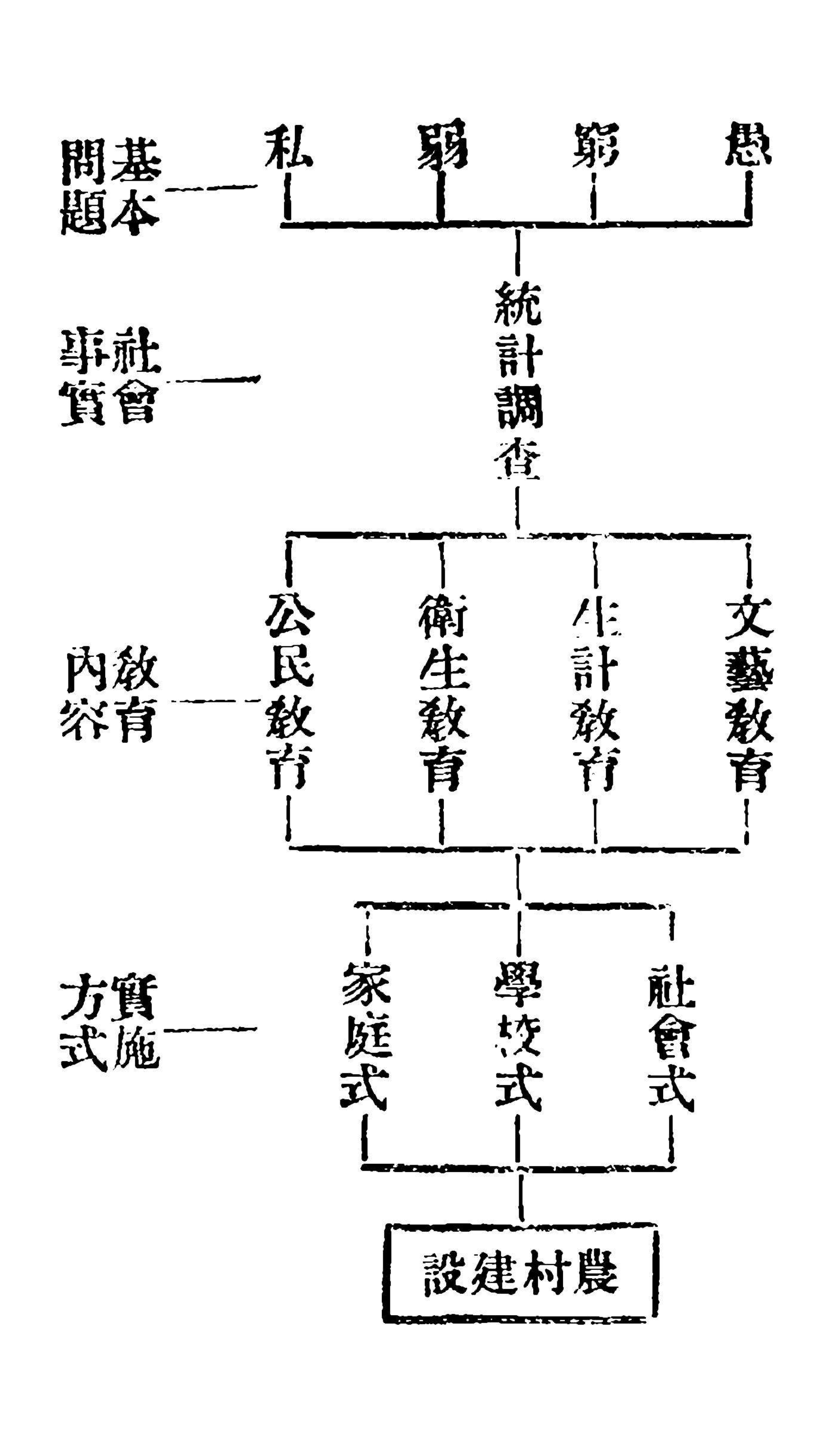
平教會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凡欲研究定縣的人必須先了解的，尤其是他本身的演化是最值得注意的。據說平教會的主持者晏陽初氏，是歐戰時親在法國戰地担任指導華工工作的。他親身感覺到華工的無知識，甚至於連本國的文字都不能讀，以致於一切落後。他又親身歷驗過這種成年補習教育，所以回國以來，在熊希齡夫婦倡導之下，到處鼓吹這種運動。在民國十一二年之間，便在各省都市巡迴講演而成立所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而設總會於北京。他們這個時候所致力者，只是極力鼓吹平民教育之重要，而平民教育尤以識字的教育為初步。也沒有固定的經費，只靠極稀少的捐款以資宣傳。所以以普及識字運動為目的，這是平教會第一時期的認識。

這種認識當然是片段的，而且可以說是很膚淺的。識字不過是求知識的一個工具，而灌輸知識也不是教育的整個意義。現在中國究竟是些什麼人需要平民教育，所需的平民教育又究竟是些什麼，只要加以進一層的思索，自然會到這些問題。他們於是感覺到中國大多數人民是農民，中國社會基礎是農村，農民占了中國人口之八十五以上，這擁有最大多數具有基本力量的農民，才是需要平民教育最急切的人。平教運動為實現其目標計，就不得不注意到農民的教育，而辦農民教育就不能不顧到農民生活上各方面的基本需要，必須各方面都有適宜的教育而又顧到整個的農村建設才行。所以他們經過苦心的歷練，細心的體會，才決定一方面以文字教育為工作的基礎，一方面以農村建設為工作的目標，這是平教會第二時期的認識。

在這第二階段中，平教運動方才有具體問題的解答，這個解答，也就是他們基本的信念。述之如次：

他們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有四種基本缺點，就是『愚』『窮』『弱』『私』。平教運動為從教育上解決這些困難起見，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礎上，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

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要使中國人尤其是最大多數的農民，人人都富有智識力生產力强健力與團結力爲創建新中國的新民，於是他們便用『除文盲作新民』兩句話作口號。這兩句口號顯而易見已經昭示他們第一第二兩個時期的兩段認識了。不過這四種教育怎樣實現，採何種的途徑呢？於是乎又有三大方式，所謂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這三種方式總算顧到全社會的各方面的分子，使人人都得有受教育的機會。



『愚』『窮』『弱』『私』四種現象，是大家所公認的，似乎沒有再引申的必要。我們所最關心者，還是所謂四種教育的內容。因爲四種教育，不僅是解決『愚』『窮』『弱』『私』的方法，而且還必須是解決中國的『愚』『窮』『弱』『私』的方法。換句話說，必須是今日中國的農民所能接受的，方才能得推廣，值得介紹。

這四種教育之中，尤其以文藝教育爲初步。平教會累年研究的結果，也以這件事爲貢獻最大。他們的基本方法，是從平民文藝及平民應用文件的材料中，選定字表，製字詞表，編定市民農民及士兵各種千字課，以至平民讀物等等。據說他們工作的經過，不僅是一種紙片上純科學的整理，而是從多種方法多種方面而得來的。最高的取材於許氏說文，最低的取材於秧歌之類，是融會貫通理論與事實而來的，是經過無數次的試驗與無數次的修改而來的，決不是坐在城市中的書室裏信筆寫成的。所以編成的課本有幾點很與一般的教科書不同。例如他們因爲鄉村的兒童及成年常識已經較高的原故，不取物語童話爲教材。文字必求合乎中國語言的固有習慣，但亦必以邏輯的原則改正不合理的句話，而重疊的附加語勉强湊集的浮詞歐化的句式以及不普遍的名詞則一概擯棄。這種課本，現在已銷行到一千萬部以上。

他們又有一個教育心理研究委員會，將過去七年中的教育成績加以測量，其中被測驗的試卷有三萬六千多件，這三萬六千多人受過四個月或八個月文藝教育的男女老幼文盲以至農夫兵士都有。（附注）

(附注) 見民間半月刊第一卷第九期

由四十四種測驗五十五組受過測驗的農民，得到識字能力與年齡的關係之結果，是在十五歲與四十五歲之間學習能力差不多完全一樣。這個事實，與心理學家桑戴克氏的結論相符。這樣說來，文藝教育不應當只特別注意十五至二十五歲間之青年，而並且可施之於這些青年之父母與祖父母。年長的人雖然有些方面不如青年，但是他們的真誠熱心與鄭重遠足以補救他們在智識能力方面的缺陷。所以平教會的主張是老年人至少要使他們受一種特殊教育，專門訓練他們常識，並且贊助青年擔當鄉村改造與建設的工作。(附注)這是教育心理測驗所昭示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實。

附注　見定縣實驗工作提要

與課本相輔翼而行的，便是藝術教育。他們關於廣播無線電留聲機樂器幻燈以及巡迴文庫等等，不但有運用的方法，而且有自己製造以適合鄉村需要的實際能力。舉一個例來說，他們因為要製定鄉村適用的一班教育用品，便極力研究一種方法用最省錢的煤油箱來製造無數若干的用品出來。(此事由鄭裴裳君主持其詳見民間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五期)同時還有一套鄉村戲劇公演與訓練之方法，由熊佛西君主持研究，也有甚大的成功。在這幾種研究中，最大的困難是對象的了解。經過無數艱辛的失敗，然後能使鄉民真的領會，真的欣賞，所以成功是不容易的。

其次講到生計教育，約舉起來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的。在許多育種選種的工作之中，姑且拿豬種來說。自民十七開始試用波支豬種，用純系繁殖法盡量繁殖，將波支豬與定縣豬及第一代改良豬實行飼養比較，並實行豬種五代改良研究。現在第一代波支改良豬在同一飼養與管理之下比本地豬多肉百分之十八，現已於民間產生一萬四千頭的改良豬。這種試驗，是極其繁重的。在試驗期間所費的人力物力不知若干，然後能得一個本地鄉民所能享受的答案。而皮相的觀察者不能了解，於是有定縣的試驗費太大及鄉民不能接受的種種誤會。然而事實所昭示者却實不如此。

其他一點便是合作社的組織制度，據他們的經驗辦法，是在合作訓練未能完成合作社尚未組織之前，先組織自助社。自助社的性質，實為合作社之準備，社員不必繳納股金，成立之後，可以用自助社名義向倉庫抵押農產品，通融資金。這是最切實而少流弊的辦法。

至於衛生教育，尤其是煞費經營的一件事。所謂衛生教育，不是空口談理論，而須是鄉民所能接受，所能辦到，又是他們所急需的一種制度。在今日大多數鄉村中，不但無所

謂衛生，簡直沒有醫藥的供給。不但沒有科學醫，而且沒有中醫。不但沒有醫，而且沒有藥。這種地方的居民，遇有疾病，惟有委心任運之一法。他們根據無數若干的資料，幾經試驗，然後製成一套保健制度。其大概是每村選一個受過平民敎育又加一番特殊訓練的人，敎他担任幾種最基本最簡單的鄉村衛生工作，例如(一)報告死生，(二)水井改良，(三)普及種痘，(四)救急治療。而救急治療的工具，便是一個藥箱。其中藥品及器具，都是最簡單而切於實用的，並且以儘量使用國產爲原則。箱的價值僅止三元。這種人叫作保健員，這種藥箱便叫作保健箱。在這個之上，又有一個聯村的衛生機關，叫作保健所，在這裏可以得到較完備的治療。而在這個之上，又有一個全縣的衛生敎育及衛生建設的總機關叫作保健院，在這裏便有高級的醫師病床及割治室之設備。總計這全套的組織，在全縣每年不過費三萬五千元，全縣的人平均每人担負不到一角，這是任何縣與鄉所能辦到的。在各種試驗之中，這一件事最容易看出成績，幾乎可以說毫髮無遺憾。(詳見縣單位衛生建設初步方案)

末了講到公民敎育，這却比較最難而程序也比較最後。老實說，這是訓練自治。這就非有實際政治運用能力不可，否則收穫就很微渺了。

平敎會在定縣翟城村的局部實驗，是從民十五開始，而在定縣全部的實驗，是從民十八開始的。一直幹到民二十一嚴重的國難相迫而來了，公民訓練的需要更急迫了，全國的縣政建設運動也漸漸的露頭角了。於是平敎會的工作也就在這個時候轉入第三時期的認識。就是學術與政治合作的認識。

恰巧在這個時候——二十一年十二月——內政部召集全國第二次內政會議，部中提案使有各省設立縣政建設實驗區並在實驗區內設立縣政建設研究院的辦法。這個辦法主要的意義，無非是集中第一流人才來研究適應於一省的縣政建設方案，並且有一定區域供他們實驗，不受他方面非必要的牽制，以促成其建設成效。這樣說來，研究院便是一個含有行政性質的學術機關，所以政治學術合作充分的表現，斷然以此種辦法爲最具體，最有力量。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在此次會議以前，內政部每省聘了一位自治專員，而河北的專員就是平敎會的主持者晏陽初。可是這種空洞的名義，誰也不肯担任，於是天然變化的結果，就格外促成研究院的成立，而主持研究院的責任，天然的落在晏氏身上。

經過相當期間的醞釀，在二十二年的春天，正值熱河戰事吃緊之際，河北省府遂將研究院組織大綱及實驗區暫行辦

法頒布，於三月及五月間分別將正副院長及實驗區縣長人選銓定，——以晏陽初爲院長陳筑山爲副院長，霍六丁爲縣長。這三人都是平敎會的重要人員。

研究院是以四大部分合構成功的，爲澈底了解地方實際情形起見，第一部當然是調查。這種調查，不是行政上的普通調查所能濟事的。必須用科學方法，專門人才，方殼得上爲研究與實施的根據。有了精密的調查，然後第二部的研究可以着手。研究得有方案，然後可以付之第三部來實驗。實驗有結果，然後訓練人才來推行。所以有第四部的訓練。總括起來，研究院的主旨便是：『爲要得着可以推行全省各縣眞正有實際價值的建設方案和要訓練成一般從實際建設的經驗中得到實地見習確有把握的建設人才起見，故在一定的實驗區內要作實際建設工作的試驗。』（此數語見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述要）

研究院既然設在定縣，而晏陽初陳筑山二氏又以平敎會定縣實驗區的主持者資格來任正副院長，當然平敎會的基礎便可以爲研究院的基礎，而人才時間經濟都可以節省許多，這自然是河北省當局所不得不采取的辦法。（附注）具體的說罷，上文所說的平敎會累年的工作所收穫，無一不是根據科學的現狀調查而來，他們有一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是專家李景漢所編撰，就調查一部的工作而論，已經有不少可以利用的，而研究的工作當然也就容易許多。

（附注）研究院與平敎會訂有合作辦法以資節省見河北月刊一卷五期實驗區進行概況中于學忠提案

不過研究院特殊精神所寄，還是在實驗部。按組織大綱，研究院的實驗部主任就是實驗區縣長，而整個縣政府的公務員都是實驗部的職員。研究院之所以爲含有行政機關性質者在此，而其所負責任之特別艱鉅也在此。

實驗縣政府是屬於省府的一個下級機關，同時又是研究院之一部。一方面要履行普通的義務，保持行政系統，恪守他的地位。一方面却又要負改革縣政的職責，依照部定的辦法可以呈請變更法令並制定單行規則。所以他的二重地位是極難處的。

况且談到改革就不免許多人事上的牽制。尤其在地方行政機關，承襲了往日種種惡劣的傳統習慣，紳士胥吏差役鄉董等等名去實存的勢力，在在都足以障礙改革的企圖。在研究院學理的立場上，原未嘗不承認這些障礙的存在。換言之，就是他們也明知道這個困難不易征服。然而研究院的任務就是要研究出一個征服這個困難的方案，自然不能不從夾縫中求出路，這個出路就無怪乎異常的艱險了。

定縣實驗區政府對於這些困難，顯然是沒有征服的。自

從二十二年五月任命第一任縣長霍六丁以後，除了設一個秘書處之外，縣政府的組織並沒有什麼改革。按照省定的暫行辦法，實驗區縣政府得設教育農業經濟保衛衛生交通等科，尤其是鄉鎮組織，在暫行辦法上說得明明白白：

實驗區自縣政府以至區鄉鎮組織應保持上下貫徹政教合一的關係，以便實現整個縣單位的建設。

鄉鎮公所改設鄉鎮政教委員會，以各鄉鎮正副長及鄉鎮教師若干人組織之。

各鄉鎮教師由縣政府各科聯鎖指導。

大凡對於縣地方情況，曾經稍加觀察的人，都知道現行政制最大的缺點，就是一切的政令都只能到縣政府為止，至多到鄉公所為止，總不過是紙片的往來，而從不能達到人民的本身。其原因就是缺少一個澈底靈活全體動員的機構。有了這個機構，然後能將一切方案聯鎖並進的實現起來。所以這是研究院及實驗區最低限度的要求，沒有做到這點，簡直其他也不免徒托空言之懼。

定縣在已往的一年多，僅僅忙於人事之調整，中間又因為霍六丁辭職，呂復繼任，始終連這暫行辦法都未曾辦得完全。

據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定縣的困難固然一部分在上述之原因，此外也有幾點特殊的地方。例如經費問題，按第一年全院的預算是十萬零八千元，而開辦費是二萬四千元，比較山東研究院的經費，相差甚遠。而縣政府的經費雖然表面上待遇提高了許多，而實際上並沒有溢出舊案的數目。因經費之縮約，而用人便不得不感困難，人不敷用，事業進行上也就很受影響。這是第一年的情形。第二年因為省財政益形支絀之故，聽說又將預算減去三成，這就更難支配了。

前年榆熱之戰，河北全省因供億軍需之故，賦車籍馬，遠近騷然，元氣一傷，恢復不易。事後的收拾整理，雖不如戰區之困難，也就很費一番布置。即以駐軍而論，在定縣的駐軍雖然都格外的循規蹈矩，然而實驗縣有了駐軍，終不算是一種正常狀態。

農村破產，又是一層難關。定縣農民生計全靠棉麥，棉麥減收跌價生意蕭然，（附注）一直到去年，因為收成豐稔，方才略有轉機。

（附注）定縣二年以來變蜂投機虧賠一百八十餘萬，白面消耗二百餘萬，又加農作物減收十分之四，跌價十分之四。（見河北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以上種種，都很費些掃除的工作。所以研究院的籌備時期進行計畫，（一）實施國難教育，（二）推行民衆教育，

(三)整頓小學教育，(四)設法救濟農村金融，(五)推行經濟合作，(六)清理地方財政，(七)厲行公共衛生，(八)改進地方公安。(九)整頓縣保衛團，(見河北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這九樣工作都是由普通縣而進於實驗縣的必要工作，而他們眞正的縣政建設方案還未曾起始。

他們有幾句話，很可以看出其中的苦衷：

縣政建設研究院之創設，實爲全省縣政改革之初基，關係至大而至客。雖有內政部及省政府之法案可遵，然在入手之初，苟不經過一番籌備之程序，遽然按照法定規章，將應有盡有者一時成立，勢必徒蹈形式上之設置而無益於實際之建設。尤其關於實驗部即爲實驗區之縣政府，與種種方面實際關係至爲複雜，非經過一定之籌備期間，爲精密詳細的考察，不能遽而改絃更張，此籌備時期進行計畫之所由提出也。

這當然是二十二年下半年的情形。及至二十三年的上半年，九項計畫都已大致有相當的成績。其中之民衆教育及經濟合作都有數字可以表示。衛生公安保衛三項，在表面上都已有改觀的地方 。清理地方財政有極充實的調查與設計。(已出版者有定縣賦稅調查書一種)而農村金融一項有中國等銀行所辦之農民倉庫等等，確實增加了不少生氣。

而尤其有猛厲的進步的，是關於小學教育之改善。在兩年之中，增設了幾處的實驗小學。由組織教學之研究，趨重於習作教學之研究，更集中於導生傳習制之實驗，並且完成了教材的供給。不獨增進課程標準與其實用性，而且提高了教學的效率，可以希望製成一種整個的縣教育制度，使小學教育平民教育師範教育互相策應 ，以與建設打成一片 。

(略見定縣實驗工作提要)

這樣說來，二十二年的下半年是實驗區的籌備期，而從那時起，一直到二十三年年底，都可以說是研究院暨部的籌備期。眞正的事業發展必在二十四年開始以後。

定縣的事業，好像到二十三年十月 ，又得到一付興奮劑。這就是鄉村工作討論會在定縣開的年會。到會的人，包含中央的機關。如全國經濟委員會，如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如實業部；大學教育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如北平研究院，如中央大學，如燕京大學 ，如金陵大學；地方行政機關，如青島市政府，如山東湖南等教育廳；縣政建設實驗機關，如山東之研究院，如江寧蘭谿縣政府；社會團體，如華洋義賑會，如職業教育社；銀行如中國銀行。所派的代表一百餘人，其遠者來自四川廣西甘肅。不論平日的主張如何，不論自身的立場如何，都誠誠懇懇地朝一個共同目標之方向交換意見，可以說是從來未有之大結合，也可以說定縣所向未曾有的許多同道同志的結合。

在這種集會之中，定縣處於東道的地位。晏陽初氏向來很少作文章的，此時却發表了一篇「農村運動的使命及其實現的方法與步驟」。(見民間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這篇文章的大意是點破普通人對於農村運動單認作農村救濟或辦模範村的誤解，而揭櫫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他認爲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而民族再造的中心，又在八千萬的農村青年，其方法

則在實驗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

然則他的意思是以農村靑年敎育爲對象，（參看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二十三期）而縣政實驗，不過是所取途徑之一。在定縣實驗工作提要裏又有這麼一段：

平敎會一切工作的研究實驗，都是爲推行全國着想，所以就不能拋開政治而專講學術，但政治力量之如何運用，和運用甚麼政治力量，都非從政治本身作一番研究實驗的工夫不可。然則此非平敎會所能兼顧的事，於是則不得不借重研究院的力量去作推行和應用的實驗。……從研究院方面看，是政治與學術合作，從平敎會方面看，是學術與政治合作，兩方面共同的目標，或者可以說是想達到政治學術化學術事業化的目的。

這就很顯明地可以看出平敎會與研究院在定縣的相互關係與其最近主張了。

雖然如此，——雖然平敎會與研究院各有分野，也有本末先後之別，雖然鄉村工作尤其包羅甚廣，然而縣政建設實驗終是其中之一大問題，也終是定縣事業的中心問題。但看江寧蘭谿兩個實驗縣長都親身來定與會，就可想見其重要了。江寧蘭谿兩縣都是站在純政治立場的，江寧尤其具有雄厚的力量，曾經顯出狠猛厲的進步，可惜他不曾有文字發表在普通的刊物上，而蘭谿實驗縣長胡次威氏却有一篇狠坦白的文章發表在民間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他的文章裏面有幾處以江寧與蘭谿對照，就職權經費兩端而論，蘭谿却處於緊縮的地位。然而以蘭谿與定縣相比呢，也有幾點狠有觸目的懸殊，蘭谿縣政府本身自縣長至於書記有八十多人，有四或五分之一是中政校的畢業生，僚屬關係而外，還有師生的關係，這是定縣所不曾有的。蘭谿縣政府全年經費爲七萬四千元左右，與江寧縣政府二十一年度行政經費相等，而定縣縣政府經費只有一萬三千元，連同公安等四局及司法費算上也不過五萬元左右。（據河北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所載）

蘭谿的成績，在他的文章裏當然不肯述敍，而所述的困難則似乎與定縣無以異。不過他的話只是就縣政府制度而言，至於整個建設的情形，可惜未曾完全公布。

無論如何，經過這次切磋之後，這幾個實驗縣政府必能因觀摩而益加進步，這是可以斷言的。

所以定縣在民敎會自任的重大使命而外，縣政建設終於是最近之將來一個具體的成績表現。

餘記

本文之作除幾處特別注明者外，都是根據左列各書而組織成的，幾乎可以說是無一字無來歷。

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定縣實驗工作提要
六年計畫
學校式敎育工作
平民文學工作簡要說明
農村戲劇
藝術敎育
定縣社會改造事業中之保健制度
——以上平敎會出版——
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述要
定縣賦稅調查報告書
縣單位識字運動實施方案
縣單位衛生建設初步方案
定縣地方自治概況調查報告書
——以上河北縣政建設研究院出版——

我國關稅戰時怎樣？（三）

麥健曾

第一目　米及雜糧

米在民國二十一年的進口貨物中，占了第一重要的地位，占了全部進口貨物百分之一一，三六，再加上小麥以及麥粉的進口量，食糧占了進口全額百分之一九，六四，差不多五分之一。故此食糧進口額的增減，對于全國入口總額之伸縮，有極大的影響。

我國雖然歷來重農，但是洋米進口已經有多年的歷史。遠在一八三四年，米進口已經約有三五六，〇〇〇擔。到了一八六七年增加到七一三，四九四擔。到了一九〇五年更增加到二，二二七，九一六擔。不過一直到民國九年，洋米進口的數量價值，雖然比前增加——如民五年增加到一一、二八四、〇二三擔——却不是階級式的增加，有時多，有時却少，如民八年洋米進口不過一、八〇九、七四九擔，民八年更降爲一、一五一、七五二擔。在這個時期，洋米進口的價值只占進口全額一小部分，並不是一種很重要的進口貨。到了民國十年，洋米進口數量才有高度的增加，變成了一種甚重要的進口貨。自此以後，牠在進口貨中的重要地位，都能繼續維持。到了民國二十一年，竟增到二二、四八六、六三九擔，價值一一九、二二九、〇〇〇兩，坐了進口貨中第一把的交椅！上述的情形請參閱下表：

民國元年以來洋米入口值量表

	數量（擔）	價值（關兩）
元年	二、七〇〇、三九一	一一、六八〇、四六二
二年	五、四一四、八九六	一八、三八三、七一九
三年	六、七七四、三六六	二一、八四三、二五三
四年	八、四七六、〇五八	二五、三三六、三二八
五年	一一、二八四、〇二三	三三、七八九、〇四五
六年	九、八三七、一八二	二九、八五四、四九三
七年	六、九八四、〇二五	二三、七七六、九三三
八年	一、八〇九、七四九	八、三〇〇、二九一
九年	一、一五一、七五二	五、四六二、四五五

十年	一〇、六二九、二四五	四一、二二〇、九九八
十一年	一九、一五六、一八二	七九、八七四、七八八
十二年	二二、四三四、九六二	九八、一九八、五九一
十三年	一三、一九八、〇五四	六三、二四八、七二一
十四年	一二、六二四、六二四	六一、〇四一、五〇五
十五年	一八、七〇〇、七九七	八九、八四四、四二三
十六年	二一、〇九一、五八六	一〇七、三二三、二四四
十七年	一二、六五六、二五四	六五、〇三九、二三二
十八年	一〇、八二三、八五五	五八、九八一、〇四五
十九年	一九、八九一、一〇三	三一、二三四、一九三
二十年	一〇、七四〇、八一〇	六四、三七五、八五一
二十一年	二一、三八六、四四四	一一五、三〇六、三三一

我們的問題是要看洋米進口的量數，以後增加還是減少，或者維持現在的程度。要解決這個問題，自然是要研究洋米進口的原因。原因大約有下列各種：

（1）內亂頻年。

（2）連年共黨猖獗，侵擾盤據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等重要產米省分，使這幾省的米量生產，大大減少。

（3）水旱天災。自民國九年以來，災情重大的水災旱災不斷地發生。民國九年華北亢旱經年，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受災共有三百一十七縣。民國十一年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水災又起，只浙江一省受災已有六十三縣。民國十三年，夏末秋初，水災又復發生，災情比前次尤爲嚴重。此次水災，幾遍十八省，而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山東，河南等省，受害最爲劇烈。據華洋義賑會的調查，受災人民多至二千餘萬人。民國十七年初，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察哈爾，綏遠八省，又復大旱成災。據國民政府賑務處的調查，受災人民有三千三百多萬人，而受災的縣數達到五百三十五縣。民國二十年又鬧水災。這次水災的嚴重，更爲空前。報災的省份，有十六省之多，而尤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河北十省災情嚴重。據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調查，重災區域有三萬四千方英里，輕災區域的有八千方英里，被浸田共二萬萬五千方畝，稻米損失約有九十萬萬斤，佔平時全國產量百分之三十六。民國二十一二十二兩年水旱之災，在各地仍然接續發生，雖然災情沒有民二十年那樣重大。

（4）各地的田賦苛捐，重重剝削，使農民不是受不了棄農改業，就是缺乏資本，不能發展生產。或者幸而有收穫，成本又是很高，不易與洋米競爭，遂至各地米的生產大

量減少。加上各地軍閥勸種鴉片，米糧產額，自然更低。

（5）各產米的區域，常常因爲恐怕歉收，本地的需要不能滿足，或者將本地米價提到很高，故此禁止米糧出境。別處需米之區，因爲產米之區禁止或限制米出境，于是購進洋米，即使以後證明產米區域米產超過需要，大可分銷各方，但是洋米早已購進。

（6）我國產米成本高過洋米。我國小規模以及用古式方法的耕種，田賦苛捐的繁重，運輸的不便，都令許多產米的成本以及賣價要高過洋米，沒法與洋米競爭。

（7）人民經長時間的習慣，已成嗜好。我國有一部分人民因爲從幼食慣洋米，覺得洋米優于國米，即使洋米價高也願購食洋米。

我國洋米進口量數將來的增減，就得看上述那些情形的變動。如果上述情形都已改善，——政局安定，內戰不發生，共亂敉平，戰區收復，農業能夠復興，水旱天災，能設法預防消滅，各地重重的田賦附加稅以及其他的苛捐雜稅能夠取消，各區產米能夠自由流通，產米的方法能夠改良，運銷國米的設備，能夠得充分的增加，——那末不只國米的產額一定大增，洋米的需要自然減少，而且有希望可以與洋米競爭，洋米的進口當然會大大的減少。但是這些情形，照我國現在的政局來論，實在不容易在短時間可以得到相當改善，最多一部分的改善，如停止內戰，收復共區，便利運輸，更加以人口繼續地增加，而米又是我國大部分人的必須品，故此後在十數年間內，洋米之進口量數即使不再增加，也得會維持民十至現在的一般程度。

第二目　棉花

棉花近年來是我國進口數一數二的主要物品。民國二十年進口有四百六十五萬多擔，價值一萬七千八百多萬關兩，居是年進口貨的第一位。民國二十一年進口也有三百七十一萬多擔，價值一萬二千多萬關兩，只略遜于米的進口價值，占了進口全額百分之十一，三三，其他年度進口數量價值有如下表：

民國元年以來洋棉入口值量表

	數量（擔）	價值（關兩）
元年	二七九、一九二	六、一七九、八五二
二年	一三三、二五五	二、九八四、〇二二
三年	一二六、四八八	二、八七二、一一八
四年	三五七、八二一	六、六一九、三九〇
五年	四〇七、六四四	八、〇六八、七九〇

六年	三〇〇、一二八	六、四〇六、二二四
七年	一九〇、一一〇	六、〇七〇、五一七
八年	二三九、〇〇三	六、四九九、〇七三
九年	六七八、二九七	一七、九九三、一七〇
十年	一、六八二、五二六	三五、八六六、八五六
十一年	一、七八〇、六一八	四一、九五六、一八七
十二年	一、六一四、三七一	五三、八一六、二〇一
十三年	一、二四一、八八一	四六、〇七六、三七二
十四年	一、八〇七、四五〇	六九、九六五、一七七
十五年	二、七四五、〇一七	九三、七五〇、五四〇
十六年	二、四一五、四八二	七九、八一二、六五三
十七年	一、九一六、一四〇	六七、九八一、四一七
十八年	二、五一四、七八六	九一、一二三、八五七
十九年	三、四五六、四九四	一三二、二六五、六六九
二十年	四、六五二、七二六	一七九、〇八二、二四六
二十一年	三、七一二、八五六	一二〇、四七七、四七五

我國之所以有如此大量的棉花進口，是不是因為我國沒有出產，或者出產不夠消費的需要呢？其實我國是世界上重要產棉國家。除了美國印度之外，沒有一國有我國那大量的棉花出產。我國棉花的出產量與消費量，相差亦不相遠。我國近年來供給棉花以及需求的數量，有如下表：

中國近年棉花生產及紗廠消費統計(單位擔)

年份	生產	消費
八年	一〇、二二〇、七七九	—
九年	九、〇二八、三九〇	—
十年	六、七五〇、四〇三	—
十一年	五、四二九、二二〇	四、六九一、〇〇〇
十二年	八、三一〇、三五五	六、〇三三、〇〇〇
十三年	七、一四四、六四二	五、八九一、〇〇〇
十四年	七、八〇八、八八二	六、〇三七、〇〇〇
十五年	七、五三四、三五一	六、五八一、〇〇〇
十六年	六、二四三、五八五	七、二〇〇、〇〇〇
十七年	六、七二二、一〇八	七、五六〇、〇〇〇
十八年	七、七四八、三六六	七、三三八、〇〇〇
十九年	八、八〇九、五六七	八、九三九、〇〇〇
二十年	六、三九九、七八〇	八、八六九、〇〇〇
二十一年	八、一〇五、六三七	八、八六六、〇〇〇

我國近年來之所以每年有大量的棉花進口，是有好幾層原故構合而致。第一層是因為近年來在有些年份出產量數不夠消費。民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年都有這種現

案：按照上面的表，我國棉花的生產量，近十數年來，都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紗廠的棉花消費量，却不斷地上漲。此外內地紡紗及製棉業用棉，每年也得用一百多萬擔左右。這種情形自然要增加棉花的入口了。

第二層原故是因爲國產棉花都不宜於紡細紗，紡細紗時非用外棉不可。

第三層是我國一部分棉花的種植，是由日本人用放欵方法去把持，去收買。即使產品優美，價目低廉，又得只由日人利用，我國紗廠不能採購。

第四層是外棉價目比較低廉。我國大量的棉花之由印度進口，是因爲印棉價格相宜的原故。

第五層是交通不便。常常由內地產棉區運輸到紗廠中心點如天津上海，反不如由印度美國輸入便利。

這五層原故恐怕在十數年內，也不會有大變動。因爲我國棉產，政局稍爲安定，便會增加，但是國內紗廠的消費將來有更急激的增長。產不够用的現象，恐怕還要存在。改良棉種，使產生合於紡細紗的棉花，亦非短時間所能辦到。至於禁止日人對於種棉的把持，減低棉花的成本，便利棉花運到消費區的輸送，也非在十數年內所能得到相當的成效。故此在將來十數年間，棉花的進口量數也不會減少，而會增加，除非政府提高棉花的進口稅率。

第三目　棉紡織品

棉紡織品，亦是我國進口中一種極重要物品。民國九年進口價值高到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多萬關兩。是年的進口總值不過七萬六千二百二十多萬關兩，所以那年棉織品占了進口總額差不多到了百分之三十五。其後各年進口價值，總在一萬五千萬關兩以上，到了近來，才見減少。棉織品歷年進口的價值以及趨勢有如下表：

中國棉紡織品之淨入口

年份	棉紡織品（海關兩）	指數（民國二年）
民國元年	一四四、一〇〇、〇〇〇	七九・〇
民國二年	一八二、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民國三年	一七八、二〇〇、〇〇〇	九七・七
民國四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二・二
民國五年	一三六、七〇〇、〇〇〇	七四・九
民國六年	一五八、九〇〇、〇〇〇	八七・一
民國七年	一五一、四〇〇、〇〇〇	八三・〇
民國八年	二〇九、八〇〇、〇〇〇	一一五・〇
民國九年	二四六、八〇〇、〇〇〇	一三五・三

民國十年	二〇八、七〇〇、〇〇〇	一一四·四
民國十一年	二一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九·八
民國十二年	一七三、五〇〇、〇〇〇	九五·一
民國十三年	一八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三·三
民國十四年	一九六、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七·五
民國十五年	二〇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二·六
民國十六年	一五四、六〇〇、〇〇〇	八四·七
民國十七年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四·二
民國十八年	一八八、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三·三
民國十九年	一四九、八〇〇、〇〇〇	八二·一
民國二十年	一二一、五〇〇、〇〇〇	六六·四
民國二十一年	八〇、九〇〇、〇〇〇	四五·〇
民國二十二年	四五、七〇〇、〇〇〇	二五·一

從這個表可以看見近二十年來棉織品的進口價值，除了幾年之外，不只不見加增，反見減少。在近幾年內，尤其是更甚。這種有減無加的狀況，如果從一切進口貨逐年增加的情形上看，更覺得顯著。

棉紗的進口量數，近年來減少的程度，比棉織品更有過之無不及，試看下表便可了然。

民國元年以來棉紗的輸出與輸入（單位擔）

	輸入	輸出
民國元年	二、二九八、四七九	
民國二年	二、六八五、三六三	
民國三年	二、七一一、七九一	三、八五五
民國四年	二、六八五、五二八	二〇、一五八
民國五年	二、四六六、九三二	一三、二八九
民國六年	二、〇七六、二九四	二七、六一五
民國七年	一、一三一、六三一	二七、七四五
民國八年	一、四〇五、四六一	六七、二〇三
民國九年	一、三二五、三七八	六九、六五四
民國十年	一、二七三、四三八	二五、八一七
民國十一年	一、二一九、四八〇	三八、七六〇
民國十二年	七七五、〇四五	八九、〇〇一
民國十三年	五七五、六七四	一四七、〇三一
民國十四年	六四七、一二三	六五、八五八
民國十五年	四四九、二八二	一九二、二三〇
民國十六年	二九五、三三八	三三九、六七二
民國十七年	二八四、九四五	三四九、八二二
民國十八年	二三四、一二六	三四四、七三六
民國十九年	一六二、四三〇	三二九、八六九

民國二十年	四七、九五一	六一八、二六六
民國二十一年	九五、六〇五	三四六、八二五
民國二十二年	二七、九九二	五四一、〇〇〇

棉紡織品入口量數這種年年減少的趨勢，將來是否繼續，是要看國內棉紡織業的情形。

我國棉紡織業，自從光緒十六年李鴻章提倡織布局於上海以來，以後在上海漢口無錫等處續有新紗廠設立。到光緒二十一年締結馬關條約，允許外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於是英美日德四國的商人相繼在上海設立大規模的棉紡織廠。從此到民國三年，華商洋商辦的棉紡織廠數目資本都逐年增加。民國三年以後，因爲歐戰的原故，外國尤其是英國的棉織品，價格騰貴，減少進口，於是國人經營的棉紡織廠，大有雨後春筍的景況。到民國十年，全國總錠數達到三百二十六萬六千枚。民國十七年以後，日本棉紡織商因爲要免納進口關稅，積極在中國增設棉紡織廠。到了民國二十年，施行國定進口稅則，提高棉織品的進口稅率，更加以按金單位徵收入口稅，而金價又比前飛漲，故此外國棉織品進口，賣價不得不高，給國內出品一個發展的機會，所以民國二十年以後，國內華商日商所有的紗線錠數，以及織布機台數，都有超前的增加。這種情形，一看下列的表便可明白。

中國歷年布機比較（單位台）

年份	華商	日商	全國總計	華廠對總計之百分比
八年	七、七四〇	一、四八六	一一、八七九	六五・二
十年	一〇、六四五	二、九八六	一六、二二四	六五・五
十一年	一二、四五九	三、九六九	一九、二二八	六四・八
十三年	一三、六八九	五、九二五	二三、四七七	五五・五
十四年	一三、三七一	七、二〇五	二二、九二四	五八・三
十六年	一三、四五九	一三、九八一	二九、七八八	四五・〇
十七年	一六、七八七	一〇、八九六	二九、五八二	五六・七
十九年	一五、九五五	一一、四六七	二九、三二二	五四・四
二十年	二〇、五九九	一九、三〇六	四二、五九六	四八・四
二十一年	二一、五五九	一八、二八九	四二、七三九	五〇・四
二十二年	一九、〇八一		三九、五六四	四八・二

中國歷年紗線錠比較（單位千錠）

年份	華商	日商	全國總計	華廠對總計之百分比
八年	八八九	三三三	一、四六八	六〇・六
九年	一、七七五	八一二	二、八四三	六二・五
十年	二、一二四	八四九	三、二三二	六五・七
十一年	二、二二一	一、〇七一	三、五五〇	六〇・三
十三年	二、一七六	一、二一八	三、五八一	六〇・八

十四年	二、〇四九	一、三三二	三、五七〇	五七・七
十六年	二、〇九九	一、三八三	三、六八五	五九・七
十七年	二、一八二	一、五一五	三、八五〇	五六・七
十八年	二、三八六	一、六五二	四、二〇一	五七・〇
十九年	二、四九九	一、八二一	四、四九八	五六・〇
二十年	二、七三〇	二、〇〇三	四、九〇四	五五・七
二十一年	二、九一〇	二、〇九六	五、一八九	五五・二
二十二年	二、七七三	——	五、〇二〇	五五・二

由此可見近年來棉紡織品進口量值的減低，是因爲國內棉紡織業的發達，生產數量的增加。國內棉紡織業既有此基礎，有此趨勢，將來大約仍能繼續發展。但是將來的重要發展，不是我國商人去經營，而却是由日本人。因爲日本並不是產棉花的國家，他所用的棉花是由印度美國以及中國運去。在中國設廠，對于用中國棉花那方面，不獨可省了運費，由中國運往日本的中國出口稅，日本入口稅，還可以免了中國對于棉紡織品的入口稅。即使用印度美國棉花，亦可以得着便宜，因爲中國的棉花入口稅，是比日本的棉花入口稅低，而製成的棉紡織品，亦可以免納中國的入口稅。大約日本人在中國經營的棉紡織業，若果我國政府不去設法取締——目前實無力取締——在將來大概會日益發達。如此就免不了棉紡織品的進口更會減少，而棉花的進口更見增加。

（未完）

離亂兒

陳昌裕

步出南部之南門，忽聞道旁起悲聲；
瞥見雙雙小兒女，向我乞憐意逡巡。
女者年約十二三，背負包裹衣破襟；
男者單衫攜敝筐，黃髮覆額纔冲齡；
知是川北離亂兒，惻然問其家中情：
家在恩陽河邊住，小小生意賣白布；
五月一旦風雲變，倉皇逃向儀隴去；
東乞飲食西乞衣，從此流落嘉陵路。
阿婆病死在荒郊，長兄從軍不知處；
父母姊弟相對泣，青天易上日難度。
禍不旋踵迫九月，人奔馬號心膽裂；
爭渡紛紛擠入水，呼妻喚子聲悲切；
更有大兵兒向人，傳示封舟防渡賊；
河東衆人望江號，一衣帶水生死別。
自此過江失恃怙，姊弟哭倒荒江浦；
不聞爺娘喚兒聲，荻港蕭蕭鳥啼苦；
相攜强起隨人行，一片關山月無主；
至今漂泊二十日，夜夜檐下怨風雨。
聞此言，我心摧，轉疑父母[illegible]之已高飛；
大亂逐日近眼前，己身流離能勿悲？
傾囊贈與數千錢，不知明日子安歸？
回首青山依舊是，旌旗遍野日月非！

論語（續）

絕聖

（一〇四）

子張問：

『怎樣叫聰明？』

——『說小話別聽。

揭瘡疤別疼，

叫作聰明！

說小話別聽，

揭瘡疤別疼，

是過分的聰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一〇五）

子貢問政治。

孔子答：『糧食，

老總，

還有信義。』

——『因為沒辦法，

三樣去一樣，

去那樣？』

『去老總！』

——『兩樣去一樣，

去那樣？』

——『干脆餓肚皮——！

從來沒個人不死，

沒有信義使不的！』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一〇六）

『你要不能像祝鮀那麼舐眼子；

又沒有宋朝那樣兒的好臉子。

這年頭兒你就撈不到一隻飯碗子！』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一〇七）

棘子成說：『君子要質朴，

何必文縐縐？』

子貢說：『說話要小心！

四匹好馬追不上一根爛舌頭。』

『文就是質，質就是文，
　文質不可分。
『老虎狗子是一樣的光皮板，
　專講皮板不講毛，
　豈不是狗子老虎一樣了！』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一〇八）

『處理訟事，
我同別人是一樣的。
最好是不要有訟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一〇九）

季康子向孔子問政治，
孔子答：『政就是正，
　你走的正，
　誰敢走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一一〇）

季康子問孔子：
『怎樣捉小偷？』
孔子答：『你要不偷人，
　天下沒扒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一一一）

季康子同孔子談政治：
『殺壞的，留好的，不成嗎？』
孔子答：『如果講政治，
　那兒用到殺？
　你好，自然百姓就好啦！
　大人物是暴風，小百姓是草芽，
　風在天上颳，草兒地下爬！』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一一二）

子張問：『博士們怎樣才是個通品？』
孔子：『你所謂的通品是什麼意思呀？』
——『無論在一國，或是在一家，
　高山點燈明頭大！』
——『你說的是紅不紅，
　不是通不通：
　對人看的淸，
　自己走的正，
　不出風頭不傷風，
　這才叫作通！
『說起來禮義廉恥，
做起來出賣祖宗。
你越捧，他越假正經。
像煞有介事，
這個叫作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一一三）

子貢問交朋友。

孔子答：『往好道上領，
用誠意勸，
不聽就算，
別惹他討厭。』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一一四）

子路問政治，

孔子答：『走在頭裏，
賣點力氣。』

——『再多些哪！』

——『不要大頭小尾巴！』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一一五）

子路：『衛國的會長等您露一手哪！
您的打泡戲唱齣麼啦？』

孔子：『正名分！』

——『真有你的，你算迂闊透啦！』

——『你這傢伙真野蠻！
不知道的別胡矇！
名分不正，說話誰聽？
話沒人聽，事辦不成；
事辦不成，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賞罰不明，
賞罰不明，
豈不苦了老百姓！
『大人物有理準能說，
能說準能作，
不能瞎胡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一一六）

樊遲要學種地。

孔子答：『我不如莊戶老頭子！』

——『那麼我學種園子。』

——『你請教年老的園丁去！』

樊遲沒法子，
只好走出去。
孔子在嘆氣：
『真是個鄉下老，樊遲！』
上頭有好禮貌，

老百姓敢不恭敬你？
上頭辦正事，
老百姓敢不服從你？
上頭有信用，
老百姓敢來欺騙你？
於是乎四面八方的老百姓，
領老婆，抱孩子，來找你。
管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天上就會下筵席，
那兒用種地？」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一一七）

「自己作的正，
不用下命令；
自己作不正，
命令也沒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一一八）

衛國的公子荆，
頗講究住房子，
剛剛建築了一些：
「馬馬虎虎的！」
又建築了一些：
「還可以！」
大建築而特建築：
「算不起怎樣漂亮哩！」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一一九）

孔子去衛國。
冉有趕着車。
孔子：「人口過剩！」
冉有：「怎麼好？」
——「別鬧窮！」
——「不窮又怎的？」
——「辦教育！」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一二〇）

「如有人用我，
一年差不多，
三年成功啦！」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一二一）

「好人當政一百年，
或者可以廢除死刑。
這話許不錯。」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一二二）

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興邦？』
孔子答：『對於說話不能有這大希望，
作皇帝難，作臣也不易，
——人們這樣講。
如果知道作皇帝難，
差不多算一句話興了邦。』
——『一句話就可以亡了國？』
——『這話說的也過火。
我不是喜歡作皇帝；
但願都來服從我。
——人們這樣說。
好事服從你也罷；
如果是壞事，
豈不是一句話就可亡了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二三）

子夏作莒父縣知事，
領教孔子怎樣辦政治。
孔子告把他：
『不要跑的快，
不貪小便宜。
快跑跑不到，
貪小宜便誤大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一二四）

葉公告孔子：
『敝處有個人兒頂正直。
他爸爸偷了人家的羊，
兒子證明是爹偷的。』
孔子說：『敝處的正直人兒不這樣！
爸爸替兒子撒謊，
兒子替爸爸撒謊。
正直在謊話肚裏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一二五）

子貢問：『作個學者應該怎樣着？』
孔子答：『懂的害臊，
會辦外交。』
——『第二流的學者怎樣呢？』
——『給爸爸作個好兒子，
不同弟兄們鬧吵子。』
——『第三流的學者怎樣着？』
——『說的出，
作的到，

小腸鷄肚的鄉下老，
這就是第三流的學者了。』

——『現代這羣大人物呢？』

——『唉唉！這羣飯筩！
破鞋，提不的。』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一二六）

『如果不能三條大道走中間，
那麽，作個過激派，
或是作個自了漢。
過激派還打算向前走，
自了漢還不太愛洋錢。』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一二七）

子貢：『鄉裏的人都愛他，成麽？』
孔子：『不見得成吧！』
——『鄉裏的人都恨他，成麽？』
——『不見得成吧！
不如鄉裏的壞人恨他，
鄉裏的好人愛他！』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二八）

『趕着沒受教育的百姓上戰場，
等於送他們上屠場。』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一二九）

原憲問什麽是不要臉。
孔子答：『好年頭兒搶飯碗，
這年頭兒還是搶飯碗。』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一三〇）

『學者們只是想要住洋樓
還算得起什麽學者！』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一三一）

『在有道的國家裏，有危險的行爲，
也可以有危險的言語；
在無道的國家裏，可以有危險的行爲，不可有危險的言語。』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原稿至此斷止）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一月四日起
至二十四年一月十日止

（記者）

本週國內外大事，時値新年之後，萬象更新，國外則有法義之中歐協定，美國之增加預算案，殊爲世界所注目。國內則朱毛竄黔已越過烏江，行將侵入川境矣，湘西之蕭賀，集中大庸，共匪若入川境，川東南吃緊，可以預料，此後剿匪軍事如何，且拭目以觀之，京粵方面，自王寵惠回國以來，奔走接洽，已有相當進步，胡漢民將派專員北來，傳達意見，孫科則藉新年到平旅行機會，與北方軍政界，聯絡感情，七日回京，八日過泰安會下車訪馮玉祥會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九日赴滬與王寵惠會商孫氏此行雖自稱係新年休假旅行，然與各方要人會談，於團結對外，不無關係也，至舉足輕重之蔣委員長仍在奉化故里休息，身負華北軍政責任之何應欽，已由奉化回京，九日赴井弔閻父之喪，一週內當返平，玆分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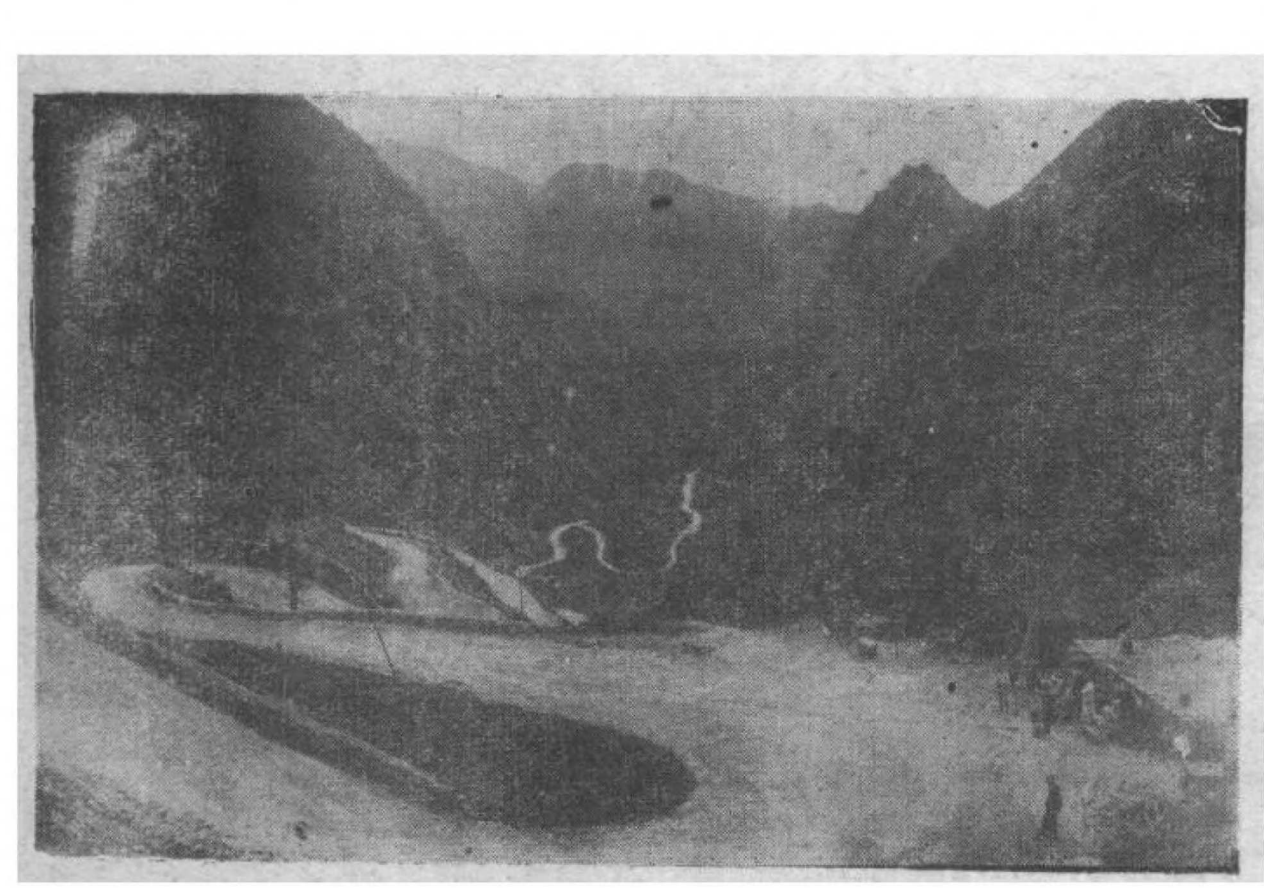


國內

朱毛已過烏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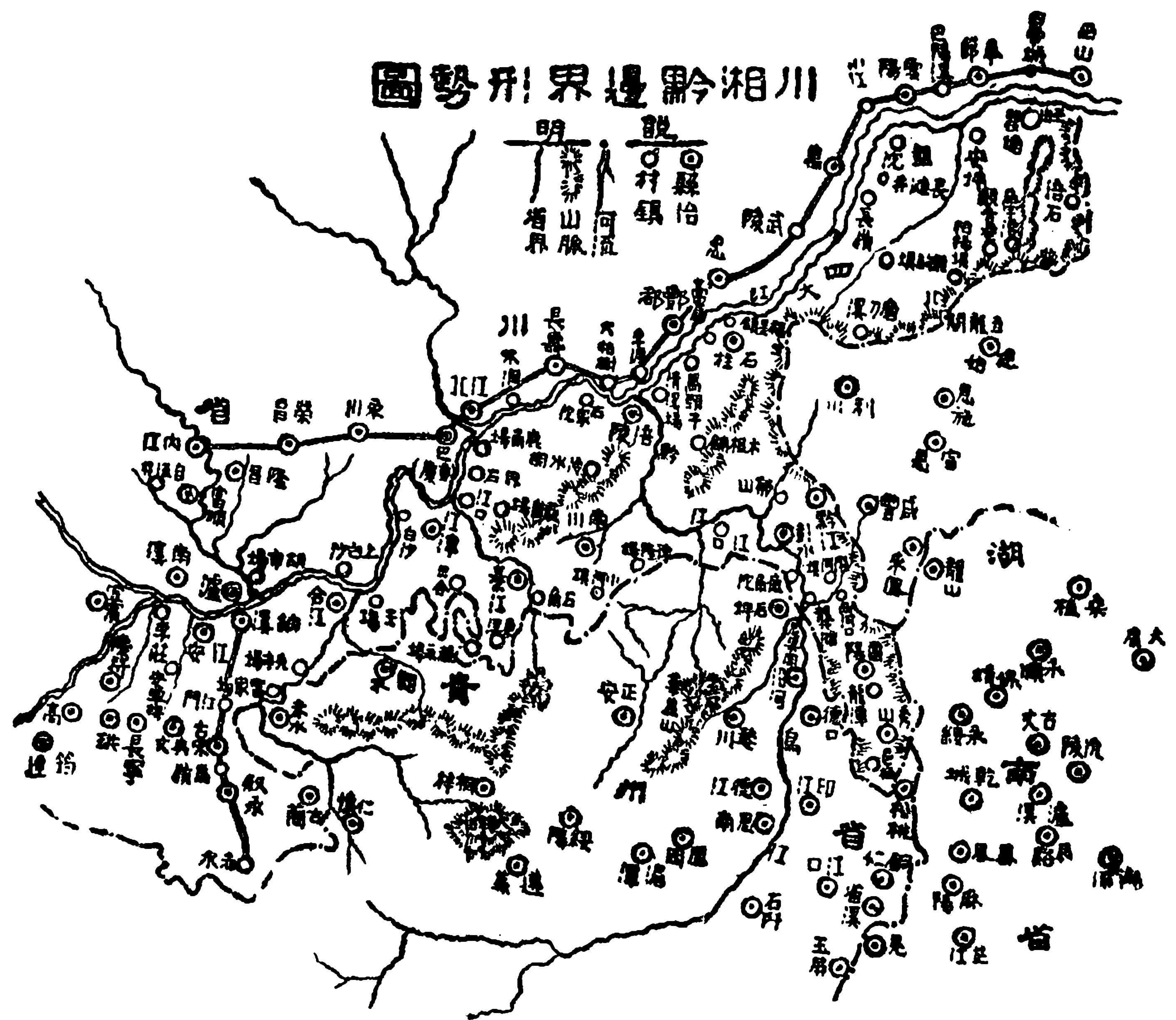
朱毛主力搶渡烏江

竄黔朱毛殘匪，據貴陽長沙電訊，於上週中連陷黔東施秉黃平後，因石阡餘慶以北，河闊，水深難渡，復經追剿軍會同黔軍截擊，紛向甕安方面西竄，僞一軍團在施秉附近被追剿軍吳奇偉部圍剿，亦向甕安潰竄，另一部則在餘慶牛場一帶，第一軍團李韞珩陳光中兩師，已由三穗向甕安方面進剿，第二軍團吳奇偉部由鎭遠向施秉黃平線進剿，周渾元由三穗經施洞口向黃平線進攻，五六兩日匪經湘黔軍猛擊，向餘慶石阡北竄不得逞，乃轉向甕安遵義湄潭一帶，黔主席王家烈已於六日由前線馬場坪



貴州遵義婁山關之形勢

回貴陽，與吳奇偉猶國材何知重等會商剿匪計畫，七日朱毛已搶渡烏江進佔黔北要鎮之遵義，主力散在烏江右岸之石阡甕安與開陽地方，黔軍侯之担部集婁山關祖師關防堵，中央軍第六路總指揮薛岳偕第四軍副軍長陳芝馨參謀長柳善八日上午十時由馬場坪抵省，據薛云，俟中央軍到齊後，即出發前方追剿，川省方面，因朱毛已越過遵義，欲進擾川南腹地，重慶大震，申匯每千元須五百元之匯水，各銀行號因而停止匯兌，川人之恐慌，可想而知，中央軍即入川開夔萬，二十一軍集川江南岸，劉湘令川南各縣各民團一律集中訓練，楊森由順慶防次七日抵渝，李家鈺由遂寧六日到渝，與劉湘會商剿匪軍事。據十日重慶電，薛岳部抵貴陽後，黔軍士氣大振，川軍廖穆兩旅陸續開往黔邊，郭勛祺旅開入綦江南川防守，第五師長陳鳴謙已由涪陵出發前方，又據上海廣州十日電稱，朱毛自渡烏江後進佔遵義，官軍大部在烏江以南息烽以北，朱毛似有竄向仁懷鰼水之趨勢，援黔桂軍十九師二十四師四十四師已進至都勻八寨馬場坪，粵方已派第十師先行援黔，第六師繼之，由第二軍副軍長張達指揮，至中央派入川之參謀團賀國光等一行已於九日由宜入川十二日可抵渝，此後剿匪軍事側重川省，且看川軍與各路援軍之佈置如何也。



湘西賀匪竄至大庸

湘西方面，自賀龍殘匪偽第四師陷慈利後，經第六路司令李覺令陶柏旅及朱樹勳部於上年十二月三十日晚收復，匪向大庸方面竄走，第六路各部推進黃流九溪滾家河之線，第七路各部移住熱水磯羊毛灘之線，向大庸城進剿，陶廣章亮甚兩師，由沅陵推進永順古丈之線，第七路司令郭汝棟部由漆家河西進，會同各路軍大舉圍剿，陳渠珍主力集中古丈保靖永綏間抄襲，李覺於七日由常德進駐桃源，督部向大庸進剿，連日激戰甚烈，省委曹伯聞彭施滌，六日晨九時由長沙乘汽車出發沅陵，(即辰州)九日何鍵派何浩若張慕先赴京請示剿匪機宜，何等十日到京，何鍵定十二日赴常德督剿。

皖南殘匪竄出長江

竄擾皖南殘匪發現於石埭太平間之西南方面美溪口美村一帶，迭經國軍追剿，潛匿於青陽貴池涇縣旌德各區，五日傳有小股殘匪將偷渡長江，海軍部聞訊，遣派江貞撫寧義勝等艦由上下游往安慶彭澤間一帶巡剿，方羅兩匪殘部，一部由烏坑考溪竄入涇縣寧國交界之丁灣溪上坦，一部竄至黟縣古築蓑村碧山，據此皖南匪勢，仍不時出沒於石埭青陽之間，雖不如朱毛主力之猖獗隱憂正未已也。

閩西匪勢告一段落

閩西寧化安遠殘匪，

據六日福州電，經五十二師痛剿潰逃廣昌石城，盧興榮召集團隊實行清查，又豫保安二團前開閩協剿赤匪，頗著勞績，奉令復員返豫，第十區綏靖司令官衛立煌辭職，蔣電第十師長李默庵代，閩綏靖主任蔣鼎文，七日由廈抵漳州，召集全省綏靖會議，十日在漳州舉行。

粵省軍事會議開幕

陳濟棠召集軍事會議，七日在總部開會，議決二十三欵，其重要者，為㈠統一軍團編製，㈡校官人員訓練，定四十日為一期，每團須派二人訓練，㈢改善軍人環境，務使合於革命化，體育化，民衆化，㈣整理無線電站系統，㈤改善各軍衛生系統及藥物購置，八日下午二時開二次會，陳濟棠主席，討論今後各部防地分配，防務佈置等問題，大致決定。九日繼續開會。粵擬擴編四五兩軍，四軍長內定繆培南，五軍長黃任寰，又陳濟棠七日在西南聯合紀念週，報告最近粵綏靖剿匪概況，並謂本軍自中央電允粵桂出兵追剿後，決以二軍四五六師，組織追剿部隊，由張達率領，經桂援黔，歸李宗仁指揮，繼續追剿。

團結運動更進一步

自王寵惠去年夏間回國後，奔走於中央與粵方之間，兩方關係更顯接近，上年十二月王寵惠赴港與胡漢民晤談結果，愈有進步，孫科於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曾在中央紀念週報告團結運動經過，且傳胡將北來，本年初王寵惠由杭晤蔣回滬，據五日滬電，王對報界談話，謂業將會晤蔣委員長經過致電胡展堂，今尚未接得復電，關於合作一層，本已無多問題，現與各方所商者端在辦法如何耳，又據五日廣州電，西南政務會某要人語路透社記者，謂京粵商談，在最近之將來，仍繼續舉行，同時由京回粵之區芳浦等，亦曾將謁汪蔣經過報告陳濟棠，過港時且往訪胡漢民，據此京粵兩方意見愈益接近，至奔走此事最力之孫科氏，前藉新年旅行機會，先來北平與北方軍政界要人亦有商談，七日孫由平南返，過濟與韓復榘晤見，八日晨過泰安，且下車赴泰山五賢祠訪久已無人過問之馮玉祥，並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孫當午即南下，九日晨抵京，晚車即與孔祥熙楊永泰赴滬，十日晨到滬，即往訪王寵惠，孫對人談，李曉生到滬訪王後，九日已南返，王俟李到港報告後再定行止，汪精衛十日夜赴滬，十一日晨到後，當與王孫孔等會晤，對於團結運動當有具體辦法也，記述至此，傳胡漢民氏所派代表，劉廬隱已來滬，與王寵惠接洽，據上述各情觀察，京粵團結運動當不致使人失望歟。

東北通郵已開始

醞釀多日之東北通郵一幕，自上年十二月三十日揭開後，承辦此事之黃子固早已來津，又負責與日方談判之余翔麟，亦於同日由京來津，與河北郵政管理局接洽郵件轉遞手續，茲將各情錄如次：

黃子固承辦之呈文

黃子固呈郵政總局承辦匯通轉遞局呈文云：為呈請事，竊東北四省，土地富庶，關內同胞出關貿易及經商者，年數十萬，其匯回關內之欵，每年達千餘萬之巨，向均由郵局匯寄，寄出關外之貨物，經由郵局包裹寄遞者，亦復數量甚多，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我政府以國家大計所繫，毅然封鎖東北郵政，三年於茲，國際視聽為之轉移，惟念關外同胞，委身絕域，郵遞阻隔，包裹斷塞，匯兌停頓，其於國家經濟之平衡，貨物金融消息之流通，影響非淺，而居住關外人士及其關內親戚故舊之傷痛，尤可想像，子固曾服務郵政二十年，身雖退休，心存家國，常懷宏願，欲於我政府大計及民衆利益之間，勉為兩全之策，在山海關及古北口兩處，以商人資格自行組織匯通轉遞局，對於進出信件包裹及往來匯欵，代為承轉，酌取佣金，以資開支，一切事務，應由子固辦理者，子固當負責照辦，並願備保證書，訂立合同，以昭信守，謹呈郵政總局，黃子固謹呈，聞郵政總局據黃子固呈請後，業已令飭河北管理局接洽商訂承辦合同云。

榆關設匯通轉遞局

黃子固與河北省郵政管理局接洽後，即行籌備一切，山海關匯通轉遞局，業於九日成立古北口分局，亦已成立，黃子固任經理，古北口分局由何文彬主持，該局一切開支，係取匯兌佣金，所有人員，由黃子固雇用，蓋該局性質，純屬商營也，又據余翔麟八日發表談話云：東北通郵問題，本人等奉令辦理，折衝數月，始告解決，今已決定十日先恢復函件轉

遞，承辦轉遞事務之滙通轉遞局，設於山海關，另於古北口設分局，經理黃子固即日前往籌備，該局係商營性質，辦理郵務上事務，與河北郵務管理局接洽，其經費來源，各方並無補助，僅於關內外匯兌間抽取百分之一佣錢，以作開支，凡由東北寄來之信件，如不貼特製之郵票者，一律由滙通轉遞局負責賠償，此事或易失於雜亂，易被人搗亂，但事關道義，對方當不致不顧規約也。有人詢以東北通郵後，寄來信件是否施以檢查，余稱此事照例應由中央或地方當局負責，郵局未便過問，同時談商通郵問題時對此亦未提及云。榆古兩局既已成立，郵局已通告自十日起先收寄平信，至掛號快遞等郵件及包裹滙兌擬自二月一日起始辦理，一切信件郵資，均照原定郵章辦理，自九一八以後東北郵遞斷絕，關內外通信，同感困難，即與歐洲通信，亦甚不便，蓋以前係取道西比利亞，九一八後，經由海道寄遞，現與東北既實行通郵，寄往歐洲各國之信件，可由西比利亞轉遞矣，茲錄河北郵政管理局通告如下：河北郵政管理局通告，「查寄往歐洲各國取道西比利亞轉遞之郵件，曾經奉令停止在案，茲查是項取道西比利亞轉寄歐洲各國之郵件，自本年一月十日（星期四）起，恢復照常收寄，所有信函或刷印物，均須註明「取道西比利亞轉寄」字樣，並照資費表納足郵資（資費與前無異），即可照常寄遞，茲將天津郵政管理局封發此項郵件時刻列後，合亟通告週知，此告。平常郵件，每日下午八點三十分封發，掛號郵件，每日下午八點封發。





日本對華外交

由水鳥到啄木鳥

日本對華外交政策，仍係外務省與關東軍雙方進行，日外相廣田自召南京總領事須磨歸國後，同時並召亞細亞局長與有吉商討對華新方案，據傳廣田認為「水鳥外交」，已失其效用，而重新決定採取所謂「啄木鳥主義」之新方策。現已決定原則兩項：即一，以中國政府之實際負責者為交涉對象，進行折衝。二，停止「小代表」之間接交涉，由駐華公使直接出面，確徵中國政府對日本眞意。須磨與外務當局協商後，再與軍部交換意見。須磨原定本月十五日由東京返任，現以對華問題已於三日由東京向滬出發。

廣田所謂革新外交

又據東京四日電通社電，廣田擬在目前國際情勢之下，於本年特別致力於對華外交之革新，而講求其措置辦法，按在對華關係上，去歲日政府業將無線電聯絡辦法，南京，漢口兩案賠款之支付，及借款之整理，並通車通郵等各種重要問題解決，故廣田在本年內採取更進一步的革新措置計，特命駐南京日總領事須磨，報告該方面各種情勢，一面並使亞細亞局長桑島在一月假期中，起草關於對華政策之重要方案，以便召開該省首腦部會議，加以討論，聞廣田之對華新方針雖尚嚴守秘密，但其對於採取根本的措置之注意則極堅固，故本年度之中日關係頗足令人注意。

據此以觀，今後日本對華外交方針，外務省方面欲以外交官任交涉之衝，不願由關東軍人員出面也，但關東軍於四日開幕僚會議於大連，

關東軍之幕僚會議

特討論對華問題，其目的似又以對華外交自任，據大連四日電，本日關東軍舉行幕僚會議，要求中國充分履行塘沽協定，坂垣定五日赴長春，向關東軍長官南氏報告會議結果，預料南氏對會議通過之政策將立予施行，本晚坂垣之隨員對新聞記者發表非正式談話，稱會議中曾討論通車，通郵及關稅等問題，俾一切能圓滑進行，又大連五日日本電通社電，昨在當地舉行之關東軍幕僚會議於下午六時半前就次述華北諸問題之解決促進辦法，大體協議完畢後，即於當晚至今晨間由各關係者分別報告中國各地情勢，並就確立對華政策事，交換意見，茲錄其所討論之各問題於下，㈠電報電話問題，㈡貨物列車聯運問題，㈢「日滿國境稅關」設置問題，㈣滿洲航空路聯絡問題等，又電，關東軍參謀副長坂垣於出席幕僚會議後，談話如下，此次乘調赴關東軍方面供職而來大連，向當地官民話別之機，特行集合駐華武官與關東軍關係者，俾互相報告各員駐在地狀況，並協議促進對

華問題方法。

法義協定簽字

法義兩國間外交談判，醞釀已久，自拉佛爾繼任外長後，仍繼續積極進行，一切問題，業已商妥，法外長拉佛爾遂於三日晚由巴黎起程前赴羅馬，四日晚七時到達，義首相墨索里尼親到車站歡迎，五日在威尼斯宮第一次與墨索里尼重要會談，草定公文三種，六日仍繼續討論，七日議定簽字，八日公佈，當此四日之中，國際視線均集中羅馬，自協定簽字傳佈後，國際空氣爲之一新，此誠爲一九三五年新春之初，國際間之第一大事件，亦可謂爲大戰以來歐洲一般和平工作最偉大之成功，其關係之深切可以想見矣，茲將羅馬電訊傳來經過摘要記述如次，以供參考。

法外長到羅馬盛況

羅馬四日哈瓦斯電，法外長拉佛爾來訪義國，已於本日午後行抵此間，前往迎候者甚衆，墨索里尼率同外次蘇維治，外部秘書阿洛錫，及其他高級官員，親至車站迎迓，拉氏下車後，即與墨索里尼握手，互道寒暄，嗣乃相偕出車站，車站外羣衆高呼法蘭西萬歲，拉佛爾墨索里尼萬歲，拉氏當乘汽車赴其旅舍，與法國駐義大使尙伯蘭會晤，其時羣衆仍麕集旅舍陽臺下不散，繼而拉佛爾出旅舍赴華爾納斯別墅法國大使館晚餐，至拉佛爾與墨索里尼之談話，則將於明晨在威尼斯宮開始云。

威尼斯宮首次會談

羅馬五日路透電，法外長拉佛爾今晨與義相墨索里尼會談於威尼斯宮，抵宮時曾受法西斯式之敬禮，及入會議室，義相伸手以歡迎之，談話畢，拉佛爾入覲義王，午餐時始出宮，拉氏所經之一路，均有軍警列隊爲衛，據當軸發表公報稱，今晨法外長與義首相之談話歷兩小時之久，駐羅馬法國大使及義國副外相皆曾列席，又稱，同時法外交部之一等秘書與非洲事務副司令長，皆赴支祁宮討論現有問題云，法外長今日赴威尼斯宮參與墨索里尼之宴會時，曾即席演說，謂和平今仍處於危險中，惟吾人已具偉大之希望，而不應灰心，法國自當關心其本國之安全，而亦知如何參加融和各國意見之事務，義相墨索里尼則嘗於義大利新時代歷史著有最光明之一頁矣，古羅馬之毀壞，足以警告人類不得任令人道退入黑暗時代，此爲許多國家所明白者云。義相墨索里尼繼起宣稱，義法兩國今不特協力經營雙方之協約，且將發揚光大兩國受諸同源之主義，義法兩國非謀否認中歐各國往此之友誼，而實圖調和各國之利益與需要，同趨於和平之一途，末稱今並無排拒任何國之問題云，當聚宴時，法外長曾以大十字榮譽章贈與義相，義相亦以聖茅里圖斯與拉蘇魯斯大十字章贈與法外長，法外長並於今日午後六時半參與法大使署之歡迎會云。

法義協定簽字經過

據羅馬七日路透電，墨索里尼與拉佛爾於六日午後會談三時，夜續作討論，對於各問題均已完全同意，兩政治家昨夜均蒞法大使署赴法大使之宴會，宴畢退入私室討論，至迫近午夜始已，拉佛爾離署返其旅館時狀倦，而語站候之新聞家曰，吾人明日可簽字矣，今有四種文件，將由墨索里尼代表義國，拉佛爾代表法國簽字，㈠記錄法義兩國對於一般政策主要問題意見相同之聲明書，㈡會同邀請舊日奧匈帝國之鄰國與承繼國締結關於彼等疆界及不干涉公約之議文，㈢法義兩國間之協商公約，規定兩國承認奧國獨立，受危害時互商，以事對付，並將邀請德·匈·捷克·猶哥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加入該約，㈣處置法義北非殖民問題之公約，茲料第一文件即將公布，餘將稍遲，或與調和法義兩國關於外交政策某種特別問題之議定書同時發表云。



義首相墨索里尼

羅馬八日路透電，義相墨索里尼與法外長拉佛爾昨晚簽定關於奧國獨

立及義國所得北非讓與權之公約，此爲大戰以來歐洲一般和平工作最偉大之成功，簽字地點爲威尼斯宮，計簽字主要協定三種，外加議定書，一爲關於殖民事務之協定，一爲關於多瑙流域並保障奧國獨立之公約，一爲關於爲歐洲和平起見實行協商政策者，此外尚有數文件，志在造成歐洲各國間之和平空氣，據現象觀之，政治協定或將由法蘭西銀行輔助義大利銀行一舉完成之，拉佛爾於簽定公約後，即向銀界宣稱，「兩國均未犧牲利益，吾人決計討論一切，以期無遺，俾公約可成爲現實的，吾人之政策乃依道德平等之基礎以參加，其唯一目的係在以和平組織之事業的可能機會，供獻於各國政府，余堅信吾人之籲求必獲響應」云，拉氏致詞畢，墨索里尼起稱，「吾人不可以爲一切已告成功，吾人仍須培植兩國間之友誼，此爲共同光榮之文明與近今重大之試驗所形成者」，墨氏繼乃譽揚拉氏，謂兩人曾受相同之政治經驗，故彼此相諒，末曰，「判決成敗之年今已以歡然簽定條約開始矣」，拉佛爾今晨由羅馬起程返巴黎時，墨索里尼．蘇維治，國聯薩爾委員會主席阿洛錫，及其他重要義人皆親來送行，沿途觀者如堵，歡聲雷動，兵士排列途中，嚴加保護，火車站斷絕交通，軍樂隊在月台外奏樂，法外長與義外相臨別情形至爲友好，法義間之友誼於此可見，法義雙方對於協定中載有軍備條文之說，不置一詞，但聞此條文言及德國，據巴黎消息，條文實及德國於重置軍備後在某種戒備性質之條件下不復回國聯事云。



法外長拉佛爾之速寫

法義協定內容要點

羅馬八日哈瓦斯電，昨日在羅馬簽訂之協定，其內容要點業經公報發表，計共分爲四部分如下，㈠解決兩國在非洲利益之條約，法國允以義屬里比亞以南十一萬四千萬公里之土地讓與里比亞，並以法屬蘇馬利蘭所轄巴布爾曼得海峽對面之海岸線讓與義屬伊里德里亞，關於取消法屬突尼斯境內義國僑民特權事，規定從一九四五年以後，在突尼斯境內誕生者，得自行選定其國籍，突尼斯境內之義國學校自一九五五年起，將由法國管理之，㈡法國與義大利共同建議，凡奧國各鄰邦及奧國應相互訂結不干涉及不侵略之協定，法國．波蘭．羅馬尼亞亦得加入該協定，俾遇奧國土地完整遭遇威脅時，各國得與奧國舉行磋商，此種磋商辦法，以後得擴充至其他各國，以期獲得其協助，㈢兩國政府承認發展其母國與其非洲殖民地之經濟關係，最爲相宜，特相約採取必要之準備，以求其實現，因此規定義大利得參加自法屬吉蒲堤至亞比西尼亞京城亞的斯亞比巴之鐵道經營權，㈣關於軍備權平等之問題，法義兩國政府共同承認，無論何國不得以單方面之行動變更關於軍備之義務，關於此一問題，遇有必要時，兩國政府得相互磋商，並相互檢核之，此外公報又稱，墨索里尼與拉佛爾另行簽字於一般問題之宣言，該宣言聲明將法義兩國間懸案解決一事，予以備案，並申明兩國政府志願發揚兩國間傳統的友誼，並以相互信任之精神爲建設事業而合作，最後規定凡一切問題凡爲環境所必要，則應由兩國政府進行相互磋商云。

各國對協定之輿論

羅馬八日哈瓦斯電，羅馬協定簽字後義大利各報社論一致表示稱心滿意，扼要言之，其認爲滿意之點有三，㈠法義在各方面原屬極相關切，今兩國間關於殖民地之糾紛既經掃除，則兩國間自必回復其正確之關係，㈡法義合作爲歐洲廣大新政策之樞紐，此種新政策以後自必推行至於各方面，㈢此次法義談判時對於德國問題曾付以忠實之探討，今後德國能否參加此項和平事業，惟德是視云。至德國方面法義協定關係德國甚深，而柏林各報評論此事頗冷淡，據柏林路透訊，官場對於法義兩國所商定之公約，不輕發言論，惟政府發言人對不干涉奧國獨立一節，曾謂今已有許

多國切實聲明，決設法保障奧國之獨立，此種公約似反可減弱而不能增固各國宣言之重要，且足引起英國置身公約以外之印象，該發言人關於不干涉之共同公約之建議，又稱柏林以爲此種涉及奧國之公文，就德國而論，殊覺發之太遲矣，蓋德國固嘗竭力避免干涉奧國一類之任何事件也云。倫敦三日電，英報對於佛爾訪義，論調中含有希望之意，兩國外交當局解決各懸案之條款，頃間尙未披露，，關於歐洲各國間之「不干涉協定」內容亦不詳，但一般對二十年來首次有法外長赴義一舉，均認爲對成功有把握之表示，又對法義妥協及與鄰國進行談判，以掃除疑忌之舉，認爲新年中之佳兆云。

日廢約後海軍問題

日本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美國政府通告廢棄華府海約後，海軍問題走入另一階段，茲將本週內關於海軍各情分述如次：

預備談判難望續開

據東京四日電通社電，軍縮預備會商，雖已在遇有適當機會時，即由東請國之英方決定續開日期下休會，但依刻下情勢言，似難望續行開會，此蓋以美方既認爲英美日三國已獲依此次會商，而披瀝其見解，故無庸繼續會議，而可俟至舉行正式會議時，再行討論，英國政府亦堅主當根據西門試案，而以各國造艦計畫之自主的片面的宣言方式，爲討論之基礎，是以今後之會商，勢須以提示具體的數字爲前提，但日方則仍持其均平權要求，而不顧於未獲容納時，即作具體的數字之討論，故預備會商難望續開，日廣田外相爲聽取關於此次會商之報告，並接洽今後應採方針起見，擬命駐英松平大使暫行歸國，又預備會商縱獲續行，亦當在四月左右，至正式會議舉行時期，因在五月上旬起之一個月間，英將召開大英帝國會議關係，至早亦勢將定在七月以後，惟松平歸國後，將仍於預備會商續行前回任。

正式會期約在六月

據東京六日日本新聯電，日本政府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美國政府通告廢棄華府條約，因此由該項廢棄通告日起，在一年以內必須召集縮約國之英·美·日·法·義五國開會，故其開會日期，須依照去年倫敦預備會商及今後之推移如何而決定，惟依現下之情況觀之，㈠假定英美日三國之海軍保有量共同最大限度，該項限度較英國現有勢力，尙爲最低之水準線，㈡日本對英美勢力，應有實質的均等，以上二點，至終未能妥協，已極明瞭，因而日本代表山本，當於本月十日前後由倫敦出發歸國，然此次預備交涉並未完全失敗，日本仍令松平留倫敦，與英方聯絡，惟今後英國方策如無特別轉變，則預備會商之再開，亦無可能之餘地，而有即行召開正式海軍會議之情勢，正式會議之開會日期，美國仍主張在四月，英方則主張在六月，因五月六日爲英皇即位二十週年紀念日，故其開會日期結局必在六月。

法國答復美國照會

據華盛頓四日哈瓦斯電，法國駐美大使特拉爾耶於今晚以照會致送美政府，說明法政府對於海軍問題之意見，該照會表示法國希望除英美日法義五國以外，其他各海軍國亦參加簽訂一種新約，以代替華盛頓海軍條約，照會又稱，當法政府向國會請求允准批准華盛頓海軍條約之時，國會曾表示此約一至一九三六年期滿之後，即不應再行延長，而法政府於批准該約之時，亦曾通知美國，謂該約所定之五五三比率，與各國所處地位，殊不相合，只能適用於裝甲艦及航空母艦，而不能推行於他國軍艦，照會最後一段謂，華府海約簽字國以外之各國海軍，亦須顧及，因未簽字之國，於簽訂華盛頓海軍條約時，其海軍尙不足道，今則情形適不相同矣云。倫敦七日哈瓦斯電，英國官方微實接得法政府關於海軍問題之照會，謂此項照會如應答覆，則當由美政府答覆之，此外英國方面以爲在目前重提海軍問題，殊屬無益，因此在數星期內，英國對日本亦不致有所答覆，惟日本海軍首席專門委員山本則現仍在倫敦。

台維斯談海軍協定

華盛頓八日路透電，出席倫敦海軍談話之美代表台維斯今日由歐返此後，台氏與國務卿赫爾晤談後聲稱，海權國未有欲作海軍競爭者，數月內頗有繼續努力俾成立協定之可能云，聞台氏向羅斯福總統與赫爾表示意見，以爲英美日現有在一年內成立海軍限制協定之良好機會，渠確信參照倫敦談話時英國所提議之辦法，可獲解決，又聞台氏對於日內瓦一般裁

軍協定不久成立之可能性亦抱樂觀云，惟日本海軍方面，對台維斯之談話，發表意見，據東京十日電通社電，關於倫敦軍縮預備會商美代表台斯維氏向美總統所提出之報告，日海軍方面持如次之意向，㈠依台維斯氏迄今之行動，殊難判明其作此種言論之眞意何在，例如其作英美若果合力以當日本，則日方將如華府及倫敦會議當時情形，從事讓步之預測當僅屬顧慮對內情形而行之言，㈡若果台維斯之言，不放棄維持現狀主義，而僅行導入變更比率觀念之軍縮協定，則與日本根本方針完全相背馳者，斷難予以承認，且其預料日方將行如在華府與倫敦會議中之讓步，亦未免過於輕視日本，㈢台維斯氏現似有以英國試案爲中心，而圖成立新協定之見解，但此縱屬英美一致贊成之方案，日亦將仍如其所言明，而持非俟至各國容納其實質的均平要求，決不應允作具體的討論之態度，又日本山本代表將於一月下旬，由倫敦經由美國返國。

薩爾投票期近

薩爾一區爲法德兩國間之焦點，自一七九二年爲法國屬地，至普法戰後，一八一六年即屬德國統治，大戰後凡爾賽和約規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舉行當地人民總投票，以決定薩爾之歸德，屬法，抑由國聯代管，本週中因距投票期近，薩爾人民對此極抱熱忱，而德國尤特別關切，玆將連日各情彙誌如次。

投票規則業已公佈

據薩爾白魯根五日路透電，今日此間發表本月十三日投票之規則，其中有一條，規定人民往票匭投票時，須守緘默，違者拘捕，或罰鍰，或二者同施，投票者更不得呼喊「希特勒萬歲」，人民在投票處不得述及彼等將投何票，並須繳出選票，同時投票者不得發表關於此次公民投票之自己意見，當局將採行最嚴峻方法，以保投票之秘密，每一投票處置一外人司管之，投票者以其所投之票密封投與主事員，主事員另行加封，始投入匭中，「日耳曼陣線」與「聯合陣線」已經當道許可，明日在此召集露天大會，參加者將有各地選民十五萬人，英國參加國際警隊之最後一營兵士，已於今日抵此，隨行者有軍官七十四員，裝甲車八輛。

敵對兩派隔河集會

據薩爾白魯根五日路透電，薩爾公民投票日期將屆，全境居民漸呈不安之象，近數日內之恬靜，實賴國際警隊之智勇以維持之，今無人敢料投票者主張歸屬法國，以故社會黨與共產黨均以自身之地位是懼，謀共所有之力，以圖保持現局而免薩爾復屬德國，天主教徒因恐希特勒主義將破壞天主教之組織，故有若干亦贊助此項運動，明日敵對之黨派將分別舉行民衆大會，俾在市內巡邏，當道爲防發生衝突起見，已命諸黨員在不同之時間隔河集會，並禁着制服與携旗幟，故警察與憲兵已備有速力甚高之汽車與敵車，十三日投票之結果，須兩日後始能知之，當道將施行至周備之計劃，以保投票之秘密，每一投票處置一外人司管之，投票者以其所投之票密封投與主事員，主事員另行加封，始投入匭中，總計共有五十四萬票，一般人士之推測，今皆注意於保持現局之票數，非國社黨之樂觀者謂可達二十萬票，熱心贊助希特勒者則料此種票數不出五萬，警務當道已命軍隊行動力求謹愼，並嚴事戒備，惟宜儘力避免張揚，又六日路透電，對峙雙方之露天大集會，今日安靜而過，堪爲公民投票有秩序運動之佳兆，今晨雖風雪甚大，而仍有日耳曼陣線之隊員十萬人至薩爾白魯根外某小山與會，若輩高唱國歌，並聆領袖演說，預料投票之結果，屬德者可佔大多數，若輩散走之際，途遇赴運動場集會之敵黨，於是一方面大呼「希特勒萬歲」一方面大呼「打倒希特勒」之口號，但雙方並未發生衝突，當時電流爲人截斷，使社會黨與共產黨領袖之演說不能播音，故黨魁演說，均爲



薩爾公民投票的動向（美綠杉磯畫）

屈從，後經警察干涉，乃得恢復，演說者皆詆責希特勒，聆者大歡呼並振臂握拳，誓抗希特勒。

德國各方積極活動

據柏林哈瓦斯五日電，據德國政界方面消息，薩爾區域舉行公民投票結果，如係歸併德國，則德國政府即將採取重要之外交決定，大約衆議院將於一月杪召集開會，領袖兼總理希特勒，將出席發表演說，表示外交政策從此有一轉變，薩爾問題解決後， 法德諒解之主要障礙，業已消除，故將向法國提議成立具體諒解云。

又柏林七日國民電， 今日此間各報對於薩爾之消息均大書特書， 關於德國人民舉行之大會，宣傳部長戈培爾之公開演說，以及三十五萬薩爾人舉行之露天大會以與分裂派集會遙遙相對之新聞亦復詳載無遺，且各報均另出薩爾特刊，對於分裂派首領樸朗昨晚之演說一律斥爲讕言，至副總理赫斯昨夜演說時會云「天意如斯，世人亦皆謂然，薩固終屬德也」等語，各晨報均採用作標題。

又柏林六日電云，德國國社黨副首領赫斯今晚在柏林體育館向廣大之聽衆發表關於薩爾問題之重要演說，聽衆之中復有薩爾人民三千五百人參加，赫氏首稱，倘法國接受希特勒元首之建議，經過一度友善交涉之後，即自動將薩爾交還德國，則於政治事態之循序進展，必更可欣慰，但吾人今日仍對於法國表示熱誠之感謝，因法國政府既已感覺民衆投票之不得不如期進行，亦復以誠實果毅之心從事於籌備也，凡涉有增加困難之形迹之事及有損德法兩國情感之行爲，俱竭力避免之，因此吾人深覺法國政府此後亦必將重視法國民族對於和平之酷愛及公正之觀念，在民衆投票後，竭力與德國合作，使德薩之合併，在細則上得一迅速圓滿之解決方法云，赫氏繼復叙述薩爾問題之沿革，證明薩爾土地實爲德國土地，千餘年未曾間斷，即法國史家亦能證實其事，故歷史上之問題，實較經濟上之問題尤爲重要，因薩爾之土地已侵滿德人之血，且受德人額上之汗所滴入，遂得肥饒，故今日之問題，完全爲民族問題，而薩爾之民族實自頂至踵爲德國之骨肉，且無時不思歸併於祖國也，在過去十五年中，彼等已咬定牙根，保持其德人之特性云，赫氏繼復提及上星期四國社黨領袖及國防軍在柏林所舉行之大會，稱參加會議者對於國家之首領既如此一致推崇，則全國民衆對於希特勒堅決不移之愛戴，將使國家益臻於光榮偉大之地位云。

已有八處開始投票

路透社七日薩爾白魯根電，公民投票雖須於一月十三日正式舉行，但今日已有投票所八處開啓，俾下星期日因服務不能到所投票之獄吏醫院職員郵差街車電車之駕車人與售票人先行投票，每一投票所有一外人主管，投票人各領一票，上印三問語㈠君願維持現制乎，㈡君欲與法國合併乎，㈢君欲與德國合併乎。

國聯懷疑日委治島

日本自大戰後受國聯委任統治赤道北太平洋德屬島嶼，曾用巨欵興築海港，致爲世人注目，按日本去年宣告退出國聯，本年三月二十七日發生效力，日本對於太平洋委治各島是否讓出，誠一疑問，四日國聯委任管理權委員會發表，關於十月與十一月會議之報告如下：

日委治島大興工程

據日內瓦四日路透電，委託管理權委員會今日發表關於十月與十一月會議之報告，內稱，駐瑞士日使伊藤所發日本在其受託代管之太平洋島嶼中建築口岸，費去巨額經費，純爲民事與商業用途一說，委員會已予以相當之注意，在委員會觀之，此項費用之巨，與該處商業之數量不相適合，委員會在下屆報告中，將纘述關於此事更詳細之事項，瑞士代表拉巴德在討論時會舉日本在塞本島建築新碼頭，費日幣十五萬元，在巴勞港建築船船所，費二十一萬五千元，在維太港建築泊船所，費十一萬五千元等事質問日代表伊藤 ，拉巴德又批評日本津貼航業經費六十八萬九千元一事，謂太平洋島嶼並非富地，日本乃於此大興工程，殊使人不解其故，而航業津貼竟超過預算百分之十，如以往來客貨不多 ， 不得不予以巨額津貼，則何以因客貨往來之關係，而費巨資興築海港，伊藤答稱，海港工程實屬必要，因現有口岸不能容納較大船隻也，委員長蕭杜里稱，渠知日本素精於航海術，渠亦未聞日本較小船隻不宜於航海，凡此事實，皆足使人對於日本大興海港工程之目的，不能無疑，日本既已接受代管之義務，應

說明一切，以消釋委員會之疑慮，英代表路卡德問太平洋島嶼之貿易平衡，是否使日本每年有七百萬元之收入，伊藤答稱，確然，葡代表迦西亞稱，代管地之經濟生活能收支相抵，乃代管國之光榮云，此報告書結論謂委員會希望採行適當方法，以謀土著人民之福利，按赤道北太平洋島嶼前爲德國所有者，根據凡爾賽和約改歸日本代管。

日當局表示不放棄

四日東京電，外務省關於委任統治問題，向未接到何等公電，故關於國聯之措置，不許臆測，然委任統治問題，日本係根據統治國的特殊條約，與脫退國聯無關，故本質的，並不致成爲問題云。

電通社四日東京電，海軍當局對於日本退出國聯，雖在發生效力之後，國聯仍將公認日本委任統治云云之日內瓦電報，因此僅係新聞之報道，故不願發表億測國聯措置之意見，但海軍首腦部大體如抱如下見解，



一九三五年蒞臨前之展望

（倫敦許論之評論）

一・海軍主張無論在法理或實質，絕無放棄南洋諸島之理由存在，委任統治係日本海軍於大戰當時，經千辛萬苦後所占領者，當與英國接洽時，約定戰後爲日本領土，故在和平會議時爲統治領，國聯之成立，係在其後，

一・國聯規約中，亦無退出後應將委任統治領返還國聯之規定，

一・委任領係在日本統治下，毫無與他國以威脅，惟若出日本以外國家領有之，則日本於國防上將感嚴重威脅，並必攪亂太平洋之和平也，

一・統治領問題，因日本根據統治國之特殊條約，故與國聯無關，因此毫無以之作爲問題之理由。

英美兩國態度穩重

國民新聞社一月四日華盛頓電，此間官方今日表示，美國對於日本繼續代管太平洋中前屬德國之島嶼，不欲即行干涉，惟官方堅稱，美國雖非國聯份子，但於此事實有發言權，且於任何時均可行使解決此事之權利，美國海軍當局對於日內瓦報告日本在代管島之新設施，頗爲關心，按此項島嶼適當美國海岸至東方及斐律濱間美國商船必經之處，又據哈瓦斯社五日倫敦電，國聯會委任統治地委員會，昨日在日內瓦發表報告書，謂日本在太平洋中代管島嶼建築海港，需費甚鉅，實與各該島嶼商務關係不相稱云，此間人士對於該委員會進行之工作，極端注意，但以爲該委員會所發現之事實，世人雖認爲關係重要，惟在該委員會提出結論之前，英國政府未便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交涉，即欲根據華盛頓海軍條約第十九條所載各項規定與各簽約國協商此一問題，亦非所宜云。

美國增加預算

美國第七十四屆國會於三日開幕四日午美總統羅斯福出席宣讀咨文，其大意在失業救濟，七日向國會提出龐大之預算案，當此國際風雲緊張聲中羅斯福對內謀救濟失業復興經濟，對外則欲擴張軍備以應付之內外夾攻之環境，故其咨文提出國會後，頗引起世界人士之注目也。

羅斯福之美國計劃

華盛頓四日哈瓦斯電，國會三日開會，四日午羅總統出席宣讀咨文，內容略稱政府現擬採行一種美國計畫，其內容主張將各種機關〻〻公共

工程及救濟失業之臨時機關，一律合併，僅設置廣泛之行政機關，此項機關應在長久時期內，舉辦一切事宜，以使美國人民獲得安全閒暇及適當之生活水準，此項計劃，可雇用失業者三百五十萬至五百萬人，至於政府原來所經營各項事業，如毀滅貧民窟，建造農村住宅，農村電氣化，河川流域，栽植森林，建造公路，撤除鐵路與公路交叉點，發展民事工作營等，各項事業，仍須照常撥給經費，不因此項新計劃而中輟，此外尚有失業者一百五十萬人認為無法僱用，則應由各市政府及各洲政府設法救濟，而由總統加以補助云，述及外交政策，則謂希望各國政治家，能以鎮靜及建設之精神，從定國際政局，俾各國咸有必要之時間，以在全世界創立新式代議政府，庶幾特權階級可見減少，而一般大衆之福利，則日見增加云，總統咨文中更謂目前任何國家縱使其志不在和平，然與吾美國亦不至有衝突之慮，現有一種謬誤理論，以為過度之軍備，不能以國際協定加以限制，因此乃至人民有增加軍備負擔之虞，然大部份國家之人民，對於由此種謬誤理論所造成之結果，必能設法加以克服， 此則固無疑義者也云云， 此外羅總統宣稱將於星期一宣讀預算咨文，此項預算當不超過政府所能動用軍費之限度，總統並將即向國會建議失業及養老保險產婦及幼兒救濟等法案，此外如聯邦政府加强統制運輸事業之辦法，復興計畫之改革，司法制度之改革，參戰軍人協會制度，限制濫用產權，繼續統制農業等事，總統均將向國會提出諮詢，咨文中最後謂吾人所謂個人利益者，即個人應有正當瞻養自身及其家屬之權利之謂也，並於聚歛致富之觀念，則凡吾美國人均應加以排斥，蓋聚歛致富之結果，則個人可用過分之利潤，以經營其個人業務，而公共業務必因此而蒙其不幸也。

美國空前之大預算

華盛頓七日合衆社電，羅斯福總統本日向國會提出預算咨文，救濟經費固空前龐大，而國防預算亦為美國歷史上之最巨者，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預算虧空總額達四•五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使美國公債達三四•二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元，更造成空前紀錄， 羅斯福謂政府希望預算平衡，但目前不能實現，計救濟經費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國防經費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聯邦全部支出為八•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四•九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為經常支出， 共餘則為復興及救濟事業之支出，羅斯福向國會解釋，因過去美國延緩建造海軍至海約規定限度故國防經費乃屬必需，又謂改善陸軍設備， 亦需增加國防經費，估計來年收入，總額將達三•九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所得稅將有增加，可得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故不敷甚巨云。華盛頓六日哈瓦斯電，羅總統本日在兩院宣讀之預算咨文，其中軍事費一項，其數額之鉅，為美國自來所未有，計軍事費總數達七萬九千二百五十萬美元，較一九三三年軍事費增加四萬八千萬美元，其中海軍經費為四萬九千萬美元，軍事費增加之數額，幾全部用之新海軍，海軍經費中三千二百萬美元係在一九三六年用以建造新驅逐艦二十四艘，一萬零八百萬美元，用以完成正在開始建造中之軍艦，因此從目前起，至一九三六年底， 華盛頓海約滿期時止，美國海軍部可增加海約所許可之新艦七十八艘，此外復以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建造海軍新飛機，以一千四百萬美元替換舊飛機，以三百萬美元改良珍珠港及夏威夷海軍根據地之海峽港口，更用其餘款項使現有海軍兵士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人，增至九萬三千五百人，海軍軍官人數亦比例增加，至陸軍經費共為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五萬美元，計較上年增加四千六百萬美元，航空經費四千八百四十萬美元，計較上屆增加一千九百萬美元，預算規定購新機五百四十七架，計共有飛機一千四百七十七架，均備機關槍及無線電，陸軍動力化，尤其是騎兵動力化，更將積極進行，預算規定購買運貨汽車經費共一百萬元，又以三千一百萬美元改良國衛軍，國衛軍將有飛機二十五架。

美將參加國際法庭

華盛頓九日路透電，參院外交委員會今日投票贊成美國加入海牙國際法庭，此舉與國際法律上爭論提交公斷之前途，至有關係，蓋今日之決議，無異打消一九二〇年威爾遜總統出缺後，美國所採行之孤立政策也，但外交委員會在此次決議案中，載有保留條件一則，志在保護美國不為顧問性質之意見所拘束，保留文聲稱，美國可加入國際法庭，但附以明白之了解，即國際法庭不得於美國反對時接受任何請求對於與美國有關係之任何爭議之問題，而發表顧問性質之意見是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一月四日起
至二十四年一月十日止

（記者）

一月四日　星期五

▲蔣委員長由杭一日回奉化溪口，須半月後回京，何應欽到奉化。

▲日本關東軍要人在大連會議商對華問題。

一月五日　星期六

▲行營發表蔣委員長，電令蘇浙等十省禁種鴉片。

一月六日　星期日

▲于學忠電京請賑黃災。

一月七日　星期一

▲義大使羅雅諾谷到滬，張乃燕同輪返國。

▲西藏莊策覺林呼圖克圖由藏抵京擬北上請班禪入藏。

▲孫科由平南返。

▲法義協定簽字於羅馬。

一月八日　星期二

▲孫科晨過泰安下車訪馮午離泰安返京。

▲何應欽由奉化回京。

▲行政院決議蔣兼陸軍大學校長。

▲平市五機在南苑舉行命名典禮。

一月九日　星期三

▲孫科孔祥熙楊永泰赴滬。

▲賀國光離宜入川。

▲何鍵派何浩若張慕先到京請示剿匪機宜。

▲何應欽由京赴井代蔣弔閻父之喪。

▲胡適到粵演講被阻因在港演說反對讀經。

一月十日　星期四

▲汪精衛赴滬。

▲閩綏靖會議在漳州開會。

論評選輯

法外長訪問羅馬

據昨報電訊，喧傳許久之法義談判，已獲妥協。法外長拉佛爾應義相邀請，前晚已遄赴羅馬。法義正式會晤，將於今日舉行。一向為歐洲和平痼疾之法義間種種懸案，從玆將一舉廓清，而奧國獨立，藉此更得一穩固之保障，此誠歐洲和平之一大進步，其意義之深遠，似不在去年法俄諒解一舉之下。吾人回溯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以來，法義關係迄在僵持。一九三三年春間，兩國之形勢尤見緊張。當時法國輿論頗慮德義匈攜手，成立一主張修約集團，以打破凡爾賽之體系。但自去年七月奧揆道爾夫斯被刺後，義大利外交政策，確有轉向。因此法義談判，一帆風順，而法故外長巴多訪義，調和義猶關係，亦於玆時獲有成議，此法義關係第一次之接近也。乃馬賽慘案發生後，猶匈交惡，法義關係幾有再趨疎隔之勢。幸關係各國力持冷靜，法外長拉佛爾又能秉承巴多政策，故法義談判終收美果。現時談判障礙，業已消除，臨時協定如不遇意外，即可在羅馬簽字。關心歐局之人士，佇候佳音，自不勝其雀躍也。

查法義間主要利害衝突點，有(一)猶哥問題，(二)海權問題及，(三)非洲殖民地問題，此為其犖犖大者。義猶兩國在地理上只隔一亞得里亞海。猶哥海岸形勝，具有天然的良港，為義方所欣羨，一九一五年義代表與協約國在倫敦談判時，協約國曾以北達爾馬希亞海岸及附近島嶼許義，作為義大利協助協約參戰之條件。而結果此項諾言未能忠實履行，此為義大利最不滿之原因。又義猶關係一向惡劣，時有引起衝突之慮。義對阿爾巴尼亞施行之侵略政策，猶國尤感不安。去夏奧揆遇刺，義大利陳兵奧邊，而猶方亦盛事戒備，歐洲危機，間不容髮，兩國關係之緊張，於玆可見矣。關於海權問題，義大利為地中海國家，故其對於海權，自不能忽置。然其形勢見扼於英法，頗難有擴展機會。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中，義大利要求與法均等，至促成談判最後之破裂。另一方面法國因戰時有保護大西洋海岸及維持地中海交通之兩重任務，故對於義國之均等要求，自不能無所顧慮。此又為法義問題主要癥結之所在。至於殖民地問題，義大利在大戰後所獲之非洲領土，僅為英法所唾棄之餘瀝，義大利對此，已久抱觖望。綜此種種，故法義關係之失調，殆非偶然。頃間關於此種種問題，似均已獲得相當之妥協，吾人於此，殊不能不認為法義外交上之重大收穫也。

抑吾人知法國對義妥協之注意點，毋寧在確保歐局之安全，而其所側重者，尤在謀保障奧國之獨立。奧國不論與何方合併，均非法國所樂聞，故此次法義妥協，實以維持奧國獨立為法方之第一義。據去年十二月二日「紐約時報」維也納電訊，謂道爾夫斯生前曾與墨索里尼議有軍事密約，許義大利於危急時，進軍奧境，現任奧揆舒斯尼格於八月間赴弗勞倫斯時，義相曾舉以相示。吾人對此類驚人消息，雖不能證明，然奧國之杌隉不安，則固為無疑之事實，使此次建議中之多邊條約一旦成立，則此種疑懼，自可消釋。且法國對於東歐羅迦諾公約之建議，迄今仍在進行中，逆料法義妥協成立後，法方或將更努力於此建議之實現。使德波翻然變計，允可加

入，則裁軍會議之甦生，今後或可有望，此誠歐洲和平之一線曙光也。此次法義妥協，更有一點值得注意者，即英方態度頗表同情，且法換與外長不久將有訪英之行。有英國精神上之聲援，則歐洲問題之解決，將更易奏效。際茲一九三五年開始，歐局頗有光昌氣象，雖最後結果，此時尚難逆知，然法義妥協一舉，在實際上有澄清之功效，要爲愛和平人士所馨香禱祝者也。

◇　◇　◇　◇　◇

足食運動之基本工作

（錄一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本報元旦社評有云：『國防爲國民實力之總和，而尤以經濟爲基礎。』又云『深願同胞同覺悟一點，即救亡須自經濟的自救起。』經濟的自救，厥爲挽救入超，復興農村，先謀全國民糧食的自足自給。故國民本年惟一急務，應集中全力於食糧自足自給運動。此項事業，範圍廣大，工作繁難，欲求立刻奏效，誠非易事。無已，國民應努力先作貸款農村，供給農民以生產工具，方能以言復興農村，方能以言足食運動。

中國農村破產之原因雖多，而主要動力之一，要爲高利貸之壓榨。農村高利貸情形如何，近年政府方面及學術機關，頗有調查。據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業經濟科編輯之「農情報告」，發表調查二十二省八百餘縣農民借貸統計稱，借債者占農家總數，最高爲百分之七十九，最低爲百分之四十一，平均爲百分之五十六；借糧者占農家總數，最高爲百分之五十六，最低爲百分之三十三，平均爲百分之四十八。農民借款來源，借自銀行者，平均爲百分之二·四，借自合作社者平均爲百分之二·六，借自典當者平均爲百分之八，借自錢莊者，平均爲百分之五，五，借自商店者平均爲百分之十三·一，借自地主者平均爲百分之二十四·二，借自富農者，平均爲百分之十八·四，借自商人者，平均爲百分之二十五。借款利息，年利一分至二分者，占百分之九·四，二分至三分者，平均爲百分之三十六·二，三分至四分者，平均爲百分之三十·三，四分至五分者，平均爲百分之十一·二，五分以上者，平均爲百分之十二，九。此專就農民借款言，至於借糧情形，不難推想而知，茲姑從略。農民借債人數，額數及次數皆與年俱增。農民日在借債中苟延生命，以言復興農村，食糧自給，何啻緣木求魚？

故目前急務，厥爲將農民由債的陷阱中拯救起來。第一先解除高利貸對於農民之剝削，第二供給農民以生產工具。年來政府及國民對於此點，皆有共同認識。全國上下，曾有許多人士，致力於放款農村運動。此實中國農村復興之曙光，亦民食自給運動之發軔。

政府方面，雖有農村復興委員會之設置，但僅屬研究機關。惟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去年一月曾頒發農村金融急救條例，目的專在供給被匪區域農村以低利資金。其他專司放款農村者，有江蘇省農民銀行，浙江農民銀行，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華洋義賑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皆著有成績。年來中國銀行，金城銀行，亦多注重農村放款。全國經濟委員會更謀與華洋義賑會合作，推進陝西救濟農村事業，至於郵政總局年來舉辦農村放款。五日報載，上海各省旱災義賑會，近擬具辦法，向銀行界建議，組農村貸款團，請貸款千萬元。此種運動，方興未艾，雖成效未甚昭著，其造福一部分農民，則爲不可否認之事實。

惟放款農村，障礙甚多，如政治之黑暗，秩序之紊亂，交通之閉塞，現銀之缺乏，在在皆使有志放款農村者，懷有戒心。但自江西共匪西竄以後，大江南北，漸趨安定，社會治安，次第恢復，加以政府年來積極致力於公路之發展，天然險阻，日就克服，邊遠交通，漸臻便利，復興農村之基本條件，大致俱備。中央及各省當局應高標放款農村，實現糧食自給運動。其應取步驟，似可分下列數點。

中央應將蔣委員長在豫鄂皖贛實施之農村金融急救條例。命令各省地方政府，普徧仿行。在中樞由政府與銀行界合作籌款，在地方由縣署與公

在士紳協力推行，一二年後，自有相當成績。其他如農村信用合作，運銷合作，皆應由政府引導，以全力求其實現。本月二十八日全國合作協會，將在南京開會，盼政府利用此種機關，以實現救農之新政。

社會方面，華洋義賑會辦理農村信用合作，最有功績。一部份有力銀行近年亦致力於此。苟政治安定，秩序寧靜，各界羣策羣力，作游資歸農運動，使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忠厚樸誠之農民，獲得生活資料，生產工具，則足食運動，於相當期間，定有極大成效。挽回糧食入口之漏巵，雖非旦夕間事，但能少買一担外米，即是農村復興奏效一分。從金融上解放農民，尤爲增進糧食生產之前提條件矣。（錄一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今年東亞形勢之展望

關於今年國際政局之大體推測，本報昨已論之，茲更專論東亞近勢，以喚起國民之嚴重注意焉。

東亞形勢，宜從三方面推論。曰：美日關係，曰：日俄關係，曰：中日關係。首言日美，今年殆無異動，好轉不可得，惡化非其時。查海軍問題，日美尖銳對峙，最近愈甚，日固執平等要求，美堅持差等比率，皆關國策，不容變更。依華府條約，今年應開海軍會議，但在三大國，無基礎妥協以前，此會甚難招集。而現狀之下，則美日妥協，殆絕對無望。況近日法國又提議次要海軍國之平等參加，而日本又已反對。是則開會手續上之困難，日不易調停，況會議之實質乎。是以居今推斷，今年應開之海軍會議，或者竟不能開，否則開亦無益也。雖然，假定海軍問題，終不能妥協，或者並會議而不能開，日美前途，自極可憂，但一時却不致急遽惡化。誠以美國對日並無興戎之心，對內又有經濟之累，其太平洋上之海軍示威，在目前狀態，尚以鞏固防禦爲止，不含挑戰意味。日本亦本不計劃越太平洋而東攻，故現在要無衝突之虞，縱競爭造艦，亦猶爲慢性惡化也。次論日俄，情勢稍異。蓋日俄終必衝突，所爭只時日問題。現在可知者，俄方仍務欲緩衝，日方則一部軍人，始終願戰。是以最近雖盛傳日俄緩和，但仍蓄有不測之危機在也。最近頗聞中東路談判，將圓滿解決，事實上俄方確有讓步。但東路問題，縱獲解決，其是否便能泯兩國間之危機，猶爲疑問。現在所知者，日本對於接收中東路之準備，業已完成，倘會議不諧，殆將強制接收。俄方政策，雖始終不願因在中國領土內之東路問題，與日本衝突，但若相逼而來，是否不致頃刻惡化，亦不失爲一疑問也。要之，日俄關係實在極可慮之狀態中，雖常識判斷，決裂尚非其時，但要不敢爲過度之樂觀耳。

最後論中日關係。夫因美日或日俄之衝突，東亞形勢，猛烈變化，因而中國亦將遭魚池之殃，茲事體大，暫不詳論。茲所言者，單獨的中日關係，如何推演是也。依最近事實推之，關東軍幹部，盡易爲激烈之新人，副參謀長板垣，爲之領袖，駐華武官，亦多半更動，新來者皆號稱尤爲激烈者也。日本大權，操之軍部，軍部大權，操之一派之中級官。從關東軍及駐華武官之新陣容觀之，今年之對日關係，至少必較去年困難。縱無重大危機，亦將不堪淩迫。本月四日關東軍在大連召集會議，駐華武官等皆列席　其眞正內容自不能知，但可知其意義要爲討論如何進一步以迫中國。蓋中國之對日難關，一爲日本慾望絕無止境；一爲中國雖極委曲求全，彼要認爲屈服之不到底。所謂激烈軍人之意態如此，今彼等愈得勢，則中日關係之趨向可知矣。

一言蔽之，今年之東亞形勢，恐只有更緊張，難望較和緩。東亞爲噴火之山，中國則組上之肉！國民誠不甘亡國爲奴，則砥礪精勤，相需更亟。非常之備，根本之圖，皆不可須臾緩矣，願全國人外而精察國際，內而凜念危機，至少須較去年更勤苦，更謹慎，努力爲救亡之各種工作，勿漫信爲今年仍可苟安渡過也！（錄一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今年中日間之危機

新年開始以後，日本外務省有改造對華政策之議，正由其亞細亞局長桑島主計氏草擬方案，再行審議。所謂由水鳥外交到啄木鳥外交，即其一端。日本對華根本方針，早已決定，無待今日再擬方案，特進行手段有先後緩急之分，故不能不因環境而有所考慮。今玆所欲重加審議者，亦無非手段問題而已。日本對華眞意，「天羽聲明」業已表示無遺，無待贅述。廣田外交所以異於內田外交者，不過顧慮國際形勢，佯示緩和態度，在基本方針上，毫未改變。此非日本外交家不能洞察未來大勢，附和盲動，特其政治實力不在文人，而在武人，設非仰體軍部意旨，不但其地位不易保持，即其個人生命，亦無安全之望，是以今日日本在政治舞台上所表演之文人，無一非軍人之傀儡。軍人曰東則東，軍人曰西則西，無敢或違也。內田固爲軍部之播音機，廣田亦爲軍部之傳話器。主張海軍平等權者，軍部也。悍然廢棄華府條約者，軍部也。從事實言，今日日本之政局，有軍部而無內閣。而軍部之中，有下級軍官，而無最高領袖，此又吾人所當痛澈認識者也。

日本少壯軍人已形成一種牢不可破之勢力，特其地位聲望尚未足以獨當一面之衝，故在過渡時代，不得不擁戴較有同情於彼輩之前輩，以求逐漸促現其主張。揆諸世界史乘，凡欲在國內樹立勢力者，必須在國外建樹偉功，方能獲得民衆信仰。彼少壯軍人洞悉此理，故極力向積弱之中國進攻，造成非常時勢，使國家大權永落彼輩掌中，則前途坦蕩，毫無阻碍。柳條溝事變，動機在此。擅造僞組織，動機在此。退出國聯，動機在此。主張海軍平等權，動機在此。廢棄華府條約，動機亦在此。日本國民雖號稱經過中日，日俄兩大戰役，其實其國內民衆並未曾身受戰爭苦痛，且每經一度戰役之後，必可享受戰爭成果，故其迷信戰爭之心理，迥非其他國民所得揣摩其萬一。謳歌戰爭，讚美戰爭，乃今日日本國民所挾以自詡，而自承爲武士道精神者。軍部者流遂利用此種國民心理，煽動戰爭慾，以爲戰爭即正義，非戰爭無以求民族之發展。一般國民在此種宣傳控制之下，宛類受催眠術作用，喪失原來知覺，妄舉雙手，高呼萬歲。由吾儕觀之，自屬可憐，又復可笑，然彼固不自知也。

在此種心理支配人心之時，一切有理性之言論，無從使彼輩首肯，彼輩以爲以最小犧牲，可以獲得東北四省土地，則今後如法倣製，控制中國全國，並非難事。海縮預備談判，日本所以必堅持毫無必要之平等權者，蓋欲强迫英美兩國承認其在遠東指導權而已。英美果能拋棄在遠東之旣得地位，則日本當然不必再以平等權要挾之。而其對華政策之實行方式，亦將視此以爲斷。無論其爲水鳥式外交抑爲啄木鳥式外交，方式縱因環境而略有異同，根本方針則決無二致。由世界大勢觀察，海縮能否成功，雖未可一言斷定，其成也，則日本在英美諒解之下，進攻中國。其敗也，則日本亦必於英美怒視之中，進攻中國。進攻方式不一而足，以强硬之外交方式行之可也。以明顯之軍事方式行之，亦可也。而大舉進攻之時機，必在今明兩年之間，無可避免。世人或以爲日本之進攻，意在準備對俄，其實更有一重要之理由，向爲國人所未曾留意者，即其少壯軍人欲在國外立功，以樹立其在國內之政權是也。若僅在對俄，則時機或可展延，惟其意在對內，此所以不可倖免也。

吾人不願危詞聳聽，只以圖窮匕現，今日已屆最後瞬間。觀最近彼邦駐華各武官之言論，即可恍然大悟於事機之急迫。現時駐華之日本武官如影佐高橋之流，皆爲少壯軍人之中堅，一言一動，悉有計畫。言非虛發，動非無因。此中機微，不可不察。總之，中日局勢，現狀萬難維持。縱使我國極端遷就，而彼於未達到最後目的之前，決不肯放鬆進攻政策。危機在即，隨時皆可爆發。我將何以自處乎，此誠當前最重大最緊急之問題，舉國奮起共圖對策，已嫌時不我待，況尚泄沓如故乎？今年爲中日最大危機，此國人所當銘諸座右者也。

（錄一月九日北平晨報）



國風社選

題林山腴出峽避兵圖　疑盦

悲人。世。間。習。有身。無。處。着。老子。詫。大。患。眞實。語。非。諠。吾鄉。小。巴。蜀。四塞。盡。巖。壑。謂當。無。兵。革。避地。差。不。惡。豈知。今。年。秋。岌岌。駭。風。鶴。褒貧。覬。幸。免。放膽。慵。我。腳。山腴。家。成。都。地。大。更。物。博。分應。得。竄。走。兼且。罄。囊。橐。詩人。況。有。例。好句。出。驚。愕。少陵。兩。足。繭。異味。飽。新。嚼。愛君。終。善。娛。爲圖。潤。郭。索。豈誠。急。不。擇。或意。逃。有。託。恰逢。貞。愍。孫。畫筆。絕。超。蹤。（謂湯定之）君當。恕。寇。盜。既此。得。朋。樂。我悔。不。如。君。縈縈。空。自。縛。

甲戌重九纕蘅秋岳八公招集豁蒙樓分均得邊字　无量

八元。挈。高會。陽九。警。頹。年。登樓。俯。北。郭。接席。萃。名。賢。馳道。廣。且。直。飛輿。來。翩。翩。節候。信。匆。爽。賞心。曷。云。愆。言陟。雞。鳴。堞。緬想。千。載。前。洲渚。夔。秋。色。鍾阜。若。連。環。人理。有。興。廢。寐嘆。誰。不。然。由來。憂。國。士。雅寄。在。山。州。常資。內。德。充。坐觀。外。物。遷。頗羨。支。許。輩。微論。徹。中。邊。撥亂。仗。羣。材。自幸。兀。者。全。作賦。非。所。任。披雲。暫。見。天。

默君屬題鏁院寫經圖　石遺

君才。何。止。黃。崇。嘏。衣缽。門。生。難。遽。數。手造。題。名。千。佛。經。落紙。樓。頭。早。如。雨。知君。蠟。燭。不。須。添。雲烟。行。草。筆。退。尖。煎茶。已。熟。閒。無。事。石室。敦。煌。續。幾。縑。

纕蘅枉詩感愧依均述懷即以奉訓　翼謀

抱經。何。如。力。穡。佳。買田。陽。羨。期。君。偕。緇塵。十。丈。洸。京。雒。野夫。懷。抱。何。由。開。山樓。雨。夜。送。新。歲。隙駒。飄。瞥。驚。吾。儕。道咸。以。來。數。耆。耇。壞空。成。住。紛。某。誰。龍潭。止。水。尠。波。浪。落磯。幾。閱。昆。明。灰。多君。嗜。冷。亟。荒。轍。禊事。隔。歲。先。安。排。（君擬新歲上巳修禊烏龍潭）已從政。已。軼。張。乖。崖。哦詩。不。讓。陳。簡。齋。像

然物外寄徵尙欲挽南渡追葛懷嗟予竊署徵藏史一壑安敢專厥私無田日恥食破硯流亡默爲蒼生哀強顏作樂傲禹稷易地得勿輕顏回

吳下喜晤善子賦贈並賑大千　纕蘅

卯君抵掌歲時同每對修髯訊長公塞上功名猿臂老江東畫筆虎頭工盪胸黃嶽雲千疊溫夢瞿園地數弓我亦五湖思泛宅還期聽雨共吳篷

纕蘅以樊山翁曩年致余手札見惠感題　遐庵

問舍猶勞一紙書卜居履道意何如海山自昔知歸處人境偏煩重結廬往迹記聯三世好（翁與先大父南雪公先嚴仲鸞公均相契故前此贈序有三世論交兩番數逝語）遺詩渾感萬緣虛（翁詩三萬有餘首古今未有身後家事糾紛無人過問恐日久將歸散佚矣）徘徊豈第還珠惠珍重幽光出燼餘

破山寺　頴人

山光潭影閟禪房少府高吟迹未荒選字軒亭各題牓蔽陰竹樹尙幽廊禽聲遠近空林翠龍氣微茫斷澗蒼絕唱流傳人解誦未須捫壁讀元章

虞山懷子威社兄次頴人韻　吉符

簿領全拋且就閒琴河一棹洗塵顏七星悵失壇前檜十景誰描畫裏山近臘喜從摩詰約到門不待德公還快看興福題詩在天付風騷未算慳（子威有題興福寺二律）

津浦道中作不赴燕京蓋經年矣　叔雍

隔歲幽州夢殘寒病客身重來徒悵惘隨分各艱辛山闊雲垂墮林疏草不春更堪斜照裏車影染緇塵

題上封寺山門小影寄示纕蘅　子威

山靈莫便笑塵容一笑軒眉到上封人世豈無盈尺地卻來危立最高峯

瑞龍吟　和淸眞韻　公渚

嬉春路依舊乳燕尋巢早鶯爭樹匆匆爛錦年華酒邊扇底都無是處

漫吟佇猶記那人端正鳳膋窺戶深閨一往伶傳鼓宮變徵箏琶解語

藟落金仙鉛水舊游坊陌紅英狂舞應識鏡中新粧歌袖非故歡場趁拍低唱回波句憑誰訴蓬山鳥使雲車飛步往事飄花去拚刀恁翦離襟萬緒心字銷香縷芳訊驟層樓無端風雨情煎夢熨一生泥絮

凌霄一士隨筆

沃丘仲子（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記同治后自殺情事特詳，謂是自縊，與諸家之言絕粒吞金者有異，其說云：

孝哲既素失后驩，帝崩，遇之尤刻。嘗於喪次問之曰：「吾聞皇帝前患乃惡疾，非天花也。汝知之乎？」對：「不知。」后曰：「然則安用汝爲皇后耶？」孝哲謂：「帝承懿訓，罕至內寢，直至病重始知之。若天花，則醫官云然，實亦不審其確否。」后怒曰：「正以爾曹鮮恥，至帝不克節慾，方冠遂隕。（按帝以十九歲逝世。）使能承吾訓，勿近爾曹，詎致短命？」孝哲無端對衆入蒙奇羞，乃縱聲哭。后前批其頰，且斥之曰：「吾未死，汝何對吾號？汝欲哭者可歸爾家恣爾哭，宮中不容有此亡賴婦也。」叱奄逐之出。孝哲出，適與麗皇太妃遇，驚其狼狽，問之，告以狀。麗妃淒然曰：「我十年來藉氈毹自遣，此身幸存，然宮中即地獄，能自脫者死愈於生也。」后謝之，歸坤寧，殉穆宗意遂決。是日以帝小像懸壁間，自設醴祭之，伏地喃喃有禱詞，然語細莫能辨。已而奄入報已立醇王子爲帝。孝哲曰：「然則大行猶殤矣。」語不及他。是夜竟投繯死。翌晨女侍入見之，驚呼，羣奄始進。孝哲素服，青絨履，襟繫白巾，以后寶陳穆宗小像前，而縊其旁，顏色如生，目瞑，舌亦不吐。既報兩宮，孝貞先至，尙未晨粧也。始命解下，尙欲召醫官救治，衆稱體已冰，死似久矣，乃罷。又時許，后始至，有怒容，入唯長嘆，無淚，亦無語也。孝貞欲召樞臣與崇綺，后止之，命先宣內務府總管備含殮，再令奕訢入見。比訢進，后僞爲掩泣狀，曰：「家運誠至蹇，今帝喪方殮，后又自經，奈何？」訢曰：「皇后隨大行去，志節足耀萬禩，第事已若此，乞兩宮念國事艱鉅，少節哀思。」孝貞曰：「民間殉夫，例且旌表，況屬皇后，應如何宣示表彰暨喪儀加等隆重之處，即令訢與諸臣集議以聞。」后又止之曰：「從來宮掖

自經之事，絕無宣示外廷者，誠恐傳聞失實，轉滋異議也。今皇后事自應仍託辭病歿爲是。」訢知旨，稱慈論是。孝貞雖弗怡，而自問不習故事，恐宣示或果貽中外笑，轉無以塞后口，遂無異議。世傳孝哲之死乃崇綺致之者，不知清制雖后父，苟非內廷行走，不能隨當進見，若太后在，則尤須請命。后宿惡孝哲，戒諸奄勿納綺貢品，是貢且不入，況能以密語面屬之乎？故知其誣也。……孝哲自經事，則戍奄馬進喜聞諸穆宗近侍陳添福而以告予者也。添福於光緒初亦戍卜奎，至戍所五年始歿。其人值坤寧久，所述視傳聞爲碻也。

蓋言之歷歷，可備參鏡；惟不無舛誤之處。后之逝世，去同治帝逝光緒帝立，已兩月餘，去光緒帝登極典禮，亦已一月，所敘太近，於時日爲失考矣。費行簡爲王闓運門人，闓運丙子二月十二日日記有云：「……皮筱舲已至，……戶部始補缺。言崇文山云，毅后遺摺歷評大臣，言甚懇切，纚纚數千言，不見采聽，甚可痛也。」遺摺之說，亦未見記載者，其事難徵，雖謂是崇綺所云，終恐依託之詞耳。且有謂同治帝歿時后已有身者，英人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陳冷汰，陳詒先譯述）有云：

同治帝之早薨無嗣，推原其故，皆由慈禧貪權之所致。苟不然，則皇后既已懷孕，或能產生一皇子也。（譯者按：同治皇后有孕之說恐未必確。）然帝如有嗣，則皇后將尊爲太后，而慈禧必退處於無權之地。蓋慈禧前此之所以能執政權者，以居太后地位之故，若皇后產有皇子，則慈禧不能仍執政權矣。……兩宮太后對面而坐，凡預議者皆跪於下。慈禧首發言曰：『皇后雖已有孕，不知何日誕生。皇位不能久懸，宜即議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誕生之期已不久，應暫秘不發喪。如生皇子，自當嗣立；如所生爲女，再議立新帝不遲也。』

后已懷孕，齊東野人之語也，亦緣時人爲后不平，而深咎慈禧，騗傳此說耳。（「外紀」記此，多可笑處，其謂光緒帝之立係由王大臣二十餘人投名法定之，亦奇談之尤也。）光緒帝爲慈禧之妹所出，且年幼，便於太后專政，故得立，自是當時

情實；至論者謂苟新帝爲同治帝後，慈禧即不能再攬政權，則似是而非。宋宣仁即以太皇太后當國者，其時之皇太后固未與政也。況慈禧積威之下，后縱爲皇太后，能與太皇太后爭此乎？

甘肅文闈鄉試，舊合於陝西　，自乙亥恩科始，以陝甘總督左宗棠之請，分闈舉行，另簡考官，（乙亥甘肅正考官爲徐郙，劉瑞祺副之。）自翌年丙子，甘肅學政亦簡專員矣。宗棠原奏有云：

甘肅地處西北邊荒，舊隸陝西行省統轄，康熙年間拓地日廣，始設甘肅巡撫，駐扎臨洮。乾隆年間又改臨洮爲蘭州府，後設總督駐之，兼管巡撫事。……置省以來，諸凡建設，或創或因，於武備尙詳，而文治獨略。……甘省距陝道阻且長，而鄉試必須赴陝，陝甘學政遠駐陝西三原，三年一度按臨甘肅，舉行歲科兩試，均與各省不同，故自改建省治以來，甘肅士人，經明行修能自淑其鄉里者，尙不乏人，至魏科上第以文章經濟取重當世者，概不多見。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爭自濯磨，甘肅士人獨安固陋，不求聞達也，……其赴鄉試，蓋與東南各省舉人赴會試勞費相等，故諸生附府廳州縣學籍後竟有畢生不能赴鄉試者。窮經皓首，一試無緣，良可慨矣！合無仰懇……遇簡放主考學政之年，另簡甘肅正副考官各一員，甘肅學政一員，俾合省士子得以就近鄉試，而歲科按屆舉行，學臣得免跋涉之勞，生童得以時親承訓迪，習舊學而啓新知，不獨邊方士習文風可期丕振已也，……則經正民興，邊氓長治久安之效基於此矣。臣亦知聖賢之學不在科名，士之志於學者不因科名而始勸，然非科名無以勸學，非勸學則無讀書明理之人，望其轉移風化，同我太平，無以致之，固非謂科第文章足以歆動庸耳俗目，兼可博取民譽也。

其乙亥書牘及家書有云：

【答李筱軒】學使返西安錄科，例應代辦此間錄科事。旬餘披校，廣爲收送。約歌鹿鳴者四千餘人，較赴陝鄉試人數多至三倍，而冒籍者寥寥，差用自慰。舉場閎壯，甲諸行省。應試士子半類乞兒，尙多由地方官資遣而來，視之心惻。所幸紀元之始，恩榜閎開，又蒙特簡典試，科名聲望，風動一時，邊方寒畯，感頌興起，地方氣象，煥然一新，不僅人文可觀，足爲異時券也。

【答劉克庵】盛臨秋試事畢，二十日出闈。日昨榜發，

知名之士獲雋甚多。榜首安維峻，拔貢京官，人文均不易及。年甫踰冠，氣度雍容，冀爲將來偉人也。

【與孝寬孝助等】現奏甘肅分闈，屆時舉辦，應作監臨。此邦人文當可望起色。

【又】甘肅分闈已定，數千百年曠舉，足慰士心，蘭山書院肄業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縣亦多聞風興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手此告爾等。

主張分闈之理由與如願實行之快慰，於此可見。宗棠經營西北，武略之外，更大有事在，斯亦其注意之一舉也。甘肅專試之首科解元安維峻爲宗棠所賞譽，即後官御史負直聲者。吳大澂時官陝甘學政，其自訂年譜，於丙子云：

陝甘於是年分闈鄉試。許筠菴前輩奉命簡放甘肅學政，於四月到陝。余以署中緊要案卷早飭書吏抄錄一分，並分撥書吏承差隨同新任前往甘肅。具摺奏請，陝甘學政改爲陝西學政，關防則無庸換刻，本係「提督陝西學政」之關防，並無「陝甘」字樣也。

分闈實始於乙亥，謂於丙子，有誤。丙子八月一日簡放各省學政，甘肅學政以係新設，提前於三月一日簡許應騤，故四月到陝，甘肅學政之第一人也。（李慈銘三月一日日記，錄邸鈔，注云；「此甘肅設學政之始。應騤番禺人，聞其鄉人言絕不知文字，亦隴涼之大不幸矣。」示不滿焉。）



自殺（續）

風軼

回了家，勤生木匠分了二元錢給女兒如菊，讓她自己跟姊妹淘裏，往上海去扯布。餘多的錢，全多交給老婆去安排；買米，買煤以及零用，全在那一份上了。自己便覺得又可過幾天安分的日子。預備像機械一般，上工，下工，閒談，吃飯，睡覺；世事萬般，什麼都不在他心上。

可是勤生木匠終於來了意外的打擊。十多年雖然在自己身上，也曾發生過很小的蹊蹺事情。譬如五卅時，北伐軍打到閘北時，一二八和東洋鬼打仗時，一般同道朋友，或者到上海閘去啦，或者當糾察隊去啦，或者當義勇軍去啦！整個工廠也受了影響停起工來，那時候，勤生木匠，就祇好閒住在家裏等復工了。一家經濟，就也有點難以支持了。好在這時間是不久的，廠家一開工，勤生木匠還是上他的工去。從也不曾因了自己行動，或工作不上緊，給老板歇過工。但是正在這禮拜天後一天，勤生木匠一上木匠間，賬房間立刻來叫勤生木匠去問話了。

『你把手冊帶來嗎？』賬房先生一開口就那麼問。

勤生木匠發楞了。但還裝着笑臉，陪小心似地說：

『先生我不曾帶來呢。有什麼用嗎？』

『是的。你的工賬已經算清了。你拿了手冊來，銷了號，把錢領了去，明天不要來上工了。』

筆直地像電桿柱似地站住，勤生木匠再也動不了，再也回不出話來了。是怎麼一會事呢，竟開除到一個情願像牛像馬給老板做一世苦工，一點也不想反抗甚至於也不想歎一口苦說句怨的勤生木匠身上來了呢？

然而事實像鐵一般眞實，不動聲色的賬房先生的臉，顯然地映在勤生木匠眼裏。終於這電桿柱也發抖了，像風吹過電線似的，發出了哀求：

『先……生，怎的，你們要把……我開除……了。……十多年……了。從也……不曾……出過事……』

但賬房先生的臉，像輾路石似地慢慢移動；死白的眼光直射到勤生木匠身上，沒有一句話。雖然老了，火氣脫了，但還受不了這一個嚴重的壓迫。勤生木匠馬上在心上像破竹那麼地一響，險些兒嘎地叫了出來，終於頭也不回地掉身走了。

在木匠間裏同道朋友，正聚在一堆唧唧喳喳地講話。一看到勤生木匠回來了，全回過頭來，出奇地楞着眼。

『眞是怎麼一會事啊！』一個中年的小木匠叫。『勤生老哥，我想你決不會賣咱們朋友的哇，可是楊老七却說你爲

了賣咱們朋友，給廠家開除了。』

又是使勤生木匠 像石頭似地 僵住了。他媽的，這葫蘆裏，可賣些什麼秘藥呢，猜不透，猜不透，一百個猜不透。於是這一路老朋友告訴他那經過。

他們說，勤生木匠一叫到賬房間去，輪班楊老七便出現在工場門外。楊老七首先指住那木匠裏做頭發起米貼的幾個小影子。說工廠老板要開除他們了，為的他們乘老板正在經濟上担抬不起的時候，鼓動風潮，組織什麼團體，聯合各間，要求米貼。這些話，就是勤生木匠跟老板去說的。——『但我為你們竭力辨護呀』楊老七拍拍胸頭，大聲地說『我說，這幾個人，頂好，頂安分；決沒有這會事。這幾個人，巴望老板能賺錢，他們有飯吃。這全是勤生木匠與風作浪，造謠言；弄水混，有魚捉；可不是嗎？勤生木匠做了十多年，還撩不到工頭做，所以向老板搬弄是非，開除倆巴八，好讓自己有勢力咯。我這麼一說，老板們聽了我的話，所以今天把他開除了。』……楊老七就是那麼源源本本說了一大套；還把他們一切的打算，一切的行動，全多披露了。……

『這眞是什麼一會事 ，這條胖狗子，怎麼知道這樣詳細呀！』那說話的人，最後用懷疑的眼光看住勤生木匠。

勤生木匠這回眞的想哭了。乾燥的眼角下的橫肉抽動了幾下，乳色的淚一粒粒掉了下來，豆那麼地大。有什麼話說呢，無非是拿我開刀呀！

『唉！惡毒極了！惡毒極了。』叫了幾聲，勤生木匠倒在工作台上，喘不過氣來。

每個人給他這情景軟了心。他們是知道的。這無非是楊老七掉槍花，勤生木匠決不會賣朋友，是這樣的一個穩重的老實人呀！

全木匠關陷在沉默裏 。莊嚴的同情，無可訴說的正義感。沉默裏又充滿了忿怒。

這時銅匠間胡小二跑了過來。

『怎麼，勤生哥，你給開除了？』他走到勤生木匠身邊，安慰似地說。『揭示牌也掛出了，說你為頭，煽動工潮要求米貼呢——唉！眞是寃枉你——寃枉你這樣的一個老實人呀！……』

『不，不，一點也不寃枉我——』勤生木匠截住胡小二的話，立了起來，走出去了。『胡家裏，王家裏……，再會。』

於是勤生木匠一種無可奈何的笑容，在他們中消逝了。

就在那天晚上，楊老七又來拜訪勤生木匠。

『眞的，太對不起你了。』一開口，楊老七便那麼說。人是老實人，膽子就一時下不去。雖然明知道自己是給楊老七觸了屁眼去了 。可是既然到了自己

家，勤生木匠就不得不好好招待他。

『說那裏話呢。』勤生木匠把心裏所有怨苦都藏起，客氣地說：『不過咱們是做天工，吃天飯的。以後日子不容易挨了哪，這麼好沒淸頭地歇出了工……』

『那倒不用你担心。包管你一禮拜後就有工做。』楊老七在勤生木匠面前也一樣拍拍胸頭。『老板們確實也有說不出的苦。這回停了你的工，無非也是先落手爲强，壓一壓那些壞坯子的心。使他們怕懼怕懼，不敢再怎麼吧了。因之，你是寃枉了。但是你一時雖然寃枉了，日後的好處，一定會有的呀！咱們老板有二十幾家紗廠麵廠可安插不下你一個人嗎？……』

接着楊老七又說了許多關於廠裏老板們的事，說什麼咱們老板眞是牛瘦角不瘦，銀行錢莊都調動得了。馬上又要向咱們廠裏放下幾百萬本錢來，養咱們做工的。說什麼咱們老板惟一的仇人就是東洋矮子。東洋矮子不特要搶中國土地，還要跟中國人搶生意，搶做工的，搶做工的底力氣。咱們和東洋矮子是千年怨家，難道咱們情願到東洋廠家去做工，不幫自家人的忙嗎？

『所以，咱們做工的，暫時的苦是要忍受的啊！』最後楊老七着重語氣，說了這一句。

這一切的話，又使我們勤生木匠忘却了眼前的災難。同時，對於自己曾經羨慕過東洋廠家的心，也着着實實，下了一番針砭。他等待着，等待着，等着「日後的好處」，等待一禮拜後再有工作。

第二禮拜天，一個大肚子的媳婦小鴨子等到了。

『小鴨子回了家，也短了十元錢進賬了。』兒子長壽一知道爸爸失了業，也歎息似地那麼說。

『那有什麼法想呢。』做爸的却不願還個有出息的兒子擔心。『大肚子，又那里上得工。過一天，是一天；慢慢打算好了。天無絕人之路，餓死是不容繇的。』

愁苦時不需他人安慰，却反而去安慰他人；這是勤生木匠一付善良的心地。然而，勤生木匠這麼的一安慰他人，自己底心底最深處，却起了一陣透腦門的酸味。

『可是，咱們廠裏据說也要減工錢了。』兒子又緩緩地說。『因爲老板要和東洋人搶生意，不得不把出品減價出賣了。這件事，張先生說，我們也應該忍痛。不得不給老板一點面子呢。』

『哦！那也對的。』勤生木匠低下頭去想。

這小小的一間草棚，來處了二小間。後間靠左臨窗，起着一座竈。開間那里，竹編成的壁下安放着一個床舖；這就是勤生木匠夫妻倆睡的。前間，靠

門一張破桌，靠裏，二個床舖；現在算作如菊姊妹和小鴨子的臥處。這時，爸兒倆就在那前間靜靜地談着話。這小草棚裏，似乎全沒有過大聲吆喝的時候。一切是靜，是死，是陰沉沉的，然而又似乎是和平。

『不過，雖然減少工錢，我想，每個月，十元錢總可以歸作家用的。再說小鴨子也快養孩子了，多少要用些錢——』

『唔——不過——』勤生木匠似乎有句什麼話想說，突然又忘記了。

後間婆媳們正在調理中飯。如菊正在縫自己那件旗袍；爸爸和哥哥的話，她都靜靜聽到。她知道爸爸是有許多話要說的，可是說不出。現在爸爸沒有事做了，自己總算還有工做，自己應該如何帮助爸爸的負擔哪。

如菊於是放下針，悄悄走到前間，倒了杯茶喝。靜靜地站住 ，又靜靜地說：

『爸，我也會有錢幫你的，你別擔心呵！』

『哦——呵呵！』勤生木匠不禁放聲笑了。『你賺了多大一月了。十元錢，三十個子一天的車費，就要去了三元錢了呢！』

『那不是我還有七元多嗎？』如菊憨態可掬地說，『而且，我晚上回來可不坐小車，如其做夜工，我就早上回來不坐車。』

『好的，好的。』勤生木匠點着頭：『你有志氣。窮人祇怕沒志氣哪。——喝，是。你那旗袍做成了嗎？你倒穿起來給爸爸看看，漂亮不漂亮呢。』

勤生木匠是不想把家庭的苦難，讓這麼一個小姑娘來分嘗的；所以又把話岔開去了。想尋一尋女兒的開心。

他們的一家還跟勤生木匠沒失業時那樣打發日子。雖然草棚子下的空氣，是稍稍沉重了一點。

第二個禮拜天了。楊老七始終還沒有回信。勤生木匠不得不自個兒暗自着急了。一家的願望，全寄托在楊老七身上。楊老七三字，差不多是開解勤生嫂愁眉的靈符。這時勤生木匠祇好又揀了個空，去問楊老七。

『不會沒有的 ，再等個巴禮拜吧！——但是，唉，現在連安插個工人也有點困難。但是你呢——』於是楊老七又拍拍自己胸頭。

當然，勤生木匠又祇好回來等待。但這一禮拜，却從小鴨子肚子裏等到個孫子了。

全家都歡樂的說不出。愁眉中展開笑臉，勤生木匠老婆還打打算算要爲這唯一的孫子，請鄰舍們吃一碗麵。可是這個願望眞不容易達到呵！還是好容易等女兒如菊領了工錢回來，才由勤木匠往街坊上秤了幾斤麵來，圓了功德。勤

生木匠，揮着汗 ；但也掉着淚。然而勤生木匠口裏偏說：『哦！我忒高興了，我忒高興了。』好像說自己的眼淚，是為了快樂而掉下來的。

勤生木匠第二次又去訪問楊老七。

『唉！老哥，不瞞你說。你工作是沒有希望了。』楊老七眞有一付同情的臉。「老板說，潑出了的水，再也收不回了。用了你，不是又要給別人講閒話了嗎？而且，廠裏工人，也祇有排出來的數，却沒有添用的事了。又何況咱們老板要把廠搬到內地去呢。一搬到內地去，就是我自己也靠不住了。內地多的是沒田種的農人，又老實，又穩健，又便宜；用不着我去監督了。唉！說到這裏，我也要哭了呢。——』楊老七立刻又把手袖拭着眼睛。

到此，勤生木匠也不再說什麼了。在他好像眼前這個拭淚的人，也已經給開除了工了 。這眞是個值得同情的人呀！自己應當咬着牙子另尋出路吧！

『而且——』楊老七還接下去說：『我一歇了工，不比你了。你是木匠，你有手藝，你還可弄點零碎工做呀，而我呢是拖紗間出身的……我，我……』

勤生木匠又在楊老七千對不住萬對不住聲中回了家。他既不悔自己有個什麼錯，他也不怨人家有什麼虧對自己，欺騙自己。事情總是一是一 ，二是二的。人家的話是可信的；正和自己說的一樣。餓了，叫吃；凍了，叫穿；嘴是心的信使，還有什麼濟子嗎？

勤生木匠眞的去找他零碎工做。然而困難也立刻來了。 一着，這個年頭兒，零碎工實在不容易找。二著，即使找到一二件，可是自己無鋸無鑿，——沒了工具，又怎麼做得了。勤生木匠把這一個希望，又祇得拋棄了。

一直挨到秋涼天氣。勤生木匠還是沒有工做。這時全家人，像秋後餓疲的蒼蠅，跌跌倒倒的，再也叫不出聲來了。一天裏，有二餐稀飯，已是上上大吉。如華，長祿，像二堆晒乾的牛糞，老守着空地，望着天；勤生嫂後天虧缺的病，一天深似一天。差不多又要倒在床上了。雖然兒子長壽也轉托過張先生設法。但張先生最初是答應的，接着說有點困難，最後終於拒絕了。而自己工錢眞的又減少了二元。

『沒有什麼。慢慢找哇！』但勤生木匠却還是這一句話，寬寬兒子的心。

但出人意外的，却是有一天碰到胡小二，說了那樣的話。

『你不可以叫你如菊向豐田去找個工做嗎？——如菊跟豐田廠賬房先生滿有交情哇。』

胡小二自然像蜜蜂似的，放了這一刺，揚揚得意地飛去了。可是勤生木匠却給傷了心了。前一禮拜裏，如菊加了薪，加到五角一天，升做了「那麼溫，

」那是事實；但胡小二的話，決不是指這一點的。

就在那一晚，勤生木匠待全家人都睡了，把如菊叫到草棚子外，空地上，好好地問。

『是的。你也有十八歲了。可是別人的話是那麽說，我總有點不相信。你不會丟爸爸的面子的吧！』

比慈母還軟和的口氣，使如菊禁不住哭了。

『爸爸，我——我——我以後再也不了。』

『那麽你的確有過那一會事了。』勤生木匠竟至說不出話來。『唉！你這——傻了頭。你……倒底……』勤生木匠再也說不出責備的話了。

是的。如菊是無所用其抵賴了。如菊有那一會事，倒幷不是因爲如菊生理上的變化。而是如菊太柔和與軟弱了。

那是發工錢的一天；如菊工錢發得最落後。那個削白臉的賬房先生，也和平時一樣，漾着笑眼，交給她一包工錢。她匆匆地點了點，拿了就提着飯盒回家。

工人們大都走在她前頭 。是禮拜六，又沒有上夜工的工人，當她走到中山橋邊，那賬房先生趕了上來，叫。

『如菊，如菊，——』

如菊立了下來。微笑地回過頭來。

『賬算錯了。你那工錢裏怕多了五元錢一張鈔票吧。』

如菊呆了一呆，解開那錢包。那賬房先生就握住了熱嫩的手把。數着那鈔票。鈔票都是一元的，然而一元裏，眞有一張是五元的。如菊立刻像做了賊似地心跳起來。面紅得櫻桃似地，喘喘地說：

『那是你自己弄錯的，那是你自己弄錯的』。

『是呀！原說是我自己弄錯的，我又沒有怨你做賊。』那賬房先生淫蕩地一笑，同時，用手輕輕地擰了一擰如菊的頰。這時候，如菊怪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雖然也想學一學有些姊妹們似的，駡他一聲流氓，把那五元錢丟還給他。但她沒有這麽大胆；似乎不應該使人家太難受了，雖然明知他不懷好意。

『那麽，你把這五元錢拿回去吧！』說着，如菊就把那張鈔票遞了過來。

『笑話！笑話！』賬房先生推着，且順手推到如菊胸前，摸了一把如菊的奶奶。『這是我孝敬你做花粉費的哪。』說着，眼斜斜地一飄，口涎掉了下來。

如菊益發明白這賬房先生是跟她在「吃豆腐」了。雖然想拔脚就跑，或是叫起巡捕來，但一個男子底手的接觸，而偏又那麽湊巧地接觸在她奶奶上，生理上的反應，又使她軟弱的心更軟弱了。

『謝謝你，我可不用花粉呢。』紅着臉笑。

「用了花粉不是更使我更歡喜了嗎？」說着，又向她大腿擰了一把，笑笑地奔回廠去了。

如菊在此眞走上歧路；這沒來由的五元錢，受，自然是受不得的。但怎麼去還他呢。想着想着，終於決定禮拜一上工時，到賬房間去交還他，以免麻煩。所以也不曾對爸媽說起什麼。

可是第二天，細紗間裏「那麼溫」來找她去玩了。

『因為我想到上海去買些東西，叫如菊做伴。今晚是夜工，我倪就一直落上工去哉。』那麼溫是這麼的跟着勤生木匠說的。誰知就在那一晚上，如菊是在泥城橋通商旅館裏失了身了。

『以後呢　，他還常常揀着我是夜工，強迫我；說要是我不從他，他會說了出去，他會……』

『他會開你工嗎？』抱着痛徹了的心，勤生木匠仰看着清涼的秋月，忍住淚，低低地說。

『是的。他是這麼說——』如菊抽咽着。

『那麼，你從明天起，不用再去上工了。你也不用對你媽說，你媽性氣燥，怕會傷了你呢。』

勤生木匠這麼一說，如菊竟倒在他懷裏，放聲地哭了。

勤生木匠用手掩住她哭。

『如菊。這不是你的錯，爸爸一切都原諒你了。好的，你莫做聲，別驚動了人家。你去睡覺吧。明天，你說有病，不去上工吧！以後呢，就說工廠給你開除了。那麼，你就什麼也沒事了。』

勤生木匠對於女兒這一過錯，正和對自己跟楊老七說溜了話終於被開了工這件事一樣；的確，他是沒有絲毫責備女兒的心。但一到女兒進了房裏去，自己坐在空場的石頭上，看一回明月，聽一回虫聲，習習的涼風，吹着他的破衫；千千萬萬的度日困難的事實，都擁上他的心上來了。

小鴨子因了做產，也沒有工做了。女兒接着又停下來；僅有兒子十六元一月進款了。這可怎麼過活呀！算起來自己也已五十左右了。將近墳墓的人，何必多費飯米呢，挨這苦難的日子。一家的責任，雖然應該是自己擔負的，但現在却毫無辦法，反做了家庭的累贅了。

想着，想着，從一切柴米油鹽的打算上，又想到他的債務上，又想到表姪袁中郎那兒十元錢還不曾還却。接着又突然記起了那天袁中郎說的那些個話。

眞的嗎　？　這樣是可以弄得一注錢嗎？……

了。四處的虫鳴，像女兒靈魂的暗泣。自己心中苦痛的爆發。

他笑了。——笑得淚兒一點點的掉下。

第二天一早，他便出門去。從周家橋到靜安寺路，到西藏路，無目的地走着。車來車往，於他毫無關心。他沒有看到人，建築，馬路，店窗上的陳設；他沒有看到這二十世紀的魔鬼一樣的世界市場，他沒有看到點綴這市場的勞工們的血，火一樣的，年虹燈一樣的血。他更沒有看到買辦們的華麗的衣服，摩登女士嘴上的紅臙脂，寫字間的旋轉的門，舞場裏白蛇樣的腿，銀行家手裏的提包，實業家的計畫書……他祇看到灰沙，灰沙，灰沙，從灰沙中看到她女兒的淚，老婆的瘦手 ，兒子長壽的闊肩膀，小鴨子手裏的黃茄子似的孩子，以及如花，長祿的黑瘦的腿；他在灰沙中又看到張先生，楊老七，木匠間工人，自己的表姪，甚至於那不曾見面過却有類於自己廠裏那個賬房先生的女兒的情人也給看到了。最後這似乎是坑死勤生木匠的一家的旅館也看到了。看到了。真的，在那泥城橋邊。高高地聳立着。高高地，高高地，這消毀志氣，撕去廉恥的魔窟！於是他立下來了。呆呆地站住，好久，好久——

為了一家，為了救出一家的飢餓，他又從茫然中醒過來。他無論如何要實行他昨晚想定的計畫。好讓一家人用他生命的代價，而活下去。他挺着走硬了的兩腿，又折回來，走到跑馬廳。

跑馬廳外大馬路上，是水流一般的汽車。有的像馬嘯，有的如工廠「回聲，」有的波波地如吹哨子；但大都是雪亮亮地，照得出自己邋塌的面目。

他佇立了一會，終於決意地在這電車汽車交流中間從左竄向右去。然而，自己心裏立刻想起——唉！完了！於是兩腳自然而然地軟癱了。

他倒在馬路中心了。一九二四號汽車輾過他身上。他帶着那樣一句話：「我做錯了！我是自殺呀！」迷迷糊糊離開這世界了。

× × ×

第二天——

報紙上登載着的，是一具無名屍體給同仁堂收殮了。

第二天——

在周家橋那草棚子裏，却浮着幾對哭腫的眼，為了勤生木匠的失踪。

生活是條鞭子，誰在拿着他；使被鞭打的人，每每走上有形的，或無形的自殺的路呢！

接着的日子——

兒子長壽同樣還接受爸爸留下的這份「遺產」?!

（完）

良心

保加利亞H. M. Hrina
杜秦 譯

——不要控告我！我不知道我做什麼！……我不知道！……

母親聽見她的兒子在隔壁屋裏的叫聲。

近月來他在夜間習常地說夢話，有一次，他忽然遭遇着許多夢魘降臨了他，而他似小孩般地哭泣着。這時老年的母親戰慄而奮力地把她的兒子推醒，使勁地搖着他的頭 稍有一會兒 空的當兒，她就思索着關於她兒子的一切。確得了病？……若她的兒子因夢遊病而死去？……將遭遇着什麼？……她甚至不敢再想下去了她僅猜疑：可怕！可怕！可怕！……在她的內心中像有一個聲音在驅使她為了要徵集各方面的勸告於是從這個醫生又到那個醫生。可是却沒有誰能開個有效的藥方。在科學上她已失了信仰，於是她就去請求女巫了。當然這要隱瞞了她的兒子。

老女巫的意見這樣說，你的兒子隱瞞着一件大的秘密。這秘密在夜間就會出現的。他的良心是矛盾地在作戰着，你要幫助他。不然的話，未來的命運是不會光明的……

饒了我吧，老哥！……饒了我吧！

——兒子的夢話 重又擊碎了 他母親的心。

她屏着氣站了起來。用趾尖輕聲地走到聖像前的油燈閃耀的 地方跪了下來。

——神聖的聖母，援救我這唯一的兒子吧！不要賜使疾病來磨難他！不要把他這朶美麗的青春之花枯萎掉！聖母！接受我的祈禱！我的靈魂可以獻於上帝，但，放了他吧！……

——不要控告我老哥！……不要控告我……

當然她又得到他兒子那兒去了。他今晚說的夢話是格外驚奇地常久地繼續着了。這孩子的病現得更重了。她像隻母貓般無聲無息地把門推開閃身走了進來，月光由窗口射在牀上，她的兒子沙夫邱為求憐憫伸着他的兩隻手。

她立刻把她的手握着那伸張着的兒子的手。

——沙夫邱，沙夫邱，怎樣了，我的孩子？

她的話沒引起他的注意，她抬了頭望着那黑色的天花板。

——聖母，救救他——水晶般的熱淚從慈愛的母親的憔悴的臉上流出……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 。老哥，我不知道……寬恕我吧！……

——沙夫邱，沙夫邱！醒！醒！……你做了什麼夢？

她推動他 。像已死過了的人再活般地他張開了兩個眼睛戰抖的瞳孔呆視着。

——你叫喚什麼？

——可怕得很，母親，我整個身子溺在血裏……好容易才沒死去……

母親偷偷地拭去淚水，切望地注視着牀上躺着的兒子。

——我想，你總是得了重病或是有什麼「秘密」擾亂了你。我的孩子！爲什麼你這樣堅持地不聲響呢？爲什麼不把你的痛苦告訴你的母親啊？若是你不信任把你的痛苦告訴我，那麼你向誰說呢？爲什麼瞞藏了你的母親？

——是——疲倦的說夢話者呻吟着——但是我的秘密却使成了你的痛苦關於這些你是想像不着的……

——沒有再比了你的夢話使我更痛苦的了。你只要稍許看一下你的母親是怎樣地爲了你而戰抖着……你若是愛你母親的話，若是你願意她不早死——那麼就滿足她的願望！把你的秘 密說出吧！她一定要保守着這秘密像在墳墓裏一樣。

——那是可怕的秘密，母親——暴風雨已經開始狂怒了，在我的國家裏，被壓迫的人民和渴望正義的人已經起來了。爲的要爭取他們的權力在各鄉村和城市間那紫色的旗幟已經飄蕩了，已表現了新的時代在這新時代裏每個人們都是平等的，就像每個人身上的血都是一樣的顏色……然而那壓迫者有着盛大的武裝軍隊和下賤的官吏已經消滅了所有的紅的火焰。黑夜又重新開始了。——在黑夜中「惡鬼」的巨爪攫取着犧牲者……你不知道，母親 ……我也是個「惡鬼」。把屍首遍植在地下還不能使我們滿足。我們渴望着更多的犧牲者。我們也渴望那些安然的從那叛亂的火焰中逃出來的人的血。在夜間又開始了它給我唯一的機會來滿足我們魔鬼的勾當——你，母親不知道我，我也有這魔鬼的企圖……在自治區裏波格達渥涅夫有個會計員的職位，他非常使我眼紅，他那安定的幸福的生活使我不能安寧。他也是革命隊伍裏的一份子，但是爲了他有幸福的環境於是免去了上斷頭台……他依然生活着。這傢伙爲什麼要生活？他是個紅人他要地上的人得有平均分配一切東西。他有個漂亮的老婆。在優美的環境下生活着。於是我開始嫉妒他的生活，有時我常自問爲什麼他不應該生活？我找尋答覆，但我不能找出。祇有一句話在我的腦中反覆：「死」！這實在是必須的，那時我將在那自治區內占有他的職務，眞的，在這現在的片刻間是最適合工作。人們也輕視了法律，任何革命者可以像强盜般地搶殺。他們是

被用了特殊的法律和一批强盜一同迫害了。或許你還能記得在傳出他的毫無遺蹟的失蹤消息之前，我彷徨無目的在城市裏許多不熟悉的街上流浪着。你是使人厭倦的問着：孩子，你到那兒去？那時我可沒有回答你猜疑我正在戀愛着誰呢。現在我老實地說，我是偵察波格達的，不倦地要找出一個機會來使他在現當局的眼睛中看來成爲有罪的。當每家咖啡店在夜間開市的時候我就偷偷地走到他屋子的窗前面來偵察他鎖練上的痕跡……忌恨和渴血咬着我。在第二天早晨我更熱心地繼續着我的偵察，但是在他們負擔的職務上是全無過失，他那熱望着地上的美境和公正的理想主義的靈魂，一點也不沾汚了他的地位，但是這時我的靈魂却仍爲更大的仇視占有着……不，他不應該再在活人中間生活了，……

她兒子嘆了一口氣，從他稱許解除了一點沉重的回憶中間解放了，低聲地繼續着說：

——那時我的神經緊張得要發瘋了。現在我得要走進他的門，從正在和妻子及捲曲黃髮的孩子擁抱着的他抓去。這時我只有重新鎮靜着，他的死就是變成我生活中的必需品……有一天夜上，强盜來攻擊這郵政汽車想刼去它。而這對於我却是無上的快樂，我寄了一封匿名的信，信上是報告聯隊長說波格達是個同犯者，那麼他就是個亂黨了！聯隊長是個耽溺酒色的人，他一點也不知道這被誣告的人，就把他交給那些給統治者雇傭着的馬其頓强盜的粗暴的手上去。當人們搜查到他臥房時，我卽潛入地窖下，並且留下了一封信，信上是寫着本地革命支部命令去攻擊郵政汽車，人家搜着了這「文件」。戰抖着的妻子和小孩號聲哭泣着。但人家把他帶走了！黑夜把他吞噬了……

母親，她含淚地聽着，並且她的身子全身打噎地把她的頭蒙在被裏。

——我不能知道我竟然會生下這樣的兒子……聖母啊！

——他臨死的時候，我在着。我們把他帶到樹林裏。我向那繫縛着的他走去，我把機關槍的統子對着他的胸前。他的無罪的兩顆眼睛看見了「死」在他眼前，但是「死」的獰笑不能威嚇着他的緊閉着的雙唇，並不爲哭泣和請求而移動一下。我試試去鼓勵他，這樣可以使我進行得更勇敢，但是直到最後的一瞬間，他依然是傲慢地不去用反抗來使他的劊子手尊榮。

『日子要來了！你也將要來找我們這些被槍殺的人……』

他祇說了這幾句，當「死」把他推倒在地上，奪去了他胸前最後的一息生命。這是第一部，現在第二部又要開始了。它是更可怕的……

我代替了他的職位，但是「鎮靜」在第一日就逃跑了。我在那就是他的手指翻閱過的賬簿上看着。我感覺到血在我的手指下滴下來……從雪白的書頁裏他那二顆無罪的眼睛注視着我……是否這就是重大的罪惡，因他忠心于他的信仰，而這信仰就是我唯一的仇敵，所以我就從床上把這丈夫奪去，引他走進樹林爲他掘下一道墓墳把他就殺死了呢？我在這雪白的書頁上閱覽着，忽然使我認識了自己：

我是個殺人的魔鬼！……

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奪去他的生命者。但是我思想着人們都知道我，並且用了指頭指着我。譬如有一次我偶然地遇着他的因喪了丈夫而戴了面幕的妻子，我就即刻跑在另一邊……我愈想忘了他，可是他却愈即刻出現在我的記憶中。從我靈魂的深着一個挑戰的聲音譏誚着。沙夫邱！你怎會可以殺害這無罪的人呢？爲何你的手不戰抖？你是如此的英雄嗎？——殺死被綁者的人……你爲什麼要殺害他們？祇爲了職業？還有爲了他的老婆？這是正當的嗎？爲了「他是個黨人」是不是？於是你就立刻想出了你的計畫，你宣告他是叛徒，他是强盜——爲了他的職位——爲了他的老婆——但是，又爲什麼你現在又不到她那兒去呢？怕她是不是？…………

這聲音這樣地講，我忍耐着它。因爲它，真的——甚至我在頃刻間我單獨地停留着，那聲音就跳進了我的記憶中，並且開始問我：爲什麼要殺人，爲什麼要舉起你的手來對着那個被綁者呢？……全是無罪的人類……有着白色鴿子一樣的純潔的靈魂，妖怪，你殺害了他……

……當南風舐着田野裏的雪，水流比賽般的在街上滾着，我取了一枝槍向樹林走去，爲的要止着這些聲音，當我舉起了，把那機關槍的統口觸着我的頭蓋骨，在這裏穩藏着記憶。我忽然在我的幻象中看見穿了喪服的女人和孩子，在尋找着他們的父親。在那女人的臉上沒有痕跡，母親啊！沒有一點可以表現他曾經有點痕跡的。……

……我丟了手槍。假若我殺死了我自己，同時那女人也要死去。爲了獲得麵包的鬥爭，我得把她丟入墳墓裏，我號聲哭泣地在沙夫邱墓上打滾……。

月亮在窗前隱去了。使人恐怖的黑暗支配了全室。

那哭泣着的女人抓亂了她自己的頭髮在她臉頰上流着淚悲慟地說：

——我決不會忘了這可怕的黑夜的……我將遠離這世界。我要做修道士，我要在整個的生命裏爲了我們的靈魂而祈禱。

老年的沙碎的女人，她的聲音振動着她兒子的手，她忽然感覺到血是沾污了它，她即欲縮回她的手。但他是她生的。她的手仍然放在她兒子的手上。

——母親，祈禱是沒有用的。我仍然切望着「生存」。因爲我同情着我們要援救這已陷入不幸命運的女人……

時人彙誌

陳布雷

陳布雷，字畏壘，浙江慈谿人，現年四十六歲，浙江高等學校畢業，曾任上海天鐸報編輯，商報總編輯，時事新報總主筆，上海復旦大學講師，浙江第四中學寧波效實中學教員，浙江省收府秘書長，中央秘書處書記長，中央宣傳部設計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上海特別市監察委員，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教育部常務次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編輯後記

◇——張佛泉先生研究政治哲學，他有個一貫的觀點，順着這個觀點追求推闡下去，便可卓然一家。近一年來他在周報上發表的幾篇文章很有發揮，而這篇「論自由」是最重要的一篇，我以為。

◇……戈公振先生的「蘇聯訪問記」原預備在新年號發表的，遲至本期始與讀者見面，這是編者應該特別道歉的。戈先生又有文章寄來，容當發表。

◇……定縣的農村運動，是建國前途的一大嘗試，金風先生這篇「紀定縣之縣政建設運動」，便是對定縣事業的一部記述，至於文字之佳，尤其餘事也。

◇……近來我們接到許多讀者來函，指示他們對於周報的意見，我們都熱誠接受，逐漸改進。不過有的讀者將指導青年改造國家的大責任都擺到這個小周報的肩上，我們覺得太嚴肅了，我們除了在職責及能力範圍內勉力外，仍應說一句「愧不敢承」。

（編者）